

# 華文大坂每日

半月刊

第五卷  
第四期  
第四十四號

本刊第一期個人漫畫展  
讀者推薦結果發表  
張寶平作  
新的創傷——“哭燕兒”



大坂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 老篤眼藥

# 美



# 藥

此番到日本 最使我驚羨的 就是見到一般的人 都有一雙秀麗的妙目 日本的醫藥衛生 本是世界著稱的 尤其是護目方法 更有特別研究 各人身邊 都帶着一瓶老篤眼藥隨時應用 以前我在工作之後、發生各種眼病時 只要用這眼藥 點入一二次 就好了 現在知道 山田安民藥房 爲了社會上的需要 才發明這價廉物美的藥品 所以至今全球風行 對於人類的 供獻是偉大的

山田安民藥房  
李書蘭

楊枝拂水楚腰纖  
玉女含顰乍出簾  
最是令人心髓處  
秋波歷々墮眉尖

老篤眼藥綜合的具備殺菌消炎收斂鎮痛等作用、不但於結膜炎角膜炎沙眼以及諸種眼病之預防及治療可奏偉效、而且平時點用一滴亦能給與十分營養、造成新銳視力

【價 藥】

小瓶——二角  
大瓶——三角  
合算瓶——五角  
小兒用——二角

●各處藥房洋貨舖均有出售

日本 大阪

總行 山田安民藥房



### 會協化文日中於望所

(話 頭 卷)

南京國民政府設立中日文化協會為中日文化的合作機關，已於七月廿八日舉行了成立典禮。這是與我們平生的主張完全一致。我們不但非常的欣快，而且日本全文化界也不吝予以歡迎和協力。中日事變已經過滿三年，日本的國策將邁進於蔣政權的擊滅，同時對於國民政府統轄下的建設，也予以一切的協力。第二次近衛內閣已於八月一日向世界發表其基本國策要綱，而敘述：『世界如今正值歷史的一大轉變之時，將見以數個國家羣之不斷的發展為基調的新政治，經濟，文化的創立，』以期確立包括以日滿華為一環的大東亞的協同共榮圈。無論對於那一個國家羣，文化的交流理解是最適於為國家間親善融和的基礎的。概觀同在東方文化圈內的日滿華間，從來毫無聯絡和提攜，實在是遺憾得很！日本帝國以來，曾經努力輸入先進中國的文化，維新以後，也會經努力

的文化也棄之如屣芥而不顧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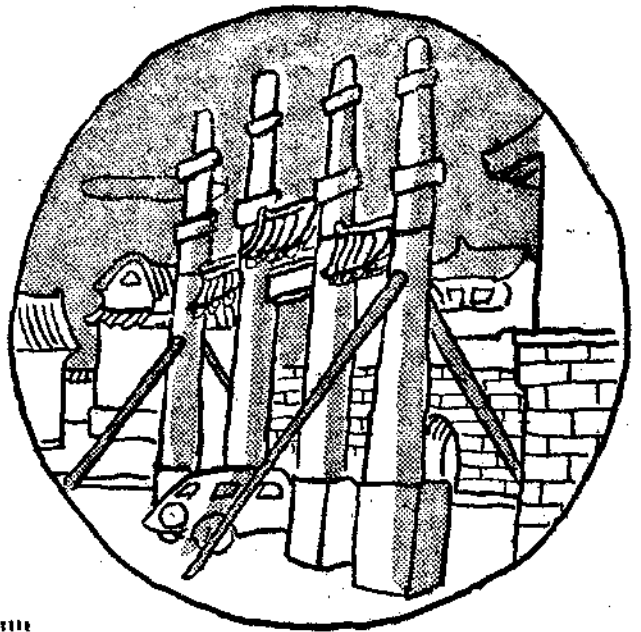
在任何的地方，也找不出有文化滅亡而國家能強盛的事例。我們一再說明中日文化協會的組成爲東亞共榮圈是可慶賀的事，其理由即在於此。然而文化的提攜融和，決非一朝一夕可希望收到成果的。兩國人士非以不撓不屈的努力爲其根幹而推進之不可。關於中日文化協會的組織，我們還未知其詳細，但我們願提倡在中國各地設立支部，並在日本設立本部，以及在各地設置支部。在日本各地設置中日文化協會支部，在今後本協會的事業進行上，不知將有多少的用途！關於其構成員及其指導者，必須包括各方面的人物在內。而且構成員必須具有熱情和抱負，實際上能作事的人們。我們應警戒只羅列社會上層有名的人們。實際上決沒有官僚的文化事業能浸透於大眾中的例子。

研究咀嚼西洋文化。然而日本固有的文化原來就嚴存着，而成了國民精神的根底，國民教養的基礎，以及日本文藝的核心。因爲日本對於外國有寬宏的同化態度以及積極進取的態度，才結成着日本今日鬱然的文化。這樣，中國文化的本質就比較的爲日本人所理解。然而我們不得不懷疑中國人果然能够把握日本固有文化的真髓。在我們看來，中國不是輕視日本文化，而眩惑於歐美文化嗎？而且中國不是連自己固有的

## 華文『大阪每日』第五卷第四期

### 第四十四號(八月十五日號)目錄

(封面) 蕪湖片韻	朱念庸……二	詩人海霧的靈魂	紅 蕪……三一
中國青年往哪里去？	汪 向榮……二	H·海霧：奇妙的故事	梅 娘譯……三一
中日和平的後顧與前瞻(上)	汪 向榮……二	「海文」展覽	梅 娘譯……三一
國際問題解剖	大原本道雄與 歐陽清蘭長問答記	本刊第一期「個人漫語」	……三三
新秩序下的全歐的經濟體系	歐陽清蘭長問答記	華每第一期「個人漫語展」總評	……三四
德國大勝後的世界	向後 英一……九	華每紙上文藝人像贊(4)	……三六
世界時事漫覽選(四·美)	……一〇	照相印感	亞 嵐……三六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四)	……一〇	文壇隨話	……三七
戰計 上田 巖 安 本……二	……二	北京的文學界	A·文……三七
三國人物木刻選(卅九·四〇)	王 青 芳……三	論文場上的筆戰	B·李 文……三八
墨至文藝消息	……四	滿洲文壇後感(上)季	瘋 三·八
新的創傷——哭燕兒	張 資 平……四	小品文	……三八
滿洲特殊會社(九)	……四	中年一日	果 庵……三九
滿洲炭礦株式會社	飛 石……六	車 票	蕭 陌……四〇
半月日曆	……七	也算日記	艾 四……四〇
時人月旦	……七	詩	……四〇
小林二三商相 外史氏……八	……八	平 原	……四〇
這次在歐洲觀察所得的結論	小林二三記……九	倒臥外(翠)	……四〇
名人家庭訪問記	……九	偶 感	……四〇
林 柏 生 Y·V 記……二	……二	日 曆	……四〇
本刊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當選	……二	老 骨 董(四)	……四〇
路(七)	張金壽作……三	影 劇	……四〇
呂 風雷	……三	銀幕與舞臺表演的研究	……四〇
畫	……三	半月影集小說	……四〇
第二次近衛內閣	……三	許「寶花女」各方面	……四〇
初次昭義後合影	……三	一封公開的信	……四〇
肩負國家新體制的	……三	(每期一星詩之壇中丹楸)	……四〇
近衛內閣的關係們	……三	本刊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當選	……四〇
詩	……三	大地的波動(十一)	……四〇
「海外文學」選輯(2)	……三	田 聯作	……四〇
H·海霧：詩人 魯 風譯……三〇	……三〇	王金 鍊畫	……四〇
		邱紫 二即	……四〇
		日本語文講座·中華語文講座	……四〇
		編後隨筆	……四〇



# 中日和平的後顧與 前膽

上海國風雜誌主編 汪向榮

三年以前，以蘆溝橋事變作爲導火綫的戰爭爆發在亞洲大陸上。這是亞洲史上的一件大不幸事，也是中日兩國之間的絕大的錯誤。

中日兩國，在歷史上，本是兄弟之邦。從唐代中日交往有史之記載起，一直至有清中葉；兩國之間，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係。但是，爲什麼近七十年以來，中日之間的關係惡劣至此，而不得不訴之於戰爭呢？說來話長，但是簡單的說，一句話可以包括，傳統心理的錯誤，致使中日兩國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

這種傳統心理的產生，是由於七十年以來中國之積弱不振。在明治維新以前中日的命運，沒有什麼不同，共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可後，從來日本維新以後，非但脫離了帝國主義的桎梏，而且還擁身強國之列。日本強了，就不免負氣，更加中日之戰，打败了中國。日俄之戰，日本又勝了。日本勝了這二次戰爭，於是也學了帝國主義的榜樣來壓迫積弱的中國。在這種情形之下，弱者自不免治以嫉妬，繼則以怨恨，而生出一種「畏」和

# 中國青年往哪裏去？

北京師範學院國文系二年生 朱念庸

## 一，序言

在「爭取祖國之自由，爭取民族之解放」的呼聲中，爆發了中國青年的熱情，遂獻其血肉之軀於「黨國」。三十個月的「抗戰」，錦繡的山河滲滿了青年的血花。然而「精神的長城」雖堅，名城的失陷，廣土的淪亡，志士莫不悲痛！

隨着「抗日政權」的退却，憧憬於「最後勝利」的青年，乃相率「南下」，「西行」，投身於一死「殉國」的行伍，作着「愛國」反足以「誤國」的行動。

在淪陷區域內，兩年來，伴着「不良的浪人」的進出大陸「職業親日家」乃趁機活躍，遂使有爲的青年感受到層層的壓迫，重重的桎梏，不但「求生乏術」，抑且「效死無門」。只得「窮則獨善其身」，「苟全性命於亂世」。即「怕惹是非」，又恐「言語獲罪」，遂皆「緘默自守」，「固步自封」。

大家既「怕惹是非」，世間也就無所謂「是非」。大家既怕「言語獲罪」，世間也就無所謂「言語」。表面的「緘默」，內心的「消沈」造成了「媚日」份子的好機會，他們歪曲了青年的意志，出賣得青年的靈魂，各樹旗幟，戴着「反共」的委任狀，打着「親善」的旗子，今日慶祝「南京陷落」，明日恭賀「武漢失守」，攪得青年界泛

起渾濁的波紋，中國青年乃個個皆是「苦悶的象徵」了。但是，在表面上，他們儘管是沈默或頹廢，甚而至於放蕩，瘋狂，沈醉於燈紅酒綠之間。然而，他們的內心又何嘗不覺得悲憤，憤懣，淒迷，羞辱呢？想一想，究竟「我們青年往哪裏去」？祖國的前途是沈沈呢？還是復興呢？他們不但找不出適當的答案，反倒更增加了內心的苦悶，益發覺得淒楚，渺茫與徬徨。

×× ×× ×× ××

青年是社會的中堅，民族的干城，國家的生命。中國青年是：再建新中國與建設東亞新秩序基地的責任者。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中國青年是消極，失墜，悲憤，瘋狂，墮落，這能不說是整個國家和整個東亞的損失嗎？這不僅是一個重大的損失，而且是民族復興的一個危機。如何挽救這個危機，如何打破青年的苦悶，如何澄清青年界的渾濁現象，不正是面對着我們的一個嚴肅的問題嗎？筆者本身也是一個青年，也與大家有同樣的感受。

過去，我也曾作過「救亡運動」中的戰士，憧憬着「直搗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的美夢。但是，現在事實告訴我：「抗戰」不是「救亡」，反而是「速亡」！「連中國之亡」！「連日本之亡」！「連東亞之亡」！請想，緊鎖在四億民衆項上的「抗戰鍊」是被握在犧牲了波蘭，捷克，阿比西尼亞，丹麥，奧大利和阿爾巴尼亞的假紳士手裏！所以，我從抗戰陣營裏脫逃出來，但我却始終沒有放棄我「爭取祖國之自由，爭取民族之解放」的意志！

我們需要「冷靜」！我們需要「檢討過去」，「把握現在」，以期「策勵將來」。在「生活體相」展開的實踐鬥爭中，認識自己，發現自己。衝出苦悶的憂鬱網，澄清渾濁的微生物。在政治上辨別「敵敵孰友」，在思想上辨別「真是真非」，進而更產生一種「共同的意識」，來指導我們未來的行動，來答覆時代所付與我們的使命。

中日感情破裂以後，雙方自難免感情用事，儘量將仇視的心理灌入每一個人的腦中。於是日本國民腦中就只記得仇視中國的傳統心理。而中國國民也只存着仇視日本的傳統心理。這兩種心理發展的结果使中日兩國有接近的機會而不能接近。更甚而一誤再誤，將錯就錯，以致歷年來，中日如世仇，其怨，其恨似似海深。更進一步，這次的戰爭在這一個情形之下爆發了。你想，這次戰爭是不是中日兩國之間的一個絕大錯誤？

戰爭既然是錯誤的，那麼這錯誤的戰爭當然應該從早予以結束，而確立中日兩國之間永久的和平。這是一點，早已普遍的存在在中日兩國有識人士的腦中。褚民誼先生在他「中日和平的基礎」開頭就說：「中日戰爭之必須結束，在現今兩國人民之間，是早已充滿着此種信念。東亞和平之必須奠定，在現今兩國政治家間，是早已認識其重要性。」（註一）這種論調，不僅是充塞在中國的政治家群中，也流行在一般民間，上海以及其他他所言論的表現，即可作為明證。同時，這種信念，不僅中國同胞是懷着，即日本各方，也抱着同感。因此，和平的對於中日兩國實在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

歐美帝國主義者，他們爲了擴充他們的殖民勢力，於是利用種種方法來向有色人種侵略壓迫。到目前爲止，除了他們根據地的歐美二洲以外，其餘能有一半以上不輸入白種人的魔手的，只有亞洲。而中國和日本是亞洲大陸上，二個主要的獨立國家。中日的相爭，正符合了虎視眈眈的歐美帝國主義的心念。我們知道，白種人之所以不敢忽視黃種人和亞洲人，爲的是有日本的維新剛強。但是，日本的力量是有限的，如何能與這些懷有叵測之心的歐美帝國主義相峙。況且，一旦中國被瓜分，那麼日本就亦是不利了。因此，亞洲的和平是要中日兩國分擔的，能够建立起中日的和平，才能確立亞洲的和平。能確立亞洲的和平，才能給世界和平以一個有力的保證。這是由國際情勢的觀點來說明中日之間確立和平的必要的。

再從中日兩國的本身來說。這次中日之間不幸的戰爭已延長了三年。這三年中間，雙方所蒙受的損失不能說不大。但是戰爭爲什麼會擴及到這地步呢？沒有疑問，是雙方估計的錯誤。日本方面認爲三個月可以征服中國，迫使中國屈服。中國方面，以爲戰事拖延下去，日本的經濟基礎必然崩潰，內部的問題必然發生。但是戰爭延長了三年，中國沒有給征服，日本也沒有起什麼變化。這，促使中日雙方有識人士感覺到日本滅亡不了中國，中國也無法拖倒日本；而致雙方都有了根本的覺悟。在這次情形之下，戰

## 一、青年心理的檢討

首先，我們願將現在中國青年的心理作一縝密的分析。

青年心理的形成，自有其時代的背景，與歷史的必然性。特別是現實環境的影響，更可以算是青年心理的模型，所以，我們要檢討青年心理，當先理解時代的背景，正確的認清了環繞于青年四周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個「現實」。中國的內部已經受了數千年來封建勢力的流毒，到處充滿了貪污，虛偽，壓榨，青年們不甘心承繼這黑暗力量，不願忍受一切不合理，不近人道的壓迫，爲着爭取自由，解放，光明，乃奮力抨擊這傳統的黑暗勢力，而揭發反封建的大旗。同時舊的「封建殘餘」爲着延續自己的生命，作垂死的哀鳴，勾結了「失意政客」「無聊軍閥」「買辦階級」共同壓榨國民的血汗，抑制革命力量的成長，他們對內是吸吮着國民的脂膏，對外又出賣了民族的利益。而青年們渴望光明的熱情，滙爲「時代的巨流」遂爆發了空前的「五四」運動，與近年來在各地跟隨着反抗舊的封建勢力的施虐而勃發的反封建意識相配合，構成轟轟烈烈的全國一致的「反封建」運動。

除了這「內在的毒瘤」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者的蹂躪，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國際地位日漸凌夷，「共管」「瓜分」的聲浪四起，由于當政者的無知，政治上陷于絕境，由于資本主義者的侵略，中國社會經濟基礎起了激劇的破壞，動搖，轉變。而淪爲「次殖民地」。

中國青年受了「內部」「外部」雙重的痛苦，但他們並不甘心作雙重的奴隸，他們要求全民族的解放，要求整個國家的向上，展開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嚴肅的工作進行中，感受到無邊的「苦悶」與煩惱！

國民黨利用了青年的「反封建」情緒，完成民十七的北伐，利用了青年「反帝」的熱情（不惜輸入抗日的毒藥）完成「九一八」以後表面的統一。

共產黨利用青年反封建情緒，始得生長于青年的內層，利用了青年「反帝」的熱情，終于延續擴展赤色的實力。而與國民黨得以「分庭抗禮」。

「七七」事變以前，青年反帝國主義，反侵略主義的心理達于最高潮，國民黨基于「愛領袖」的立場上——維護獨裁勢力。共產黨基于「愛第三國際」的立場上——替赤俄作前衛。利用了「愛國」情緒，而共同領導「抗戰救亡」！雖然，「抗戰」的前途是終歸毀滅的，但是，大部份青年總有一條暫時的路子可走，最可憐的是在淪陷巨城裏的青年，他們既不願意跟隨「職業親日家」去從事所謂「提攜」工作，又不能盲目的「抗戰」，他們雖然是有熱誠的坦白的心情，和愛國的信念，但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應該走向那裏去，在日本兵刺刀尖底下，不妨高聲吶喊「中日親善」，在訓育主任嚴厲監視之下，也可以努力「建設東亞新秩序」電聲廣播一段「新民演說」街頭宣傳幾句「打倒英國」心裏却滿懷着「沈默的抗議」，他們即不能恢復舊中國，又不肯建設新中國，他們不但不不是國家的生命力，反而成了國家的贅瘤，他們缺乏判斷的能力來把握現在，更缺乏毅力和勇氣來「策劃將來」所以，他們徬徨，恐懼，矛盾，苦悶了。此外，還有許多渾渾噩噩的「公子哥兒」，「貴族小姐」，在他們腦子裏根本沒有思想，更談不到「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了，他們只知道「酒醉金迷」享樂苟安，他們將來不是作「盛世」的繼承者，便是成「封建殘餘」的繼承者，或者是「買辦階級」的爪牙，我們爲了整個民族的前途，不能任他們去「墮落」，但我們也不必去咒罵他們，嘲笑他們，憎恨他們，我們要用最大的決心與努力，去喚醒他們，共同邁進。

## 三、青年錯誤的行動

中國青年心理由於環境地域的不同，既然是陷於「抗戰救亡」，「沈默的抗議」，與「盡情享樂」的畸形，則反映在行動上的表現，自然也是十分的多面，我們在究討「共同的方向」以前，首先卻須糾正錯誤的行動。

### 甲、「抗戰救亡」

中國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中國爭取自由平等的時機，有妨礙我等之進程者，自然是可以訴諸「戰爭」！但是，中國的自由平等，如果在「和平」的方式下也能得到，是不是，應該求諸「和平」呢？

爭再予拖延下去，那麼雖不致兩敗俱傷，但一死一傷則是必然的事。日本少了中國擔負不了和平的重任，中國也如此，那麼是何必使這戰爭拖延下去呢？況且，勞民喪財，加重亞洲前途的負擔。因此爲中日双方的自身利益計，那變和平是必要的。

和平的必要，既如此迫切，那麼錯誤戰爭之結束，也屬刻不容緩的了。但是，到目前爲止，在亞洲大陸上，可怕的戰爭還不斷的在繼續演進。這固然是由於蔣介石延緩其政治生命的一種方法，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了戰爭的由來和其消弭的方法。

## 二、戰爭的由來和消弭

民國二十六年所爆發的中日戰爭，其由來決非一朝一夕所致的。而是兩國之間，積累了數十年的誤解所促成的。因此論到中日兩國之間在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所互轟的一件事，非就其遠因，近因來分別述論不可。

遠因方面，最主要的該是中日間之懸案之未能清算，及狹民族意識之深入人心，而致養成錯誤的傳統心理二點所致。

過去中日之間懸案之不予清算，實在是一件十分失策的事。中日兩國地處隣接，兄弟之邦一切理應根據雙方共同利害加以解決，以奠定和平。這裏所謂的和平是指恒久的和平，真實的和平，而非暫時的和平，虛偽的和平。要知道，和平在霸道主義的口中，就是備戰，這種和平，比戰爭還可怕，陷雙方於循環報復之中，我們反對這一種性質的和平。所以我認爲中日間一切懸案之未能得一清算實在是一件很失策的事。中日間有懸案存在，就是成爲親善合作的障礙。所以過去我向來主張中日間之懸案，必須予以澈底之清算。(註一)無奈過去雙方負責當局都缺乏決心，而我國政府當局，更以國內孔德太多，致措置失當，而使中日間之一切懸案無從以和平方法解決之，以致釀成這次的戰爭。所以我認爲中日之間一切懸案之未能解決，實在是造成這次歷史上錯誤的契機。

從這一點，我們得到一個很深刻的教訓，換句話說，也是戰爭的消弭方法。第一，要全面的，過去的錯誤，將成我們最好的教訓。懸案的產生，純粹是由於局部解決的關係。所以，爲了要消弭戰爭起見，今後中日關係的調整，應該是全面的。不論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均須與以重新檢討，修正，使在共同滿意，雙方有利的條件之下，周詳的解決。以免種下下次惡果的前因。第二，要澈底。鑒於這一次的戰爭，使我們感到循環報復的可怕。因此，爲要消弭今後的戰爭起見，以後對於中日關係之調整應該澈底。決不可再使留有未解決的禍

「抗戰」本身並不是罪惡，而領導「抗戰」的人却是「罪不容誅」。因爲：

第一：「抗戰」是應該對於所有侵略我們的全帝國主義而抗，因爲他們過去的「砲艦政策」，掠取了許多在華「不法權益」，租界，租借地，永遠是中國復興的障礙，然而，英國的假紳士面孔，蘇俄的「扶助弱小民族」，美國的「主張正義」，給與了中華民族抗日感情的溫床，中國的抗戰不但不抗英，抗蘇，抗法，反而認爲他們是朋友，藉他們的協力來「抗日」，這已經是很矛盾了。抗戰的結果如果是中國勝利，勝利不過是一種虛榮，「實惠」却要被第三者奪走。抗戰如果是中國失敗，那便造成了外人瓜分我們的好機會。那時節，朋友們便成了我們的主人。事變兩年來，我們所得的教訓是：中日國力的消耗，將同臻滅亡。所以抗戰不足以「救亡」，反倒是「借亡」的成分多。

第二：抗戰派在決定抗戰以前，沒有認清對方的力量，以爲日本內部的政黨紛爭與經濟恐慌，可以促成日本的崩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即患不知彼，不知己，過信自己的力量，而輕啓戰端，更期待國際的援助以圖「優勝」！張敬峰事件僅如曇花一現，輿論的同情，當不了續命湯，金磅的借款作不了法幣的還魂劑！……

如果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寧爲玉碎，勿爲瓦全」其結果是少數人成了「亡國民族英雄」，而多數民衆却飽受了戰禍的煎熬。抗戰派的「不知己，不知彼」，「顧面子，不顧實際」，豈是老成謀國之道。

第三：抗戰派明知知道，抗戰的前途是「借亡」，却抱着「咱們一塊倒霉」的無賴思想而「抗戰到底」，因爲「抗戰到底」個人的名譽地位可以保持，却忘了消耗國力，講和即是漢奸，所以直追阿比西尼亞，抗戰而亡，抗戰領袖可以去倫敦作寓公，四萬萬同胞在那裏去！

總之，我們認爲在日本沒有放棄侵略以前的抗戰是功。在日本有了覺悟的抗戰是過。今日抗戰之意義已異于昨日，惑于抗戰論者的行動，是錯誤的行動。

## 乙、「刀頭上舔血吃」！

「七七」事變以後，中國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在日軍佔領區域有許多短視的中國青年認爲中國是已經亡國了，日本便是我們的主人，爲了自身的安全，與家庭福利的保持，便從速的捲起青天白日旗，雙手捧起血色的太陽，來向日本人親善。他們心目中的親善，不是中日兩大民族的攜手，而是個人「獨善其身」的手段，他們既沒有「決心抗日」，也沒有「真心親日」，日本人來了高唱「日本萬歲」，別的國家來統治中國又何嘗不是別一國的順民！他們逢迎日本人的妙訣，就是出賣同胞，虛構民意。對待中國人，則擅作威福，假傳聖旨，買賣空虛，從中漁利，他們既出賣了「人格」，又丟盡了「國格」，幹着販賣靈魂的「刀頭上舔血吃」的營生。

他們的盲目的虛偽的親日豈是日本的福？

他們的漢奸行徑，早晚作了張邦昌劉豫之續，死在金兀朮的刀底下而已！

## 丙、「不合作主義」

這種青年懷着「沈默的抗議」的心理，厲行「不合作主義」，即不能抗日，也不親日，表面上不動聲色的喝着與亞進行曲，骨子裏頭却是「精神抵抗」。參加某某慶祝大會而撕毀太陽旗，乘人不備在廁所寫幾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充分的暴露出阿Q式的愛國精神，而自以爲得意。

其實，這等於慢性的自殺，與渾身帶血的行尸走肉無異，撕毀太陽旗不足以使三島陸沈，多寫幾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豈能自倒？這種行動除去令人感覺到無聊肉麻以外，又何濟於事？

至於更「等而下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詠歌者，更是自暴自棄，自甘墮落！戕害了自己的身體，斷喪了國家的元氣，他們既放棄主人的權利，也就只好子子孫孫永世來作奴才！既然：

我們認爲抗戰到底是瘋狂的行動。「刀頭上舔血吃」是漢奸行徑。「沈默的抗議」是阿Q式的行動，自甘墮落的表示。那末——

## 丁、臥薪嚐膽，豫備報仇呢？

大部份青年認爲今日中國之戰敗，以至於滅亡，沒有什麼關係，大家抱定「亡秦三戶必楚」的決心，臥薪嚐膽，忍辱負重，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以一戰而勝，痛雪今日之恥，這彷彿是現在我們唯一可採取的救國行動了！其實這是一重最危險的錯誤內行動。

種的「民族意識」，滲入人心，以爲這用種「對對的」傳統心理。民族意識原來是一件立國的基本精神，一個國家而沒有民族意識存在，這國家是沒有前途的。但是過份的加重了民族意識，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中國過去就犯了這一個弊病。過度的強調了民族意識，致使造成一種偏狹的觀念，更演出了一種民族的誇大狂，和排斥，仇視他民族的傾向。日本也有這個弊病。

日本久強，民族意識之伸張也極強，然因此不免陷入「輕視中國」的這一傳統中。中國，近年以來正有顯著的進步，民族意識也逐漸發顯，但是爲了過去的教訓，致使流於「仇日」排日」的一型中。因爲雙方的民族意識都滲入傳統的心理中，更加上中日之間一切懸案之無法解決，以致兩國國民間之誤解不能去。於是，輿論，教育都捲入了相互排斥的氣味，這樣，更使中日兩國間的誤解加深了。

這一個事實給我們的教訓太深刻了。中日之間，不是沒有經過戰爭，也不是沒有經過講和。但是戰了談和，和了再準備戰，戰了再和。如此循環往復，無有已時，不僅無利於當事人的中日兩國，且足使東亞文明爲之毀滅；更受歐美各帝國主義者之利用，替他們在東亞作清道夫。因此針對這一個事實，而要求永久和平之確立，戰爭之消息，雙方均應注意於輿論的改變，和教科書的修正，以便逐漸糾正這些由偏狹民族意識變質而成的錯誤的傳統心理。

造成這次事實的起因，毫無疑問是由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這歷史上悲痛的一個紀念日。共產黨匪利用了廣淺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激動了駐屯所在東北軍的鄉土情感。更利用這些激動來離間分化。終於把蔣先生假張學良楊虎城之手而規矩在西安。蔣先生剛復自用，更習戀其生命，於是歷史就步上了錯誤的大道。一二二五也成了歷史上最悲痛的一個日子。西安密約簽訂之後，蔣先生個人是獲得了自由和反對派的擁護；但是中華民族的命運却從此淪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了。十年則共所犧牲的一切，都付之流水；更甚而從容共產黨匪干涉內政，煽動「抗日」，終於挑起了蘆溝橋的烽火。蔣先生不知道中國與日本開戰的危險與無把握嗎？不，他知道的很清楚；他明明知道「戰的結果敗退。」所以「在和平可致時候，還是努力求取和平的。」（註三）但是爲什麼讓戰爭擴大了呢？西安密約在作祟。戰後，屢有可和的機會，而蔣先生始終把戰爭拖欠的緣故，也無非是爲了西安密約的存在。共產黨匪用了極巨妙的手法，一手把蔣先生捧上「民族英雄」的寶座，一手拿着西安密約做要挾。蔣先生既受虛名，自得永遠履行此次變身契約；否則一旦公佈，即會喧騰世界，弄得退避皆知，而

因爲，人類的行動是受着將來子孫遺毒的，絕不應爲後代子孫種下了禍根。『越可覆巢，吳可傾越』。日本報復中國，中國報復日本，週期往復，循環不已！無非爭城爭地，惟奴相向。『原可』以誦效英法之共榮者，乃演成德法之世仇。我們的子孫將永久萬世以血肉財產提供吾人今日大錯之代價，子孫何辜，受此荼毒！賭氣而孤獨國運，何以對國人？爭一朝而遺害子孫，何以對後世？

這次中日事變是前人爲我們所造的惡因，我們爲了下一代的日本，下一代的中國着想，都應該本諸『冤仇宜解不宜結』的原則，化干戈爲玉帛，謀求事變之合理的解決。爲東亞永久安寧樹一堅固的基礎！如果我們沒有這種覺悟，反而準備第二次大屠殺的演出，給我們子孫遺下一顆更慘酷的種子，那末我們無疑的是否認了世界還有真理，人類還有文明，甚至於也否認了我們自己是個『現代人』！

#### 四、『現實』的剖析

『中國青年』的心理是畸形的。『中國青年』的行動是錯誤的。『中國青年』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是正確的。（中國青年與黑暗勢力帝國主義的搏鬥是悲壯的。）

獨惜這種『國家觀念』爲『朕即國家』的獨裁者所統馭。而最富有『民族意識』的青年却爲最沒有『民族意識』的共產黨所利用。『畸形心理』的發展與『錯誤行動』的延續，自有其『歷史的必然』與『時代的背景』。（詳二節）然而，曲解了現實，乃是一個不可撲滅的主因。

『現實』是可以樂觀的。『現勢』是已經到了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轉換期。這次的事變，並沒有使中國滅亡。他人未以滅亡視我，而我已自視爲亡國，根據這種卑劣的心理，在淪陷區域內的青年苟安，享樂，在重慶政權統治之下的青年『抗戰到底』，作『知其不可爲而爲』的努力，是同樣的，可恥可鄙。我們即不滿意抗戰派的主張，就不必爲策應的爲他們去搖旗吶喊，我們如果不滿意現實，就不應該懷着阿Q精神與現實分離。

現實絕不是束縛人的，現實永遠在不滿意中被人們推進或改造，青年應該具有適應環境的能力，和改造現實推進現實的魄力。現實是這樣的——中國受着戰爭的洗禮，內地殘存的農村經濟基礎已瀕於破產，沿海都市的商業經濟基礎，與民族工業建設完全破壞。而陷全國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時需要的是和平，是再建。

然而，戰爭是文明之母，也有着部份的真實。西北的開發加速了。封建餘孽的軍閥政客大量的死亡，使之日趨沒落。隨着戰爭形式的推移，戰爭的意識滋潤了每一個中國人的愛國心，使他們從不同的迷夢中覺醒。糾正了每一個日本的優越感，使他們撒下了刀矛，伸出一隻熱情的手。

從戰爭獲得的教訓是自己沒有實力終歸滅亡。從戰爭獲得的啓示是充實自己。中國目前己呈現過度的貧血症，需要修養，生息。

中國青年對於國家有犧牲的義務，但是也有建國的責任，不必焦慮和徬徨，國家還是我們自己的，別的人絕對沒有干涉的權力，國家有國家的前途，我們有我們的生路，從毀壞了的文化裡，建設新文化。從破滅了的生活裏建設新生活。從戰爭的氛圍裏，救出奄奄一息的祖國。愛國男兒，此其時機！

#### 五、從『抗戰』到『主和』

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中，中國青年的熱血爲反抗封建餘孽而灑！爲反抗帝國主義而灑，爲反抗侵略戰爭而灑。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犧牲精神使我們的東隣放下了屠刀，伸出了熱情的手。我們爲着貫徹爭取國家自由民

「一代怪傑」之令譽亦不免為之葬送。所以蔣先生是明知而故犯，飲鴆以止渴，引狼入室。忍心將四萬萬同胞殉他一人之「歷史地位」？所以說，這次中日戰爭爆發，蔓延，擴大的原因是由於西安事變。而西安事變之所以成為歷史上的一個錯誤的日子，原因，完全是因為蔣先生的剛愎自用，一味孤行所致。

要使中日之間戰事的消弭，毫無疑問的，共產黨匪的破壞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共產黨匪，他們在中國騷擾了十幾年，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他們的目的何在，很簡單，赤化中國，使成了蘇維埃殖民地之一而已。因此，一旦改轍是難得住的嗎？況且，中國至今還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何來階級對立，而共產黨匪却偏要強調階級對立。這，豈不是為中華民族前途着想，而是為第三國際的前途着想。

共產黨匪挑起了這次的戰爭，並且千方百計的使戰爭延長。因為他們很明白，唯有中日之間的戰事延長，於他們才有利可圖。唯有使戰事延長，才能使十數年來敵對的國民黨武力消滅，而他們可以擴充。因此，戰事的延長只是共產黨匪的鬼計，而不是全民族的要求，為了要使戰事消弭，除了剷除這些作孽的匪徒之外，還有什麼比這更妥更急的呢？

在日本，雖然其社會組織機構是比較上的健全，而共產黨匪的陰謀也不易施行。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共產黨匪的陰謀是有隙即乘，無孔不入的。因此，在中國，固然需要樹起「反共」的旗幟來挽救這為共產黨匪所壟斷了十幾年的國家和民族；就是在日本，也應該擔負起反共的任務來，好與中國共同分擔建立永久和平，消弭戰爭的重任。汪先生說：「非反共，無以建國。」更擴大一些，「非反共，無以確立東亞永久和平。」

### 三、戰爭的結果

蔣先生領導之下的抗戰，已經足足的三年了，三年以來，我們做民衆的，聽到了無數次的「捷報」，「捷報」是愈傳愈熱鬧，但是報「捷」的地方是愈來愈深入，這大概是蔣先生獨特的戰略「以退為進」的戰略吧！「又發戰報」之後繼以「磁鐵戰術」。磁鐵戰術！以後大概將來一個「探險戰」或者是「探礦戰」了吧！引誘日本軍到喜馬拉雅山去探險，或到新疆去探礦了吧！三年以來的戰爭，使現在同處在重慶一隅的「政府」，所保有的領土，不過是四川，貴州，廣西，福建，雲南，和湖北，湖南，廣東之一部份而已，其他如陝西，甘肅，寧夏，西藏，新疆是屬於「邊區政府」的，西康以及四川之一部份是早呈了半獨立狀態，三年以來，在「捷報」聲中所丟的土地，不能算不驚人了吧！相信，再度聽到有類似「台兒莊大勝」的捷報時，其地點必在重慶

族解放的目的，自然不惜與任何真誠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合作。

我們為着繼續完成建設「現代中國」的工作，自然首先須獲得適於建設的和平環境，惟有在和平的狀態下，一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才能獲得順利的進行。所以，在原則上我們不拒絕「和平」。而且，根據歷史的記載，任何一次戰爭的結束，除了一國滅亡一國的方式之外，便是一國向他國「講和」。「戰」與「和」乃一國維持其生存目的而「隨機應變」的兩種手段，我們固不能常執其一端而不變，在採取「戰」的手段時，我們重觀軍事戰爭，但於轉入「和」的手段時，則我們更應從軍事戰爭轉變為外交的運用，並且——

我們要求「和平」不是為了戰敗而「乞和」，我們認為：在戰爭正在進行中，必勝主義論者是以「幻想」當事實。必敗主義論者是以「假定」作根據。一派有「偏見」，一派有「成見」，然其基點總離不開「算」，離不開「推斷」，離不開「功利主義」。他們只知道戰敗可有亡國滅種之慘，詎知戰勝亦有分崩離析之憂！所以，我們講和的基點，是置重於友誼的立場上，與開拓東亞新秩序的信念上，而獨立——「光榮的和平」……「永久的和平」。

我們既然有了和平的信念，自應抓住和平的時機。所以，汪精衛氏為着響應「近衛聲明」而掀起，和平的呼聲遂澎湃於東亞，和平的意志乃由全民內心的要求轉變為實際的行動。一般反對和平論者，懷疑「近衛聲明」的誠意，懷疑「近衛聲明」在日本國內的「威信」。而我們之響應「近衛聲明」，非響應其「威信」，非響應其「誠意」，乃是響應其「和平」的提議。和平如果對於國家民族前途有利，「近衛聲明」雖毫無「誠意」「威信」，我們亦不妨抓住此難得的機會，試行「和平方案」的探討。和平如果對於國家民族前途有害，「近衛聲明」縱為日本國民全極力量所支持，那我們也要拒之於「千里之外」！

然而，「和平」是否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有損失，那需要我們青年用冷靜的頭腦去思索，正確的理智來判斷。並以自主的氣魄作斷然的處置。

「使中國復歸於中國，日本復歸於日本，東亞復歸於東亞。」「互尊其立國之天然」的提攜，當不為青年朋友所深惡。即云提攜，殘廢的人與束縛着手足的人不能享受，所以，不要「一寸土」「一元錢」，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以求「善隣友好，經濟提攜，共同防共」之實現。是可明瞭日本之真意「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以期「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進而招致世界和平。既然——

在抗戰中得不到的東西——中國之自由，獨立，平等——在和平中可以得到，我們為什麼不能「和平」？

## 六、中國往哪裡去？——「和平」「建國」

「和議」只是一種普通的外交事件。

「和平運動」則是一種革命運動。因為今日的和平乃是昨日抗戰的果實，所以，進行和議不是靠藉日本的仁慈，乃是借重我們自身的力量。沒有「和平」不能達成「抗戰」的目的。沒有「抗戰」無由招致今日的「和平」。

所以，和平不是屈辱的，如何和得有利，如何和得合理，又乃勢所必爭，接受可以接受的條件，在不喪權，不辱國的境勢下，完成我們建國的大業，前途仍是艱巨的！和平建國運動較之「強戰」「苟安」阻難尤重，我們從事這種「逆流運動」是應該具有孤臣孽子的苦心，與枕戈待旦的勇氣，來認識機會，辨別機會，運用機會！

中華民族在爭取生存奮鬥中，遭受了空前的試探。「和平」奮鬥，救中國」是中華民族一貫的精神，時至今日，「事在百年，所爭一刻」惟有為國家鋪上「和平」的軌道，為民族裝上「反共」的「機輪」，才能從赤白兩大帝國主義的魔手中逃了出來，才能免「借亡」的悲慘運命！

「和平建國」是中華民族唯一的生路！

整個的國家有辦法，青年才有辦法。

整個的民族有生機，青年才有生機！

我們高聲向全國的青年呼籲：駛向「和平」的航線上去！





# 新秩序全歐的經濟體系

## 德國經濟部長芬克氏會見記

本報歐洲特派員 大原 武夫



德國經濟部長芬克氏( Walter Funk )

芬克氏於本月廿二日(即本月廿一日)下午二時在柏林會見本報特派員。芬克氏在會見中，對於歐洲新秩序之經濟問題，發表其重要之見解。芬克氏在會見中，曾談及歐洲新秩序之經濟問題，其要點如下：

一、歐洲新秩序之經濟問題，其要點在於如何使歐洲各國之經濟，能在新秩序下，獲得發展。芬克氏認為，歐洲各國之經濟，應在新秩序下，獲得發展。芬克氏認為，歐洲各國之經濟，應在新秩序下，獲得發展。

二、芬克氏認為，歐洲各國之經濟，應在新秩序下，獲得發展。芬克氏認為，歐洲各國之經濟，應在新秩序下，獲得發展。



本報特派員

## 馬克將佔有支配的地位

### 第一問：在對歐新秩序下之貨幣問題

答：在對歐新秩序下之貨幣問題，其要點在於如何使歐洲各國之貨幣，能在新秩序下，獲得發展。芬克氏認為，歐洲各國之貨幣，應在新秩序下，獲得發展。

其下段有與定之經濟的文理。我們時常使用這種經濟適合目的的手段。即在將來，我們也下想使這人工的經濟。新歐洲經濟秩序，應從自然的經濟或其起來。事實上，密切的經濟合作之自然基礎，現在存在於歐洲各國之經濟中。不消說，戰爭前在歐洲各國之經濟上，發生密切的作用。我們企圖使歐洲各國之經濟，在對歐新秩序下，獲得發展。我們企圖使歐洲各國之經濟，在對歐新秩序下，獲得發展。

係上的歐洲國家，也有利益。

### 第一問：戰後歐洲新秩序將怎樣？換句話說，貨幣的基礎將放在那裡？

答：貨幣時常是第二義的，經濟指導是第一義的。如果經濟不健全，則健全的貨幣也不能存在。所以如果依我們的政策能使戰後歐洲經濟發展，並謀一切經濟力的均衡，以確保生活的安定和民族的幸福，則貨幣的問題便自然解決了。因為如果這樣，則貨幣問題便只成爲單純的貨幣技術的問題而已。在這場合，馬克(Mark)的強化，自然應具有支配的地位。大德國勢力強化的當然結果，將招致馬克的強化。又，從未整理的外國債務和許多被認爲有各種價值的馬克貨幣的羈絆解放出來的馬克勢力範圍，將次第增加。然而以向來所使用的二國的經濟交易手段，以及由此發達的清算協定爲基礎，將來將更招致多邊的經濟交易和各國的支付差額的均衡。這標，各國將通過某種清算機關，而進入於互相整理之經濟關係。安定的匯兌關係必須以各國的清算賬目爲前提。匯兌關係的這種秩序成爲世界的東西，還是在遠的將來。在歐洲任何國家必須首先使自己的經濟發展擴大，使得與他國進行通商。然而這通商所進行的基礎和手段，從大同看來，必須是同樣的東西。在這一般的情況下，必須是同樣的東西。在這種一般的情況下，必須是同樣的東西。在這種一般的情況下，必須是同樣的東西。

### 第二問：在新秩序下的歐洲經濟，應以爲什麼物資不足，什麼物資過剩？

答：這將視歐洲經濟的範圍，以及怎樣的直接的物資供給地(歐洲外)能成立而決定。某種生產物在新歐洲也有不足，然而無論在戰前或現在的德國，我們也不想實行自給自足經濟。我以爲新歐洲之經濟的將來，不會成爲完全的自給自足經濟。依然與世界經濟有密切的關聯。我們希望德國高度的發達的工業製品在與世界市場上能與原料品交換。然而這

是有限制的。換句話說，爲防止新歐洲經濟區依存其他經濟區的弊害起見，必須時常考慮到新歐洲經濟區應擁有一切重要的物資。這樣，我們才能確保歐洲新秩序之經濟自由。我們能否擁有一切重要物資，那是全關於生活程度的問題。例如我們將來如果極度的限制汽油的消費，則我們可以不須由海外輸入一噸的煤油。如果各人能自由的駕駛汽車，並不斷的生產汽車，則必須由海外輸入汽油的不足額。

這事情若考慮到咖啡和可可等嗜好品，則更爲明顯。歐洲經濟區非擁有最重要的物資不可。我們切不可在經濟上依存不給我們以一些影響的其他勢力。大德國的原料供給的基礎在戰爭中已大大的改良，所以由煤，加里鐵，木材，電力以及化學工業所製造的合成品已脫離其他經濟區而獨立，同樣，工業製品和農產物也能夠獨立了。而且，戰爭終了之後，德國將以此爲基礎，而具備前所未有之大輸出能力。然而我們的經濟政策在原則上，是時常與其他世界保持密切的關係，由此，德國國民及其他歐洲工業國的國民生活程度便能夠向上。

## 金塊不能成爲通貨的根底

### 第四問：歐洲要從東亞、美國、蘇聯和南美輸入什麼物資？且對這些地域供給什麼物資？

答：我們與蘇聯具有非常的新舊的通商協定。蘇聯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國之自然調劑。我們以爲蘇聯作爲原料的供給地和德國的完成品消化地，將來與德國將有比今日更密切的關係。我們與美國的貿易將達到什麼程度，那全視美國人的態度而定。如果美國人排斥德國的商品，且美國仍不放棄自由主義的教條，則德美通商關係是難望改善的。爲了扮演再安定世界經濟的一角色，德國必須放棄世界最

大的債權國和最大的輸出國。這兩者是不能兩立的。如果美國是最大的債權國，則不要用手手段獎勵輸出，並有組織的阻止輸入。美國以保有的金塊做什麼用，我不得而知。金塊決不能成爲將來歐洲通貨的根據。因爲通貨並不是依其金準備的，乃是依存國家的經濟組織所給通貨的價值。金是否爲清算各國間支付賬目的有效的手段，那是另一問題。然而我們決不採取依存金的通貨政策。因爲把那自己的力量不能決定其價值的金，與一國的通貨結合，那是愚蠢的事。如果美國企圖重新分配如今毫無用處的金，則必須採取提高美元平價的政策。這在美國經濟上將發生巨大的困難。由於美國輸入他國商品，金塊將由美國流出。然而這政策能否實行，那是由美國內政的如何而決定。如今即使把美國的金塊運至大西洋上，用德國炸彈永久擊沉在海底，對於人類的經濟生活也不會發生什麼變化。東亞與南美會與我們有過密切的貿易關係。如果英國停止其海賊行爲，則我們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將再發展起來。世界經濟尤其歐洲經濟的困難，第一是廣大市場的和穀物的供給源頭的蘇聯，由凡爾賽條約已使其與歐洲隔離了。第二，是廣大的東亞市場已爲中國的混亂所影響。如果日本在中國能够建立政治的經濟的新秩序，則在中國將招致完全不同的狀態。德國與南美具有舊傳統的組織的貿易，現在已爲英國的封鎖政策所破壞。我相信如果戰爭終了，則自然的物資交換將復興起來。我不相信美國能够在美大陸上建立自給自足體系，而與其他區域遮斷貿易。這是有經濟上的前提的。美國不能像歐洲從南美輸入那麼多的生產品。美國必須放棄這種觀念，就是她能够對德國或歐洲強制自己所欲的經濟條件。如果要與南美貿易，我們能够實行與獨立的南美諸國間的自由契約。北美要獨占南美市場的計劃，便是要創造一個局部的相互依存關係。爲什麼只有德國被擯去在這關係之外呢？德國與南美之間可以互相依存的貿易關係平常化。最後的決定權並不是貿易手段，乃是商品的質。這一點，我們對於德國的

### 勞動支票是德國貨幣的基礎

第五問：怎樣籌措戰爭財政呢？一直到今日，戰時公債的發行額，有多少？戰後短期債可以轉變爲長期債嗎？

答：一言以蔽之，這次戰爭是由勞動籌措的。我們不發行由勞動所產生以外的貨幣。由國家發行而由德國國家銀行所保證的勞動支票，是德國貨幣的基礎。因爲物價與工資都被統制，所以這勞動支票具有不動的價值。不能把短期債轉變爲長期債，並不是重要的問題。今日德國的債務，並未達到足以憂慮的額數。

第六問：把戰時經濟改變爲平時經濟的方法怎樣？這時有沒有招致經濟恐慌之虞？

答：我們在戰前和戰爭繼續中，從國家的必要觀點上，來指導德國經濟，並且在戰後，也必須解決大規模的課題。所以我想把戰時經濟改變爲平時經濟，並不會發生困難的。通貨和信用的需要一時不會大規模的增加起來。就是在戰後，我們也要把通貨和信用引導到最必要的生產方面去。

### 最後，將以上的話總括說明如下：

第一，由於德國與歐洲諸國的長期經濟協定的締結，這些歐洲國家能够以確實的德國市場爲目標，樹立長期的生產計畫。歐洲的生產由此可以更加擴大，更有實行新生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德國商品在歐洲市場上可以找尋適當的銷路。

第二，由於安定各國的匯兌關係，可以使各國間的貿易決算，圓滑和容易。因此，現在的清算協定會更擴大，以使更大

量的貿易有增加的可能。

第三，農業上與工業上之經驗的交換，使食料品和原料品有最大生產的可能，並完成歐洲的合理的經濟分業。歐洲的經濟力之合理的利用，可以提高歐洲諸國民的生活水準，使其能抵抗歐洲以外的勢力所施行的經濟封鎖。

第四，由於經濟的各分野（貨幣，信用，生產，通商及其他）的合作，歐洲諸國民必須加強他們成爲經濟的共同體的認識。

## 德國大勝後的世界

本社外國通信部 向後 英一

### 希總統預告總攻擊的演說

甲 自從法國降服以後，德國幾乎每天繼續實行對英本土空襲。這空襲漸漸的發展下去，我們期待着德國不久將開始對英國實行總攻擊。然而希特勒總統却違反了我們的預期，而出於和平的勸告。

乙 可是，這決不是單純的和平勸告的。英國若現在接受德國的和平，便等於不戰而屈服。即看法國降服以後，英首相邱吉爾數次的演說，也可知道英國不會不戰而向德國乞和的。這是德國所熟知的。甲 然則希特勒總統演說的真正意義，在那裡呢？

乙 希特勒的演說是一種要開始攻擊英國的宣告。換句話說，我認爲希特勒的演說是把其內容發表於全世界之口頭的最後通牒。

甲 如果真正有用武力攻擊英本國的意思，則戰爭與其使用演說，不如先使用行動。德國一向所以獲得赫赫的戰果，也不是由於實行閃電戰術的所賜嗎？如果起初有攻擊英國的決心，爲什麼有宣告的必要呢？

識。這種歐洲諸國的結合，使對於歐洲以外的經濟圈，更強力的代表歐洲經濟利益。這樣一致團結的歐洲，不許歐洲以外的國家施以政治的經濟的壓力。這歐洲站在平等的基礎上任何時都可以與其他國家通商。這時將發揮全歐大陸的經濟實力。我在草擬計劃的和平經濟中，對大德國將保障最大限度的經濟安定，對德國國民將保障消費最大限度的物資以及增進國民的幸福。全歐洲的經濟將爲同樣的目的而統合。

### 乙 誠然，你所说的話是很對的。然而英國的現在情形却與從前不同。她已經知道德國要來攻擊，並且有十分的準備，所以德國的閃電戰術便不能成立了。假如德國開始戰爭，則這並不是從所謂閃電戰那樣的時間和空間上，實行一方的戰爭，而非正堂堂的雙方宣告戰爭不可。所以在戰爭未開始之前，發表進攻的宣告，那是包含着意外的力量。想英國國民從希特勒總統的演說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是相當的重大的。德國雖說是閃電戰的專家，但若是以爲德國在任何時都採取這種手段，那是錯誤的。有時採取閃電戰，有時却堂堂的宣告戰爭，然後乘勝敵人膽怯去進攻。我以爲這個地方是希特勒總統的巧妙處。美國政府說：『如果希特勒總統真正希望和平，則他不應使用這樣強硬的話，而應請求英國最容易接受提案之道。這證明希特勒的演說已脫離單純的「和平提案」的範圍了。』

甲 在希特勒總統的國會演說席上，意外相齊亞諾也列席，這有什麼意義呢？乙 齊亞諾外相是在墨索里尼首相的名義下參列的。齊亞諾外相是墨索里尼首相的完全代理人，在意大利，齊亞諾外相即

是墨索里尼首相。這好像希特勒總統在墨索里尼首相前席上發表演說一樣。

甲 你的話，稍過於抽象，我不大懂。  
乙 這是對英國誇示德意同盟堅固如鐵一般。這具有這種意義：「法國已歸入德國的統轄下。德國將要在意大利協力下攻擊英國。」

### 德意的同盟堅固如鐵一般

甲 德國對英國實行攻擊時，意大利將用什麼形式去援助德國呢？這就是說，關於德意同盟今後將以什麼形式出現問題，似乎有兩說。一說以為把意軍調到荷蘭方面，直接參加德國對英的攻擊。一說以為意大利像現在所做那樣，在地中海，近東或非洲去牽制英國。

乙 這將視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首相商量的如何而決定，我們是難以知道。例如意大利的參戰非常遲緩，所以世人似乎對於德意同盟，有種種揣摩臆測。然而我對於這問題，是這樣的想：締結了同盟的德意兩國在開戰前，已有協定。德國在開戰當初有十分的自信，所以便抑壓了意大利過早的參戰。不管戰爭規模的大小，預備隊是絕對的必要的。我以為意大利已完成了或現在正完成着德國的預備隊的任務。假若意大利在開戰的當初參戰的話，則德國的戰線將不必要的擴大下去。意大利在德國將來對英國攻擊作戰時，將怎樣與德國協力，這是不能預想的。要之，德意兩國將決定最有效果的方法。

甲 德意的結合將愈堅固，而打成一片了。

乙 你這樣的話，也不為過言。至少德意的結合非英法同盟所可同日而語。英法同盟的結果，英國背叛了法國，而被背叛的法國是值得同情的。

甲 英法同盟既然這樣的脆弱，則德國如攻擊英本土，結局將怎樣呢？

乙 德國如果開始進攻英本土，則德國將立即獲得勝利。

(國美的裕充分不却收財，大很對計權建)錢有沒是但……權軍隻那買想



### 世界時事 漫畫選 美

趁了有太陽，刈割乾草吧。(大收其漁翁之利的蘇聯)



甲 然而德國如果開始進攻英國，則她今後將怎樣的進攻英國呢？  
乙 最近德國空軍將繼續不斷的轟炸英本土吧。在這意義上，德國可說已經開始進攻英國了。至於怎樣的進攻英國，都由希特勒總統一人決定。無論怎樣的戰爭，一切的作用計劃都由希特勒總統親自決定。德軍那變強的理由，即在這裡。

### 德國制霸後歐洲的變化

甲 你的意見，我非常的佩服。這件事姑置不論，德國戰勝後的歐洲乃至世界將怎樣的變化呢？  
乙 明白的事，自然非待英國屈服後是無從知道的，並且由於英國屈服的方法而異。然而我以為可以這樣的說：德國進攻英國的目的，在於打倒在英國國內跋扈，而禍害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金權政治。總之，由英國剷除這種金權政治，便行了。這種金權政治如果被剷除，則其假面的民主主義也將消滅。如同法國更生為全體主義國家一樣，英國也將受急激的變化吧。換句話說，歐洲便以德國為中心，而成立全體主義國家併了。主要國家的世界觀的統一，便能夠從歐洲消滅不必要的相剋關係，這樣，歐洲便以德國為中心而成為一太陽系了。

甲 德國似乎提倡着所謂大領域經濟，不知道怎樣？  
乙 希特勒總統的 Brain Trust (智囊團) 之一人的純粹精神教育指導官盧森堡在其最近向外國記者發表的談話中，有說過下面的話：

「北歐諸小國即使受到強大國家的保護，也決不失去她們的體面，只不過承認現下的生活法則罷了。命運已命令德國把德國系地域全部置於德國保護下。」

在其談話中，已使用過「利書團」這一名詞。德國所謂的大領域經濟，便是奧太基 (Autarkie 即自給自足經濟)。然而這種奧太基並不像大英帝國和法國殖民地國

那樣把她們的殖民地置於片面的犧牲地位，其原則乃是把以利害相同的多數獨立國打成一片，實行有無相通的經濟。

甲 那時美國對英國的援助將怎樣？  
乙 想美國不會比現在更積極的援助英國吧。因為美國當前的問題，在怎樣的防備美洲受歐洲的影響。無論怎樣，今年十一月的總統選舉未完了以前，美國只好照現在的辦法進行。尤其太平洋若惹起新事態，那就不止於此。只要太平洋不惹起新事態，則美國將以汎美會議的武器強化門羅主義，同時以美洲（Pan Am）案去實行。

甲 這樣，將來世界將由歐洲、美洲、蘇聯、亞洲四大奧太基表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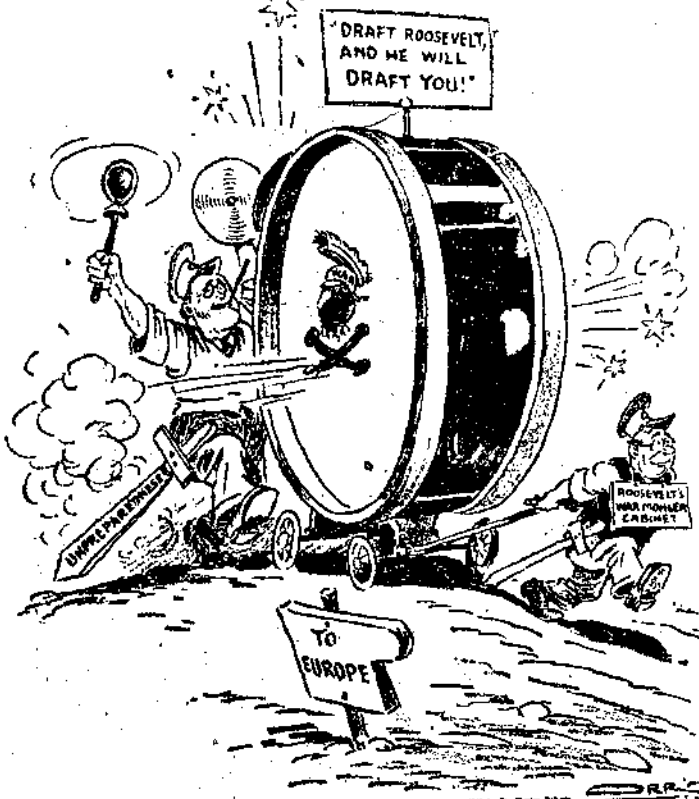
乙 誠如你所說，但是這種奧太基決不會自然圓滑忽然的出現的。在未達到奧太基以前，由於各奧太基地區的領域吸收作用，相當的騷擾是免不了要發生的。亞洲的太陽日本也似乎開始新的行動了。如今正是緊急的時候啊！對於荷印、越南、緬甸等的重要問題，日本決不要袖手傍觀。

甲 由於中國事變和歐洲戰爭，日本自身在國內起了非常的變化，並且現在正在變化中。納粹德國自身，其內部也起不起變化嗎？

乙 歐洲戰爭終了以後的德國內部也起了一個變化，這是可以想像的。歐洲既然起了變化，則德國自身不能不起變化。這就是納粹革命的更進一步的前進。究竟將以怎樣的形式的出現，如今是不能明白的說出。只可以說：從來的納粹經濟理論，似乎正採取着更進一步的形式。世界在各種意義上將放棄舊體制，而站在新的出發點的關頭上。

# 談縱問國 橫題際

，鉞着敲，鼓着捷！去爭戰向走  
。生先福斯羅的進前着忙



。民會黨國美的囊土金稅弗億十上跨

畫機是 Milwaukee Journal, Chicago news, Chicago Tribune, Baltimore Sun, 所藏約。

## 本刊

### 徵募

#### 中篇小說

#### 執筆須知

字數——四萬字左右(用四百字稿紙百張)體裁不拘

#### 一、選取篇數

入選四篇

(外錄取佳作五篇，原稿不刊載退還)

#### 一、酬金

入選四篇

各酬金二百元

(佳作五篇各酬紀念品一件)

#### 一、收稿期間

本年六月一日起至九月卅日止  
(有九月卅日郵局戳印者有效)

#### 一、發表

本刊二週年紀念號  
上(本年十一月一日號)





這傑的批評。實在像「飽覽卿」一「歸順」那傑的作品，也不能說這批評不當。想來也許是因爲在戰地匆忙之中，未能充分地求得主題與素材的原故。

「歸順」以後發表的作品，就不是再向敵地內尋求靈感的了。那時，水間部隊以一部軍隊對抗着山西頑敵蠢動，其他則擔任了徐州空前的大會戰的一翼，而沿着奉天護路線的戰爭。上田廣在描寫這英雄的經過時，是費盡了全力的。寫成的作品即是「建設戰記」。昭和十四年（1939）四月在「改造」雜誌上發表之後，立刻博得了絕讚。印行的單行本得到了文部省的推薦。作者在描寫戰況的困難，在寫這篇時，更深刻地感到了。我在前作上（指「歸順」）描寫中國兵的時候，也感到了困難，以爲寫起自身的事來，很可以自娛自慰了。但完全與我的期待相反，多少次都因爲所經驗的事實所抑止，而投筆了。決心不再完成它的念頭，也有過多次。

在這戰記中，刻入了鮮明的故事的手腕，是不凡的。這篇起頭寫着從龍縣開來的軍團十一輛列車與頑敵作戰同時前進，爲了引導這軍團列車，又從臨汾派出了工作列車。軌道被截斷，這工作列車在敵陣中繼續修復工作，好不容易才會得了所要引導的軍團列車，一時以爲克償了數月的辛勞苦悶，眼着就可開回臨汾，向前線輸送多量的物資了。但走近臨汾，附近的橋梁又復流失，還要作起架橋工作。於是全體徹夜架橋，橋也終於架成了。然而這洋灰未乾的橋梁，不能承當重量的貨車，尚屬疑問。在常識上說來，是該經過兩三日才能使用的。不過，在前線上，把軍團列車是不能停在這裡的。試行開駛一次，却成功了。於是準備駛過第一列車，在多少兵士屏息注視中，黑黢黢的列車，果然通過去了。大家在感激之餘，連萬歲歡呼聲都沒減出口來。跟着下令，駛行全部列車。他寫着：

「尖銳的汽笛響了，列車一列一列地駛行過去。車上的兵坐在滿載的貨物上敬着禮。喊着萬歲過去。都平安無事地通過了橋梁之後，車頭轟然放出大量的蒸汽，夜氣與輪動的音響愈快起來，一直駛向距離無幾的臨汾。每一列車都是這樣。不久，最後一列也駛過去了。我們的眼睛，不禁濕了。多少日子辛勞的報酬，我們得到了。我們當那列車最後駛過完全通過橋梁的刹那，不期發出了歡聲，喊着萬歲，抓住戰友的手跳起來。通過去的列車上，也與我們應合着。一時我們好像失去了自己。」

這是將近最終的一個感動的場面。整個故事都在寫着迎接引導這滿載糧食彈藥的十一列軍團列車中的努力，獻身艱苦與最後沸騰的凱歌。以這種有力的故事爲根據的戰記，這在必然中已具備着小說的骨格。

「建設戰記」又發表了「續建設戰記」，「本部日記」。但，不久，在昨年十四年秋天，他就滿了兵役，歸還故國。「本部日記」是在歸還後發表的。

「續建設戰記」寫着昭和十三年七月，再建敵人徹底破壞的候馬嶺以南的鐵路時，征服了百三四十度的暑熱，流行的虎烈拉以及蠢動的便衣隊，終於在鐵路沿線組成了鐵路愛護村的故事。沿線的村落裡進去了便衣隊，出動再建鐵路的人仗，就頓形減少了。但正當徐州會戰之後，掃蕩殘敵的日軍部隊來到了山岳地帶，便衣隊退走，於是就要結成鐵路愛護村。擔任着這方面事務的他，極爲憂慮，不知到底能招到多少村民。這位爲了結成鐵路愛護村含着眼淚努力中的主人翁站在一個村民也沒來參加的會場，看着，不禁焦燥起來。這時，從南方開來了工作列車，載來的農民不下三百人，跟着出席者刻地增加，一百人，五十人地走來。主人翁解除了不安，完全變了喜悅。這種築成的最後的場面與前作「建設戰記」中橋梁的場面，是用一樣的筆調疊疊起來的。

「當我看見預先受了皇協軍的指引，開始向後退着整列的七百民衆的時候，我落於一種不名的感激中。……從鐵路那邊東南一帶破舊的房子後面，吵吵嚷嚷地又來了新的一團人，這一羣走近會場，忽然就壓下了聲音，由迎上前去的陳村長的吩咐，都上了凳子。……從通到橋的鐵路的那邊又來了一團人，跟着，打着寫了村名的白旗的四五十人的集團也來了。同時，從西

方土牆後面出現了一團人，十分整齊，排着兩隊，由一個像是村長的人領着頭，肅靜地走了近來。報了到。發信通知的全村，集會都完了。總人數一千三百。……我想真是希望終要從今日開始了。」

「續建設戰記」的最高峰，使人感到在中國民衆之中必須要有確立的意志，而充滿着複雜的感激。在此處，寫着日軍部隊的活動，同時適切地描述着中國民衆與皇協軍的情狀，而沒有「飽覽卿」一「歸順」裡的不透明的現實。

「本部日記」在時間上是寫在「建設戰記」與「續建設戰記」之間的事情。是筆者在水間部隊本部服務中的記錄。描寫着本部所受的激刺與脫出重圍生還回來的部隊的感激的場面。記錄依然是有着小說的組織。

「指導物語」等篇。青島「地燃」似爲「指導物語」寫着投降日軍的兩個女兵，改作宣傳官去服務的事情，好像是把「黃塵」裡的兩個青年變成了女人的立場似的結構，不過這如不讀過作者最近出版的一臨

汾戰話集，是不能明瞭那全篇的意圖的。「指導物語」寫着受了聯隊的委託，指導出征前的兵士以鐵路工作技術的一個老火車司機員，在兩個月指導期間內的微笑的奉公精神與友愛。被稱爲筆者最近的短篇佳作。

上田廣本名濱田昇，明治卅八年（1905）千葉縣生人。沒有什麼深造的學歷，少年時在國立鐵路千葉運輸事務所服務，同時志於文學，先後爲「文學建設」「文藝首都」的同人，發表過「熊」「孤獨年譜」等篇，在「文學評論」雜誌上也發表過「火坑夜話」等。「建設戰記」以來的作品中，多用於關於火車的專門知識。這是他體驗的所得，在出征前也早寫過取材於車庫的小說「扇之屋頂」。歸還後，又回了他原來服務的地方去服務，一方偷出閒暇，仍在創作小說。他那種實質的，富於粘力的作風，今後是值得期待的。

方士牆後面出現了一團人，十分整齊，排着兩隊，由一個像是村長的人領着頭，肅靜地走了近來。報了到。發信通知的全村，集會都完了。總人數一千三百。……我想真是希望終要從今日開始了。」

### 三國人物木刻選

（三九） · 王青芳 ·

龐統——西山谷剝讀書聲，計獻連環功績成，吳主奈何輕蜀士，屢難失去計殊平。奇才天忌奈君何，回馬心驚落鳳坡，聲墮大里悲故友，長天遙望淚滂沱。

（紫荊館主題）



安本





明不白地淪為戲宰——然後再行自殺呢？當然在這種人吃人的時代，也有許多出賣同胞的血，出賣朋友的血，以圖個人的權利榮華的，良心完全沒了的猶太。但是你父親決不願意做這種人。這也就是你父親窮苦一輩子的原因。

的確，你父親近來有許多勉強不自然的行動和不由衷的言論，一切都瞞不過我的燕兒。然而，我仍然希望燕兒的原諒。

在嶺南的故鄉，雖有薄田數畝，然而你的父親不知耕，你的母親也不知織。加之遍地煙燻，『有家歸不得』，此中痛苦，在生長在瀟灑的燕兒，是不會知道的。至於第二故鄉——就是在那邊發出第一次的呱呱之聲的眞如，更加是劫後荒涼，交通阻，匪賊如毛，鬼影幢幢。試問，又有誰敢歸去！

因此，我不能不拖了你們到這大都市裡面的燕窩來掙扎。在這貧民窟附近，那裡能夠像眞如的鄉間，空氣新鮮，花草繁茂。你這條小小的生命便衝送在這個污濁的貧民窟生活裡面了。

我的苦命的燕兒！一切是無能的父親害了你，命薄的母親害了你！

你父親賦性率直，每遇不平不滿的社會現象，有時雖加以表面的指摘及批評，但是始終待人以誠，相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的態度。等到發覺了某一個人有對不住自己的言論或舉動時，也祇是減少和他的交際罷了。從來不願意做對不住任何一個人的事情。但是，現在，在這世間，我有了一個我所萬分對不住的人了，那便是我苦命的燕兒！

在勞動節的清晨，我正在下醫院看護你的五姊的病，表叔丁忽然打電話來告訴我，你的病勢十分危急，且說馬上送你到醫院來。等到你的表叔抱着你到醫院中來時，已經是你這人世的最後半秒鐘了。我對醫生說，你的脈搏似尚在跳動。但醫生說，這完全是我的心理作用。當我聽見醫生的宣告和看見你的最後一瞬間的慘狀，真是令我

心碎腸斷。當時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我的知覺，我祇想，除却跟着我的燕兒走上同一的道路上去之外，是絕對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癒合我這個新的創傷！

因爲還有你的母親，還有你的七個兄弟姊妹，要我照顧，所以祇好且緩一步來追尋你的足跡。總之，無論在天涯海角，或碧落黃泉，我一定要追回我的燕兒來。

燕兒，我此時才真正地體驗着韓文公所謂『吾其無意於人世矣』這句話的沈痛了。同時，他的『早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卿相，吾亦不一日轍你而就也』這句話明明是對我的嚴厲的一刺。何況不是萬乘之卿相呢！

父親的罪過是應當由父親自己去負責，讓父親日後自己去背十字架的。誰又能夠料得到，我的燕兒搶先爲父親擔承了這個重負的十字架呢？你的聖潔的偉大的犧牲反增重了父親的罪戾。

父母的確薄待了你。父母對你所犯的罪戾是無辭辯解的，也不敢希望燕兒的原宥。不過，父母對於你的看顧之疏忽，決非出于故意，諒燕兒也必能諒解。但是，這個疎忽正是父母所引爲抱恨終天的一件事！嗚呼，我的苦命的燕兒！

二十年前，我在日本九州，接到你祖父逝世的噩耗，曾以同程度的悲痛，痛哭你的祖父(註一)。誰料得到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又以更悲痛的情懷，哭我燕兒。你父親對於祖父爲不孝，對於吾兒爲不慈。你在九州，遇着祖父時，你要盡情地向祖父痛哭訴你父親遇你之無情和不慈吧。能够如此，或許可以稍殺你父親的罪戾。自你去後，匆匆又過了兩個月了。但是，我還是常在幻想着，你仍然在家中等待着父親回來抱你，撫你，和往日一樣。我又當做你是跟了別人到遠地旅行去了，不久就可回來。

但是，事實呢，燕兒，你的魂兒一去，今生今世，不會再回到父母的懷抱中來了呢。所謂今生今世，在父親，最多也不過二十年頭。這二十年的歲月，在你父親祇一瞬間耳。等着吧，燕兒，不久我一定來看祖父母和我的最可愛的燕兒！

『浮圖似有三生說』，此說如真，我想向你這位小天使，再訂一個後約，就是我願意和你締結永久的父子因緣，生生世世，以你爲我的獨生愛女，我願一定更加千萬倍的珍惜你，愛護你。看你長大成人，過相當的幸福生活；然後對你有小小的要求，便是當我死時，你能來一臨我喪而已。我的這些話，也不知道會實現你這位小仙女麼？

家中有一個留聲機，也有數十張京戲唱片。你哥哥愛閉留聲機，你也喜歡聽唱片。我知道你最愛聽富英的定軍山。當你聽到『頭通鼓……二通鼓……』那一段時，你便咕咕地笑起來，有時也跟着學唱，雖然不十分像個腔調，但在父親聽來，比仙樂還要好聽。此情此景，于今不可復得矣！嗚呼，燕兒！

還有一張唱片你所愛聽的，那便是言菊朋的坐宮。你也曾跟着學唱『淺水龍，困在沙灘』那一句。母親說，那『沙灘』兩字，你唱來像『沙丹』的發音，異常好聽。有一次我在南京感覺到人生的空虛和環境的無聊，便跟友人到一家小戲院去聽京戲。那晚上演的正是『坐宮』，聽見那個小女伶唱到『困在沙灘』那一段，我就想念到你，不覺淚下，因向友朋告辭。不然，我真要痛哭出來了。

你聽見青衣的唱片，特別是『起解』、『三堂會審』的唱片，你常立在梳化床上，摹倣青衣的姿勢，手舞，足踏，這是你從你的兩位小姊之那裡學來的，非常好看。我當時想，無論任何名優的表演，在父親，也覺得萬趕不及燕兒的這樣的無邪的動作。今後，要在什麼時候，才得看見燕兒的這種可愛的表演呢？

此外，你常跟着你的姊之們學歌，學舞的那種可愛的姿態，至今，恐怕永久地，在父親的網膜上，還是一樣的深刻啊！

每次乘火車經過真如車站，遠望地望見我們的故居——一家小茅屋，我便聯想到你和你的六姊蘊端就是在在那家小茅屋裡生下來。同時也想到，要到什麼時候才能陪伴着你們一同回到那故居去。許久許久，我還望着火車外的風景出神，我好像看見你姊妹們正在那故居前面的花園中玩耍，或在園中採摘花草，或在草地上賽跑。但是祇一瞬間，我又發覺，那是一個幻覺。一想到你已經不在這人世中時，更覺得這種癡想是一個幻覺。其實，燕兒投入我倆的懷抱中，雖說有三年八個月之久，但結果，仍然是一場幻夢啊！

眞如的故居，你在那裡發出初次的呱呱之聲的故居，已經是寥落千戈後的田園，鞠爲茂草了！此情此景，吾何能堪！

我又好像看見你和你的姊之們在作迷藏戲，你跑來跑去躲閃得非常輕快。看見你那樣窈窕的姿態，實在令人痛愛。誰也料想不到，你這番竟和你的父母玩迷藏戲，而你父親閃得那快，要時間，便找不着你的影兒了。你眞地永久不回到我家裡來了麼？燕兒，你既然不再留戀你的父母，決心和我們永離，你就不該以玲瓏的倩影，乖巧的歌語來哄我倆至三年零八個月之久！你這次哄我的父親，哄得太傷心了！我的燕兒！

(註一) 當我青年時，我初赴燕京，取假名燕端，以爲紀念，與國同音，非燕軍之燕也。

(註二) 見前著『沖風化日』。



張養平氏，畢業後，派往西南，民廿七年廣東省立大學的國文系主任教授，任氏學和牛運動罷課時，張亦參與參加。現任廣東省立大學，在上海編月刊雜誌『新科學』，陸下三男五女，七月五日五女張端小姐離世，氏因之痛徹肺腑云。

# 滿洲炭礦株式會社



滿洲特種株式會社

(一)

種早已迎過了第八回的誕生日之滿洲國。現在已踏上了第二次的經濟建設之出發點。企圖重其飛躍的發展。但是處在這當下的中日事變，緊迫異常的國際政局下，任何正確說，其第一個要素是應置在於作或生產力擴充的根幹之產業開發之一

點者自無可說。從來滿洲的煤礦業，因被舊政權的批政所稱，極呈了萎靡不振的狀態。然而這裏認為最緊要的急務者，應在確保各種產業原動力的煤的資源。由於防止其剝奪，以及依照經濟開發與需要的計畫之統制，俾以謀國民生活的安定，及他面以資助於增進戰時下生產力者此目的特設

了。如此才能達成建國的目標，鞏固日滿經濟關係的基礎之重大使命。茲實行此種重大使命計，於康德元年(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七日，以資本金一千六百萬圓(本年三月增資至三億圓)設立的滿洲國法人，即是滿洲炭礦株式會社了。此會社在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途上所負的出煤數量，實已超過至其完成年度的康德八年(明年)的目標，一千八百萬公噸的龐大數目。滿洲的煤的資源極其廣袤，約遍及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可謂在大陸到處都有豐富地埋藏著，現在所推定的總埋藏量，實已超過二百億公噸的龐大數量，且關於今後的調查進展，當有再增加者，這是當然可預期待到的。

一國產業的盛衰與國運的消長是有重大的關係，其中尤以煤的部門不論在平時或戰時在國防上，其開發之論與否皆會給予國家經濟力與國防力有極重大的影響。尤以在日本志向於實現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偉大理想，已經迎擊戰四年的歲月之此際，滿洲煤礦開發之業績，才是可謂係直接參加於建設新秩序的歷史的事業，其意義更是極深長的了。

- 滿洲(略稱)的使命，要約之有如下各項：
1. 從事於煤田的經濟的開發，企圖煤的開採地供給。
  2. 企圖由於煤業統制而減低費用及用於合理的經營而提供原價，使煤價得趨於低廉之一途。
  3. 企圖調節需要供給，糾正煤價的不均衡，以增進國民生活上的福利。
  4. 選擇煤質作適切的用途。

(二)

康德元年設立的滿洲炭礦株式會社，在起初資本金只一千六百萬圓，是由滿洲國政府與滿鐵雙方以等額出資所構成的。惟其後隨於事業的進展，以同樣的出資方法於康德四年(民國二十六年)增資至八千萬圓。繼之及至於同年十二月設立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時，滿鐵所擁有的股份全部，及滿洲國政府所擁有的股份之大部分俱移讓於該社。康德六年(去年)四月再增資至二億圓，新股票全部概由該社引受，又入

於本年因煤增產對增加其精煉化，遂於二月復增資至三億圓。

現在觀察其自創業以來的業績時，起初是只開採復州，八道溝，孫家灣，龍岡，北道及西安的香煤礦，其出煤也僅年產一百五十萬公噸的程度而已。但其後因進出於調查新煤田之結果，康德二年着手開發遼東煤田滿洲區域煤田，同時重引受北豐諸礦煤田的委任經營，康德三年開始正式開發全滿最大的阜新煤田，並着手開發和龍區域煤田，遼東地收聚着增產之實績。康德六年度的年產額已超過八百萬公噸，本年度為一千三百萬公噸，在產業五年計劃的完成年度的康德八年年度，是志向產一千八百萬公噸出煤目標，而作成一大飛躍，目下正是全社傾注全力邁進於其實現。受該社的社煤販賣自康德三年十月起已盡委託於日滿商事株式會社之手而販賣了。

(三)

現下的世界情勢，不論何處都是處在暗雲低途之中，現在列強諸國在全歐洲動亂之中，俱一律奔忙於國防再編成，以擴充軍工業部門為中心的生產力者，可謂是各國所共認最緊要的課題而說意地猛進於其完成。在日本也是為適應於這些內外諸情勢，舉國家的總力，以從事於事業的處理及國防的確立者此為當然之理。從此觀點而言，滿洲的資源開發，其中尤以煤的資源的開發，是日早就已認爲滿洲國策的唯一中心課題了。滿洲如前述是自產業五年計劃的初年度起，就將煤礦開發的重點，集中於滿洲的阜新北票方面，銳意邁進於增產之途上。而且自其效果，在康德六年度的去年，竟在阜新煤礦收獲所特望的日產一萬公噸之歷史的記錄，此種偉業的事實，方是所謂滿洲的第一次重點主義所促成的高揚凱歌了。不論各產業部門的哪一部，該社已將其深細的資料不足，及勞力不足的要件加以克服。自康德七年度起，本年起，將重點移於於北滿方面滿鐵煤田，將目標向注於煤礦擁有四十萬公噸的龍岡煤田，及以產出強粘性的瀝青煤，而馳名的唐山煤田(瀋陽，城子河，恒山)及扎賚諾爾等處，開始全面的大增產之進軍。

其中密山煤田，由於與日本製鐵會社提攜與滿炭系子會社切離關係，另外新設密山炭礦株式會社而經營。總之滿洲國的盟邦日本之非常時局，同時也就是滿洲國的非正常時局，值於此種重大時局時，滿洲的對日輸送煤炭，是可認為是一個神聖的義務，應以可及的速度謀其增產，故今年以後的煤炭增產，必能更加飛躍，滿炭是以此事，視為唯一的念願，盡全力向荆棘的增產途上邁進。

(四)

滿州炭礦株式會社的理事長河本大作氏，是一位人人所知道的滿洲產業界的偉才。河本氏係大正三年（民國三年）畢業陸軍大學，累進至大佐，大正十五年（民國十五年）任關東軍參謀，在那張作霖炸死事件之際，引咎而退職。嗣後至昭和七年始出任滿鐵理事，參劄於大陸的經營。於康德元年在設立滿炭的同時，兼任滿炭的理事。再自滿鐵任期滿了的康德三年以來，任滿炭的理事長，自翌年的康德四年度開始出發的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就將身投入於此中，收學而如今日的業績。河本氏是以其長期的實際生活所培育的堅毅信念，而活用於煤炭國策之實踐上，傾注心血於遂行任務，他的這種信念已得浸透於滿炭系全山的從業者人員腦裏，第一線的社員，莫不感戴河本氏，大家都約定「爲河本理事長則連身命亦所不惜」是這樣全社上下以混然一體的精神擁護理事長，而猛進於達成重大使命之途上。

(五)

滿炭所直營的煤礦，有如下的各處：  
 ▲阜新礦業所 阜新煤田係在錦州省阜新縣，及一部份跨至義縣，延長有七十桿，開有八桿至二十桿，有新邱、孫家灣、五龍、太平、高德、城南及黑山縣八道溝等的八個掘煤所，其埋藏量估計可超越四十億公升，最適於供作鐵道、船隻、工業等煤炭，爲滿炭首屈第一有希望的煤區。  
 ▲西安煤礦 係在奉天省西安縣城埋藏量有二億七千萬公升，所產的煤大半用作鐵道、工業，家事等用途最爲適宜。

(記者 飛石)

- ▲北票煤礦 在錦州省自錦古縣金嶺寺遍至分岐的北票支線的終點，埋藏量有二億三百萬公升，係粘結性的瀝青煤，適於工業用及焦煉原料用途。
- ▲鶴崗煤礦 在三江省的湯原縣，自佳木斯至濱州松花江約五十七桿，爲一所埋藏量有五十億公升的最大煤區。煤質係屬於良質高度的瀝青煤，適於鐵道、船隻、工業家事等用途。
- ▲瀋陽煤礦 在東安省密山縣虎林線瀋陽道附近，埋藏量有三億八千公升，煤質係屬於強粘結性的良質瀝青煤，最適於製鐵用焦煤原料的用途。
- ▲復州煤礦 在奉天省復縣五湖嘴，自瓦房店站至西南七十桿，埋藏量七百萬公升，炭質係良質的無煙煤，適於煉煤原料，業用及焦煤配合煤的用途。
- ▲札賓諾爾煤礦 在興安省札賓諾爾站的附近，埋藏量有四十億公升，適於鐵道、家事用途。
- ▲和龍煤礦 在開魯省和龍縣三道溝，埋藏量有七千萬公升，適於鐵道、家事用途。
- ▲田師付煤礦 在奉天省本溪縣城內，本溪湖東約八十桿的地點，埋藏量約一億七千萬公升，煤質係屬於良好的高度無煙煤及半無煙煤。
- ▲東寧煤礦 在牡丹江省東寧縣城的南方，埋藏量約二千二百萬公升，煤質係屬於低度瀝青煤，適於鐵道家事用途。
- ▲城子河煤礦 在東安省虎林縣城附近，埋藏量有三億三千五百萬公升，煤質與瀋陽、恒山相同，富有粘結性，最適於製鐵用。
- ▲恒山煤礦 在城子河煤礦的附近，埋藏量有六億五千五百萬公升，係屬於粘結性的良質瀝青煤，適於焦煤用及鐵道、工業、家事用途。
- ▲三姓開發事務所 在三江省依蘭縣城至松花江上流約三十桿的地點，埋藏量約三億四千萬公升，煤質類似瀝青煤屬於良質的瀝青煤。(完)



- 七月十六日 日政府來函內閣本日總辭職○本日據日海軍部開始抗州方面之作戰在續續基前之七軍艦及黃海山島作敵對等○美國總統正式聲明反對於滿洲國之獨立○英政府正式聲明反對於滿洲國之獨立○日本內閣後內閣之天公本日應下內閣公函○駐日英大使本日訪日外務省與英政府訂以三個月期內北極探險物資之協定○芝加哥之美民主黨大會對滿洲國之獨立表示反對○加國對滿洲國之獨立表示反對
- 十八日 日華兩艦隊之有力部隊將與吳州北方之興化艦隊接洽○領海本日日海軍部將派艦占領○英首相吉爾本日在下院表示將派艦接洽中日和之領海○英首相吉爾在下院表示將派艦占領○英首相吉爾在下院表示將派艦占領
- 十九日 近滿省相領外陸海相本日開最高國務會議○本日開中日外交交涉第五回會議對於基本條項雙方意見一致○關於上海兵變事件上海日本總領事三浦氏向美總領事代辦提出嚴重抗議○本日下午七時在國務會議中討論英兵變事件出席閣下閣會特務總長向國務會議報告英兵變事件國務會議決定在英兵變事件發生後對英採取嚴厲之對策○國務會議決定在英兵變事件發生後對英採取嚴厲之對策
- 二十日 北京建設廳長張作霖大帥氏本日回抵西門外自之途中遭兇手三名槍殺
- 二十一日 美國以重之航業代表本日在古田京城開華商會者有美州二十一種和國之代表○日海軍本國海軍部與美海軍部本日在東京開軍事會議○日海軍部與美海軍部本日在東京開軍事會議
- 二十二日 近滿省內閣本日舉行閣議○近滿內閣決定應以維護滿洲國之獨立與政治體制之兩大目標○日海軍部與美海軍部本日在東京開軍事會議
- 二十六日 日陸軍省以軍令公布改正軍官服制○關於天津問題之日法交涉細目動本日正式簽訂成立
- 本日開中日交涉第七回會議雙方同意成立一致○法政府發表法法報稱協定返還天津租界之接濟權○本日開中日交涉第七回會議雙方同意成立一致
- 二十七日 日本官中開大本營及政府兩會議決定滿洲國之獨立之維持與日本國策○日華兩艦隊之有力部隊本日與吳州艦隊接洽○日華兩艦隊之有力部隊本日與吳州艦隊接洽
- 二十八日 日空軍本日舉行東滿洲及青島○中日文化協會發給典禮本日在華戶舉行決定交換學生圖書及協力發展滿洲文化○日華兩國領事團政一般要領及文化問題商談○日華兩國領事團政一般要領及文化問題商談
- 二十九日 有馬總領事本日訪日首相相商中日本新政治體制○駐日英大使來京本日訪日首相相商中日本新政治體制○上海第一特別法院判決長江輪船案本日在法拍與海關○日陸軍司法兩省發表白晝兵於二十七日在德軍指捕之下機外外國領事團政禮○本日舉行中華民族政府委員會成立典禮○上海美領事代辦本日與日領事團政禮
- 三十日 日政府致華商之高層國防外交刷新等之基本國策聲明文已呈成○陸軍法務安陸安陸長西原一栗少將發給外國軍日本飛機機件東京○朝鮮總督府亦發給外國軍日本飛機機件東京○駐英日大使重光氏訪問英外相張伯倫○哈爾濱之氣美大會本日議決簽訂三條項之滿洲國之獨立
- 三十一日 日華兵隊隊長向華軍北本都府在根絕北之領海○本日開中日外交交涉第八回會議中日軍官意見一致○關於中日外交交涉第八回會議中日軍官意見一致
- 二十五日 日外務省發表關於滿洲國獨立方面之滿洲國之技術問題會議將定八月一日在東京市開



# 德國怎麼得勝的？ 歐洲將變成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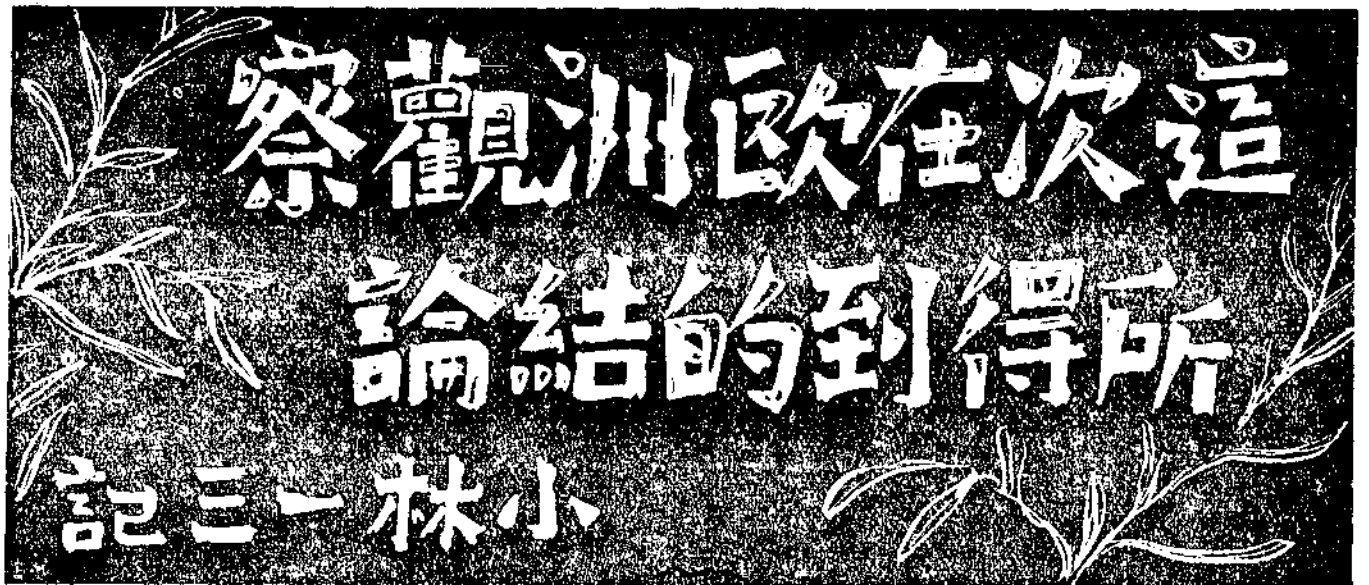
德負日本訪意經濟使節，逗留於意大利，德國及蘇聯約歷兩個月，以其銳敏的觀察眼，看着戰局達於頂點之歐洲及其動向的小林一三氏，已於七月二十二日回其故國。但因時適遇着日本政局轉變，被近衛內閣迎入坐了商相的椅子。在此百忙當中，小林氏特向本社寄下他旅歐所感的手記，並且說：「這就是我這次在歐洲觀察所得的結論。」此文係由其原文譯出者。

德國的燦爛的勝利是由何而得的？我對此若以一言來回答，則願說這是由於外交的勝利，至於德國的精銳之武力，及巧妙的作戰，這是無庸再贅述的。然而其所以能收舉重若輕的個個的戰果，確實是由於作成前衛的周到微妙外交的力量。以親眼看到實際情況的我，是不得不作這樣感想的！其偵測權威及進駐荷比等，一般人知道那是由於那降傘部隊的勇敢的活動所致，然而其實，在其行進之前還有極其巧妙的準備工作，這在後世的史家，一定可以發見出來的。不過我因為外國語不能十分理解，不能從廣播放送或新聞，來先一步獲得消息，只能來靜觀地觀察大局而已。換句話說，是只能

## 由第六感

來下判斷，故亦許有錯也未可知。但是越歷四個月之戰時下之歐洲去旅行的我，是以此種觀感作為一個信念，故我的這個觀感，是否真成一個空想，這是只能待至休戰條約成立之後的將來，才能夠明瞭的。

然則何以說德國之勝利是在外交的一點呢？第一就是可舉出能使美國不參戰的事情。如我們所知的，在歐洲的戰局方酣時，美國的海軍竟在各方不知不覺之中，將全艦隊通過了巴拿馬運河而集中於夏威夷。這事在日本人的眼光來看，是好像意外的事情。日本對菲律賓或對荷屬東印度，及其他南洋方面並沒有抱着什麼野心，且並沒有顯示過那種態度，然而這尚引起了美總統羅斯福感覺日本或將乘歐洲的戰局，進出於南洋的憂懼。由日本來說，這是不關痛癢者，搜索枯腸說出的結果，這，我是認為都是出於德國所計畫的搭拉着美國出來的原故了。在英法的聯合軍將滿於危機的時際，美國的參戰已喧騰了好幾次，但終成問題。但能使其總不能夠實行的，是完



全由於

## 其全海軍

已被釘住在太平洋的原故，此自不待說的了。此一舉由觀察之方法，而說是由於日本的作態，促成了美國採取對德國有利的行動也無不可。

德國外交勝利的第二點，是在意大利的參戰。我直至六月十日即意大利參戰之日還逗留在意大利，可是當時尚且不信意大利會參戰。在五月末旬，大使館及外交關係的諸人，從全歐羅巴，巴爾幹等各方面所集來的情報綜合而觀，都說是意大利的參戰，只是時日的問題。然而現實的印象，却一點也看不出有那樣的作態，國民的態度，國內的動向，一切都是平靜照常。同時我還用了二十一日，從意大利的邊境至那邊的觀察了其各軍需航空工業，飛機之製作除外不說，其他工作狀況，是會令人感覺着平時必然比這個還不在以下的那樣的緩慢程度，會使人覺着都沒有什麼參戰的準備。

在德國對意大利來說，德國是希望意大利守中立的，這自不必說。因為由此可以輸入其所必要的資材，又可以輸運其輸出品，像那集積於熱那亞（Genoa）那不勒斯（Naples）港的貨物，莫不是這種輸出品。且至六月七日，八日齊亞諾意外相竟對日本天羽大使，明快地說出了「參戰已經成爲時間的問題」，可是現實並看不到有那樣切迫的情況。但是到了六月十日，果然的，亦俄然的意大利竟

## 宣言參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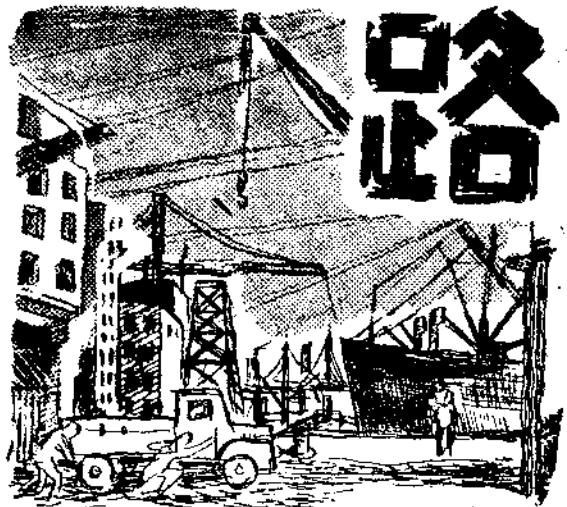
了。我那時覺得有些意外。並且再感覺得奇怪的，在墨索里尼的宣言中，有用着「四時與法國斷絕交通，十二時開始戰鬥」的文句，在意大利斷起的最悲壯之瞬間用這種文句，未免帶着溫和的性質。我那時以爲這或將有包含着什麼意義的呢。

果然在意大利參戰時，地中海本應馬上吐出砲火，化爲意與英法聯合軍決戰的舞臺，而進入長期的抗戰，然而竟不然，在開始時，法國的軍艦就迅速地從地中海完全隱遁了，成爲獨留英軍在亞歷山大及塞得港那里，呈示孤立的形勢。這樣，在地中海並未交過砲火，瞬息間就看到了法國的休戰，故意大利的參戰來說是一種作態也無不可，因爲在意大利參戰時，一切的準備已告完畢，其準備的就是指那外交的活動，在意大利得勝利時，就是德國的外交已獲得了勝利。

對意大利的態度有人作如下的攻擊：意大利在德、英法相峙平衡時，是守中立的，但及至看到法國的敗色，日







# 路

## (七) 張金壽作 呂風畫

本刊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當選副選

城裡大街是亂哄哄的一團聲音，什麼都分不清楚，早起炊烟與起風時街道，又是迷迷糊糊，使人看不見對面走來的人。大家給這現象起個名字，叫作「熱鬧」。

電車與汽車既同行並走，有時難免磨擦，相撞時多半是在十字路口，碰時很少，即碰也傷不了幾個人，不過倒是能碰好談論的人說一說，成爲一時的材料。因爲電車既是一家所有，別人誰也能花幾分鐘在上面擠上幾站，究竟電車仍可算做非凡的東西。汽車呢，又快又舒服，實在是在人們對他總懷着好奇眼光的原因之一。兩者相撞，圍着圍着；如回家去說，多半拿來作一個故事，沒有什麼同情心憐憫心對這些事。

這些人並不恨什麼，不盼什麼，什麼都說是大自然安排下無可避免。無論什麼事在大街上發生，總有許多人在那裡用莫明其妙的眼光看，末後是作鳥獸散。

上街有急事的人最怕遇見這個，如遇見一團亂人時沒法過去，繞路走也要誤事。可是倒算，懷民的遭遇本不好，進城就時常遇這種事。

今天就遇見彷彿照例必須有的攔路的事，是兩個人在

胡同口打起來，車馬人狗都聚在一起。他必須進胡同口，這樣，基於往日的經驗，就繞路去這個胡同的另一口。他把車的速度加快，努力地蹬着脚踏，於是縛在車把上的手巾裡的墨盒就來回跑，撞在其他地方就叮叮噹噹的響。

他忙用一隻手扶着，恐怕墨酒出來，摸一摸口袋裡的一枝墨筆，却還悄悄在那裡呆着，掛念已經沒有，就儘可能騎車快走。

車帶着氣修理一次，把時間耗去不少，此時正欠五分鐘，是十點。

他去問門房，攷試在哪个屋子，現在能不能進屋裡。門房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舊藍球鞋在脚下，一頂快成爲白色的灰學生帽在頭上，兩個眼睛向他翻了一翻，並不理會，仍用一塊破油布擦自己的車。他不得已又低聲下氣的問第二次，門房才彷彿聽見說話，告他往裡面二層院子去。他把車存在外面，只聽門房正在叨叨，以爲借地方攷試，不能借人聽差，並且他以為對於不作央求口吻的問人者，概不答理是最好的辦法。

十點鐘已過去，攷試的屋內還是亂聲一片，許多兩三個人聚在一起的小集團在討論什麼似的談話。懷民一方慶幸自己的運氣，晚來幾分鐘居然還可參加攷試，一方靜靜的坐在那裡聽四面說的話。

「公務員也不是作什麼？」

一個穿着西服的對另一個人說。他的頭髮光滑之中又有些彎彎曲曲。西服褲子長拖脚面，黃皮鞋就露在外面一個大圓頭，他站在那裡就用圓頭踢着桌腿。

「辦公務務能咧！」

答話的是長者，雖然面上並不怎麼忠厚。禿着頭頂，腰有些往前彎，坐在凳上正用右手持着帶了筆帽的筆在劃空。由那腰部與指部的彎曲，很容易想到他二十多歲時曾寫過好字，作過好書記。此時正也許思索往日的好夢，無意中被對面站着這傢伙驚醒，故隨意回答。

「誰不知是公務？難道叫你拿錢作家裡的？」

西服的把頭歪了一歪，嘻嘻的笑。

「究竟幹什麼，我想誰也不知道。」

由西服的後面又過來聲浪了。這位也是「學生式」，藍布大褂，黃西服褲，有些微破的禮服呢鞋。兩隻手全放在褲子兜裡，身體顯着清瘦異常，面上尤其乾枯，笑就由那乾臉表現出來的。

禿了頭頂的才要答話，被這人搶了先去，但因爲話意有些同情自己，却也笑。

「那倒是，除了那幾位（他指着窗外正在漱口的攷者），誰也不知道。願，不用說我。」

把頭轉了一遭，意思是穿西服的太什麼都不知道，不

屑與談了。

「怎麼，我就知道，」

西服的頭扭了一下，脖頸不大自然轉動，所以連身子一齊轉到另一方面，於是和後說話穿藍布大褂的對面了。他的意思本是要對光腦袋發復一下，給他一個骨樑。藍布大褂却誤會了，想西服必是看自己與他都是青年，把他知道的一點告訴自己。他本站着，趕快將褲兜裡的手取出來，「坐下說話，坐下說話！」

兩手全向右邊放着的凳上比讓。西服的坐下去，兩脚撇開，皮鞋跟直立地上，鞋尖指着桌子。鄭重其事的說：

「那個人太驕傲，腐敗！腐敗！」

他當然指着光腦袋的說了。藍布大褂却不知道這些事，見他說的時候下巴有些往左歪，以爲左邊走過去那個人不行呢。就說：

「真是，瞧那眼鏡就可以知道。可是……公務員作什麼事呢？」

「公務員嗎，不一樣，上至科長，下至書記，凡是在辦公處裡辦公務的，全可說是公務員。」

他說完把嘴抿了幾抿，兩隻撇開的脚的脚尖，不時的相向的碰又相反的撇。

「可是他們這次攷這個幹麼呢？」

「那個嗎？攷上還不知道。合式幹，不合式辭職下野！」

……

原來司攷者進來了，小黑鬍子，無馬褂，大黑邊眼鏡。不知由誰起始，站起來一部分人。司攷者正合着口痰找痰盂，說話很不方便，就用雙手亂擺，許多站起來的才坐下去，許多未站起的也依然站起來一次。

試題發下來，司攷者就在屋中來回走動，許多被攷者的眼也隨着轉。

「先生！這個公式？」

「我還不知道呢！我連這也忘了。」

「第二道嗎？是×代表二十二才對。」

「噯！噯！那公式是這樣。」

把一個小紙條飛過去，就「通融」了。通融兩字本含禮尚往來之意，已經有認識的自然隨聲援手，就是誰也不認識，只要有交換條件，是不愁不妥的。

就這樣攷試完了。

過幾天，懷民又去看榜，向老狄說有事請假，老狄允許，並命他帶烟半斤，茶葉一兩，當然算是報酬充假的禮物了。

一群人圍在那裡，都仰着頭看，有人把榜前的「下列各生係正取」念得很響亮，有人前連正取備補的各人的名字都念着。

「王龍草也不是誰，第一，真棒！」



「趙占魁，第二也不含忽！」  
「我才放第七，倒數第四名，真慚愧！」  
「我呢，第末。可是沒被列入備補，總算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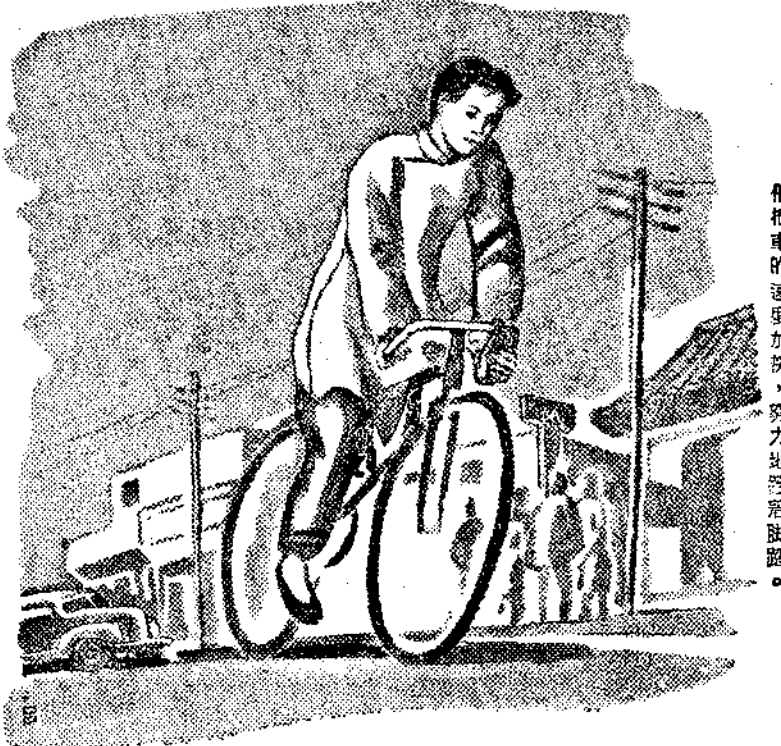
是兩個放中的人在人群顯赫着，恐怕別人不知道的。是不能掩却得意的假謙虛。二百多人儘够來去走半天的，垂首走出的很多，抱負莫大希望而來的也不少。不過正取只十名，備取雖也有十名之多，大家皆似乎有了釋懷，即使放了備取，不過榜上有名，空把懷念日子加多些罷了。故備取者也不揚起頭來自鳴得意。

一個排着腳踏車的大罵了：  
「媽的皮，我託這大人情怎麼不中我？中他媽個神骨！連名字都寫不正，一月也拿二十塊錢。」

他原是下車睡的時候，此時又上了車，騎着轉彎。右手按着喇叭，鳴出有節奏的奇奇怪怪聲響。一部分人就回過頭來，用驚愕的眼光來睇他。車是最矮把的，如用雙手扶把頭，有類乎伏在車上，他却扶在中間，尙能昂然回顧，神氣自若。車身縛着紅綠綢帶，前托泥板上安置一個小飛機，迎風飛轉。大喇叭的紅網與他鞋上的飄帶映成很好的色彩，腰間的束縛特緊，再加面部表情，很有城裡一般中學生那種隨時可以撲人且隨時可以叫人揍的態度。「媽的！這老爺下着這個吃飯，整天抄寫一月才拿二十塊錢，是什麼財政部長！他媽的！」隨後用兩手扶車把的兩頭，將車再統一週，且用力倒轉飛輪，使他嘩嘩響。因為有人注意他，他就顯個身手，三五下蹬得無影了。

一片亂哄哄的評論口氣，那個青年茶房仍戴了那頂學生帽，歪着頭看。  
懷民當然失望了。不過心中並不怎麼難過，因為他在入工廠後曾放過二十五次事務員練習生之類，這已是二十六次了，也就是落選二十六次了。其中有一次是在一個大學的生物系，正取一名，他則第一，自然成爲備補，直等到未曾放過的人也去作事。第二次又招放的時候，他也被傳就職。其實所謂練習生，不過作屋內的雜差罷了，然而投效的總在正取名額二三十倍之上，他無親近人給託囑咐者，也就不易取中了。

所以他已不把這事十分注意，投效者的心理大多觀效中爲當然，失敗爲偶然，未效前即思慮以後如何作事也是極普通的。可是他，他只是順應自然，隨其任意推



他把車的速度加快，努力地踏踏踏踏。

移，中否任其自便。故此大落選，也如其他在大自然安排下所受的痛苦一樣，並不心冷，實在他根本就未燃起心火來。不然，二十幾次的失敗，使一個意圖上進的青年灰心，是極不費力的事。  
騎車回來的時候，天氣溫和，正是午時，許多機關學校的職員都下班吃飯。回家去的有妻給飯盛上來，離家遠的，飯餚小伙計也頗能招待客人，使半日的辛苦解消除烏有。與工廠的進回家來同走路再吃飯僅用一小時，當然有着苦樂的分別的。懷民在車上正飯，準備騎快些回家吃午飯。

「喂！懷民！」是一個耳熟的聲音叫。  
他下了車，側面巷內走出義群來。  
「走，吃飯去！」  
義群推了他的車，兩個人進了小飯館。  
「飯上沒有？」  
義群本知他放過，問他看榜的情形。

回答的是一張沈靜的面孔，口眼皆不動。  
這種表示義群明白，就笑吟吟拍着懷民的肩頭。說一番

勸解的話：  
「再接再勵！只要機會來到，不定哪一次就中上呢，可不要灰心！」  
回答又是無語。

義群於是就埋首吃飯，不說一句話。吃完，義群已應上班，遂分別，並定星期日下午回家找懷民談話。義群自入城內作職員每月只發薪水時回家一次，其餘假期則消磨城內了。  
星期日，二人相見，義群即對他說官場中的故事。說有一秘書不會寫公函，一切全靠書記。有一不識字庶務員只發新時去蓋圖章一次，連他自己的名字都找不着，要庶務科長替，因爲他倆是姑舅之親。有一聽差實不聽任何差使，只因他母親就是處長的老媽子。末了又說到他所在那屋裡的女職員，是如何的得科長寵愛，整日無公可辦，只陪科長笑。

漸々，他也述說他自己的種種事情。他說先去時總碰釘子，近已出經驗得來學問，對掏奸掏懶訣談他已明白，故已暢行無阻，近來頗爲得力。  
當時，他正口渴，一杯一杯的將茶入肚，說至得意處，笑得很痛快，彷彿慶幸自己的成功一樣。  
懷民呆在一旁，靜聽這些花樣如何翻法。

他又爲懷民敘說他辦的一件事，過後以爲很漂亮，請懷民記住這種談話的訣竅。他說一個聽差總喜歡告假，一星期息兩三天的時候也常有。因爲他有點人情，許多職員辭奈何不得。一天，他又告假，恰好遇上我新調職務，掌管他們，他就對我說他家裡有要緊事。我說：  
「你家裡有什麼要緊事？」  
「我母親老病復發，躺在床上三天了，我必得回家去看。」

他還把眉頭皺了幾皺。我即拿起筆，打開簿子，作出馬上就寫允假條馬上就蓋章的樣子。忽然像才想起來似的，對他小聲說：  
「你要能早些回來就早些回來。你們科裡雖然有三個人，可是那兩個太懶，辦什麼都不行。你們科長真一時離不開你，昨天還對我們科長說把那兩個辭散或調到別的科去，調像你那樣機靈的人去他屋裡，我們科長正在派我調查那兩個人的錯誤呢。」  
「你猜他說什麼？」

義群看着懷民的臉問。懷民對這些却茫無所知，聽他說下去，又給他斟了一杯茶。  
他說：  
「我母親病我必得家去一趟，可是太忙的時候也就沒法子。我這次是送丸藥去，反正親眼看著，老太太不也



夜裡，在民婦的床上，時不由得……

是照樣的病嗎！那麼，回頭更有個便人，叫他給帶回去，我就不回去了。唉！公事忙，沒法子！」

我笑了笑，點點頭，他下去真個沒走，且好好的幹了不少日子，直到我又調到別的科裡。」

懷民說這事要歸他辦，他必得申斥那聽差一頓，不準告假，結果被他暗中懷恨。如總這麼辦事，因此即被辭退也未可知。義群說他一定幹不了，能幹下來兩三個月就算不錯，且釘子碰得一定更硬，更多。

最後，兩個人討論起處世問題來。前二年，二人本一致，均未變滅青年之坦白真摯的一樑心，義群進城後，二人久未暢談，對於相歧意見尚不曉得。今日有了這個機會，便毫無顧忌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了。

義群是大哥，先談自己的意見：「我看，依我這些日子的一點經驗，專靠直爽的性格去辦事是絕對不成的，必須加上一半乃至整個權術才可悅人之心遂我之願。」

「所謂『權術』，是否如三國演義所說，曹操在夢中殺人等事呢？」

懷民所知不離書本，雖然在工場作了幾年學徒，但並不與人有何交接，對人情世故尚未熟悉，舉例自然以書本上的為限了。

「權術當然不只一種，曹操夢中殺人當是其中之一。在社會上混飯，假作夢以殺人叫人知道不敢向我行刺之類的權術，有時也是必要。如對要欺負你的人說出你以怎樣打架，怎樣不怕事，也可以警戒他，叫他不敢惹你。——當然你是沒有你所謂的那麼厲害，為他害怕，吹着一點說是免不了的。」

「有時為達到『夢中殺人』的目的而犧牲一兩個被殺的人，也必要嗎？」

「那，也難避免！」

「這樣說來，我不贊成！」

懷民本是坐着談話，說到這裡，站起來，態度也非常莊重，像是辯論會裡到了一個勝負的焦點似的注意着義群的答話。

義群並不吃驚，並不改換右腿放在左腿上來往活動的姿式。在前幾年並不如此，早也站起來反駁了。如今在外面作些官場中事，把自己鍛鍊成對任何反對的事都一點不着急的鎮靜態度。於是他不言不語，把茶壺裡的茶倒上一碗，用右手端起先喝了一口，然後緩緩的開口。那似乎欲使懷民明白，在態度上他已勝利了。是那麽一點也不慌忙的談話：

「你不贊成，我自己從也不贊成。我知道吟兩句『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有意思，那不行！那是詩人詞人，就會『形容憔悴，面色枯槁』去在澤畔行吟，屁事都管不了。大英雄即使不識字，也必能成大業，就是他有一種權術在心中。如劉邦，朱和尙，都是有權術而成了帝王，豈是『揮淚對宮娥』的李後主輩所能及？所以我一改前幾年的態度，反倒崇拜朱劉一類人了。你呢，我看還是小孩兒脾氣罷？」

「我現在還是和從先一樣，反對那種損人利己的所謂權術，雖然不用權術有時自己受害。所謂權術，即是只講目的不擇手段的意思。如劉邦，見父親將被烹而不擔心，朱和尙的對建國功臣肆行殺戮等，簡直作的不是人應當作的事。你崇拜他，哈！你也……」

「不是那麼說！」義群這次稍微有些着急了：「我們為求生存有時不得不如此。拿我來說，維持現在的職務就得未用一點心，否則不用求上昇，現狀都保不住。」

「難道都是如此如彼？」

「我們的同事，簡直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你，不過其中之較好者而已！對不？」

懷民笑着對他說。但是他不理會，照直講下去：

「你不隨群不成啊！拿處長說罷，一年之間，除了他太太與他的生日之外，據說老太爺太太也辦生日。在辦生日？老家！這裡誰難見過老太爺的一根毛？可是，憑他一說，屬下的禮物就得送上去。人家送銀盾，掛壽幛，你不簽名算一份？半個月薪水就白花了。」

「於是你們如昇上高位，必得也辦上十個八個假生日罷？」

「我也當不上大官。」

「當上就要實行你的權術，比他們還厲害。」

「不過也分人分事。比如對你，還有什麼權術可言嗎？對別人，那小法術也要施展一下。」

「是咧是咧！哪一個職官沒有幾個至親至近的人？他們對那些人也是不施展小法術的。」

說着，外面進來了義群的弟，說是家裡有人來找，義群就走了。

夜裡，懷民躺在床上時，不由得想起了白天的一席話，想不到義群那樣自負的人，也沾染了許多『官場』上的習氣。可是又想到，不那樣是否就能維持事情不被辭掉呢？又是一個難題。但，結果他總覺得不論受到什麼困難，青年都應當不肯同化，卓立人群，如遇到一點黑暗就投降，黑暗的勢力更濃厚，後來者更無法子了。比如工廠內學徒也能不被同化，義群也必有不同流合污之道在，不過他不肯費力，只求最簡捷的吹牛拍馬罷了。他想到這裡，就歎一口氣說道：

「什麼叫權術？請求最高的損人利己以升官發財的辦法而已，沒有別的解釋。」

他又想到義群當時的不願意的神氣，為從先所未有。以先兩個人曾熱烈的辯論過關於『文學』上的問題，都是說說就完。如今義群既染上了官場習氣，恐怕未免要生氣。以後當必向他解釋一下。

他忽而覺得自己的事情苦，又聯想起以先義群說給自己找事，至今還未找到。母親曾說再催一催他，自己以為既是好朋友，自然時時掛念，不必催，有機會就必告知了。可是他這些日子並未提過這事，而且連來家的次數都減少了。

又想到田大爺問自己的薪水，田大姐向自己笑，有意無意的向自己面上吹氣，想到妻子，想到一男一女在一處……末後，思緒總落在女人身上了，把精神全凝注在那裡，邊游邊忙，就遇見了田大姐，她很客氣，只笑一笑就走了。自己又恍然如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與一不相識的女人談話，一面又用眼睛互相瞟着。突的一跳，就在那女子跟前，可那女子只是笑……

他醒來了，突然覺得身體上有某部分極其興奮，用神經都控制不住。知道到了危險的山崖邊，但已收不住馬，且又覺得墮下一次也好。

# 第二次 近衛內閣初次閣議後紀念合影



前立者近衛首相，松岡外相，河田藏相，吉田海相，東條陸相，風見法相，星野無任大所兼企畫院，橋田文相，小林商相，安井內相兼厚相，田村田村相兼鐵相，第二排，總裁，富田內閣書記官長，瀨村法制局長官，第三排。



相外岡松的行覽計算

新  
憲  
法  
國  
家



步向新體制的近衛首相



農林行政的權威者石黑農相



內閣三長官  
農林無任所大臣兼  
企業院總裁(右)重  
田實(右)田(上)村  
禮法(右)部長(左)





相藏田河 的務財通精

相厚兼相內井安 的閣入次二第



相海田吉 的艦三第



相陸條東 的總理第

努力於新體制的風見法相

# 閣近衛 僚衛 伊內閣 閣

村田遜相兼鐵相

相文田橋 的名知而學理以



(左)相商林小與(右)相鐵兼相遜 的隔人而家業實以



# 祝日中經濟協同體完成

本行經售照相材料歐美快鏡遠近馳名有口皆碑零整批發價目克己。

## 千代洋行照相材料

總行 上海南京路一六六號

內  
外  
國  
各  
種  
照  
相  
材  
料  
小  
款  
大  
款  
皮  
質  
人  
造  
皮  
質  
各  
種  
膠  
卷  
各  
種  
快  
鏡  
各  
種  
軟  
片  
各  
種  
花  
牌  
各  
種  
照  
相  
機  
各  
種  
美  
術  
快  
鏡  
材  
料  
各  
種  
美  
術  
機  
械  
及  
影  
像  
機

## 上海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電話 各租界四六三三三 四六三二七 四六三二五  
福民分院 上海大西路美麗園 電話三三三〇〇

內地交易及船舶運輸

## S.K. 三光洋行

租界事務所 上海四川路三二〇號安利大樓電話二七七九七三三九六一  
虹口船舶處 上海百老匯路三〇〇號  
鎮江新河街六十五號 南京朱雀路一一九號  
蚌埠中正街三十二號 蕪湖下長街一五五號  
支店出張所 安慶國貨街二十八號 九江大中街二四八號  
漢口民權路樹德里三號

## 亞 株式東亞公司

仁丹總代理店 上海河南路三三九號 電話九二七三四零 九二二六六零

## 白木實業公司

一號出入賣場內外貨物小量販賣均極廉價  
華中隨一的近代式百貨店 蘇州百貨公司 蘇州北馬路  
上海唯一的高級吳服店 大丸吳服店 上海英租界一〇一

## 大丸洋行

上海英租界一〇一

## 株式松坂屋

上海營業所 南京營業所 蕪湖百貨公司 合同百貨公司

## 高島屋

上海出張店 上海北四川路八五八 南京出張店 南京中山路三四六  
一大公司 上海南京路商大樓二六號 電話中區三五三三

## 岡政

岡政百貨貿易公司 上海南京路商大樓二六號 電話一八九五〇零  
岡政北四川路賣店 上海北四川路一〇八三 電話四一〇三三三三三四六零  
岡政虹口卸部 上海北四川路商大樓 電話〇二二四九六零

苔岑詩壇

題寒季常先生對酒圖

湯爾和

烈婦殉夫子 一瞑不復視 夫子賢何人  
 寒七振奇士 識君三十年 世變何倏訖  
 芳草化蕭艾 長鑱刈椒芷 薛莖自零落  
 蘭桂紛其毀 美人感遲暮 憔悴溷燕市  
 不屑傲公卿 沉復紆青紫 交妃不可求  
 九天不可指 冉夕忽已老 酒杯常在几  
 毋徒醉形骸 直欲糟骨髓 劉伶亦止酒  
 荷鍤求速死 彭咸庶可追 靈均呼不起  
 芳菲薦天帝 世事長已矣 陳生故能手  
 抽毫寫此紙 酒缸高過頭 杯大倍於屨  
 所傳不在貌 其中有神理 題句付遺昨  
 悽愴不自己

庚辰新年病中有作

小川平吉 射山

改元即薨歲 幸得病小閒 伏禱皇運盛  
 遙拜海東山 一臥五十日 兩落死生間  
 關心西鄰事 形勢益險艱 物窮無不變  
 靜觀時運環 病臥彌二月 羈旅空吟呻 齡老衰又甚  
 瘦削安回春 彷徨生死境 尙剩舊精神  
 二豎竟迷去 扁鵲方術新 天意深莫測

未捨狂歌人

和聖蹟圖聯吟集八首

康同壁

玉書麟吐水精光 天命與歸作素王  
 師表魏々孕萬世 道宏一貫及遐方  
 遙聞碧落秦鈞天 大地騰歌育聖賢  
 東嶽降靈傳道統 胸羅萬象照山川  
 古訓嚴憎赤亂朱 沉兼五惡罪難逃  
 兩觀伏誅君子快 聖人褒貶與人殊  
 夾谷壇前却樂時 義嚴辭正肅威儀  
 齊君慚作翻施敬 衛國匡君在敢規  
 爲政從來自有筌 養民爲重富民先  
 禮教被敷輕賦歛 大同境界漸當前  
 斯文似喪何曾喪 聖道綿綿定久存  
 木鐸聲聞震寰宇 九天金玉世同尊  
 梁甫哀吟故國思 軌痕無着更安之  
 道大莫容千古嘆 潺湲涕泗至今悲  
 聖人當日氣如龍 濟世救民願未從  
 俯仰感懷天地宰 獲麟徒嘆道將窮  
 幽居 渡邊 彭湖畔  
 扶疏竹樹蔭吟帷 獨坐草堂多所思  
 白首論交孰知己 青燈爲伴有餘師

焚香時鈔蘇州句

語默不關塵世事

槐花榆夾綠陰初

蚯蚓候晴鳴古砌

觀心偶得禪機妙

微物營生猶有適

齋中春興

方 子易

桃李初開日漸長

閒增生草憐書帶

三徑不曾緣客掃

只因難接梁鴻案

感舊東竹雨散人

服部莊夫 空谷

賢相風流無復見

猶懷與子數尋約

綠野元知重劉白

梅花時節最惆悵

荻港訪二峰先生故墅

土屋久泰 竹雨

北走山容峻

南開海面平

此地最關情

停舟問篙子

瓊莊依絕壁

唯餘舊釣磯

撫景增惆悵

磨硯偶臨秦代碑

遺籀聊采故山芝

溜水成渠繞菜蔬

蠅蚋怕雨竄幽除

卽事任地詩思疎

樓邊吾復夢吾廬

香爐畫省目徜徉

靜院栽花得米囊

一春多半爲詩忙

不是家常飯不香

驪山春色爲誰哀

鼎坐論文同把杯

廬陵竟不負蘇梅

病裏題詩首重回

高人有境躡

雲留返照明

不見高樓士

猿浦水雲微

# 詩人

H·海塞作  
魯風譯

海外文學

2

唐詩人范芳吳，青年時代，關於詩學，什麼都稍微學了些，在這上，他更想再獲取完備，這種奇異的欲求，常使他惘然。他還是在故鄉的黃河之畔過着日子，當時，由他自己的希望，並且還得了慈愛他的兩親的助力，與某良家之女訂了婚約。不久就要來卜定那結婚的吉日。范芳吳，這年僅只二十歲，少年美貌，謙讓，知道鄭重的交際的禮節，學問亦是很好。並且不像是青年，他已經能作許多優秀的詩，知名於故鄉的文學界之間，他雖然不能說怎樣富有錢，可是，他承繼着沒有不足的財產。那些財產之外，更，可得到妻子從娘家帶來的錢，就更富裕了。在這之上，還有，新娘是非常貞淑的美女，這位青年的幸福，可以說什麼都不缺了。但是他仍是不能滿足。這就是，因為他的心，完全被那種想做完備詩人的名譽心所充滿了。

有一天傍晚，在大河裡放漁燈籠舉行着什麼祭典的時候，范芳吳一個人，步在面河的岸堤上。他凭着許多懸掛的一棵樹幹，望着那河面浮着許多懸掛的燈籠。並且看見男女和年青的女子們，乘着小船和筏子，互相行着佛禱，都像美艷的花朵似的，裹着華麗的衣服。他又聽見了那被照着的幽暗的流水聲，妓女的歌聲，琴聲，還有吹笛人的美妙的笛聲。而且，還看見了蒼黑之夜，像殿堂的圓頂似的浮在天空。他是寂寞的傍觀者，看見了所有的這些美麗的景物的時候，青年的心就激動了。他向對岸走去，不禁地希望着自己亦成了他們里的一個，在未婚妻，友人們的旁邊亦來賞樂。但他更想仍做一個純粹的傍觀者，寫出一首非常美好的詩句，他以極端憧憬的心情來熱望這夜之黑暗，水上的燈火，遊客的歡樂，再有那岸頭樹幹間靜的傍觀者的憧憬，都收在他的詩里。但他感到即或所有的祭典，與這地上所有的歡樂連接一起，他的心也決不能完

全愉快的。並且，他感到了，在人生的當中，他是孤獨者，或許亦可說是傍觀者，局外人。因此，在多數人之間，僅有他，才能把地上之美與局外人內心的希望，同時感到。他的心，僅是這樣的。但，他感到了這些事情，他感傷了。於是低着頭，思索着。他要把世界完全用詩來寫出，在那映像之中，把世界那個東西純化，永遠化，這希望能成功的時候，那就是給了他真正的幸福和深之滿足，他是這樣地想入了窮極。

當范芳吳差不多不能分別自己是在醒着還是在夢中，那時候，就聽見了沈靜的一種呼聲，在樹幹的旁邊，有一位不相識的老人，穿着紫色的袍子，臉上很傲氣的，在那里站着。他就起身，用相應於老人和貴人的酬酢來對老人行禮。但，那不認識的老人只微笑着，誦了二三句詩。在那詩句裏，有着現在青年所感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完全的，美麗的，而可以依着大詩人的規則來表現的。使那青年的心驚嘆而戰慄了。

「啊，您是誰？」他深之地鞠了躬說：「把我心中都能看得見，吟着比從我所有的先生那里聽來的更美的詩句的是您嗎？」

那不相識的老人，再度浮出了那達人似的微笑，說：「如果，你想成個詩人，那就上我那裏來。在西北的山中，這大河的水源地，有我的住處。我的名字就叫的語靈的師父。」

這樣說過，老人就走進樹的背陰裏，不久，就消失了踪影。范芳吳徒然地去尋求，然而總找不出他的足跡來；現在他整個剛才是由疲勞而起的夢景吧了。急之地，他走向小舟去，加入祭典裏。但，雖在歌聲和笛聲之間，他是不覺地，只能聽見那不相

識的老人的奇異的語靈，他的靈魂好像已與那老人一塊兒去了。這青年在祭典裏的人們之中，被搶去了留戀，失神似的，眼睛亦入了夢似地那樣坐着。

幾天之後，范芳吳的父親招齊了親戚知己，要決定他結婚的日子了。但，新郎是反對着說：「兒子對父親是應該服從的，但請求您允許我，如果我違反了的話。在詩上，我希望能成爲世上的秀才那樣。這熱望的程度，父親是知道的。現在，即或二三人友人都贊成我的詩，但我仍然是淺薄的，仍然是此道的初步者，這是我很明瞭的。因此我請求，再有一個短的期間，讓我單獨地，委身於我的研究裏。這就是說，我如果有了妻室，那一定要離開詩學更遠了。但，現在我尚年輕，沒有其他的累贅。所以希望再有一個短時間，爲詩學而獨居。在這詩學上，我希望着我的喜悅和名譽。」

這些話使父親很驚奇了。說：「這希求在你，恐怕比任何都重要那是不錯的。那麼就爲這希求使你的結婚延遲些也行。但，如果你與未婚妻之間起了什麼齟齬，願意與你的未婚妻和解，或者願意另聘別個女人，這我都能依你，一切要告訴我才好。」

但是，兒子立誓說對他未婚妻像以往那樣，並且永遠不變地愛着，他與她之間，永不曾反目的。同時，他讓父親說了那天一樣地知道了一位師父，如果能做這位師父的弟子。他就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了，他並且說那是他最渴望的事。

「好！」父親說。「那我就給你一年的期間。在這期內，耽於那恐怕是神贈你的那夢裏就好了。」

「但，亦許要二年。」范芳吳躊躇地說。誰能明確地知道結果如何呢？」

於是父親就讓他出去，悲傷地，這青年就給未婚妻寫了封信告別，於是就起身了。這樣，他終於找到了在那非常寂寞的

地方有着所竹蓋的小屋。在那小屋之前，他以先岸邊樹旁看見過的那個老人，坐在草墊上，彈着琵琶。當他看見青年畏懼似地走近來的時候，老人並不起來，並且，亦不致禮，僅之微笑着，用纖細的手指彈着絃。這種奇妙的絃音，就像銀色的雲塊流過空谷一樣，青年站住了，噤然無言。這一語靈的師父，把那小琵琶放在傍邊，進入小房裏去了，他驚愕地木在那裏，像一切都失了知覺。過些時候，范芳吳，畏懼地也隨着進去。以後，就與老人一起，像是作了僕役，又像是作了弟子似地留在那里。

過了一個月，他覺悟了以前所作的詩歌完全是卑俗的。於是那些詩歌都從他記憶中消失了。再過了幾個月，他在故鄉從先生們學來的詩歌亦由他記憶中抹去了。但師父跟他，差不多不說一句話，沈默中只教他彈着琵琶，一直地使這弟子的身心完全浸潤在音樂裏。有一次，范芳吳做了一首小詩。吟咏那秋空上兩隻鳥飛着飛的詩篇，在他是個快心之作。他沒有把那詩給師父看過；但有一天傍晚，離開小屋，他就吟着這詩，以爲師父已經聽見了，但是，師父一句話亦不說，只是低低地彈着琵琶。不久，天忽涼了，催着薄暮，颯起了一陣炎夏的勁風。在灰色的大空中，一雙青鸞，彷彿飛着，依戀地旋迴。這景色，比他的詩句是更美的，更完全的。他感傷了，默之地進了小屋，感到自己的無趣。就這樣，老人的態度什麼時候都是一樣的，一年過了，范芳吳把彈琵琶的事差不多完全學會了。但是，在詩學上，他覺得更艱難了，更高深了。

二年過了。青年爲了——家族的入們，故鄉，並且想會見他的未婚妻而激起了鄉愁，於是，他就請求師父允許他去。

師父微笑着，點頭道：「你是自由的。」那老人說：「上哪兒都可以，上你想去的地方去才好。而且，再到這裡來，或者不



果，都是他的日出  
這樣，他也就走了。他休息地走着，  
在一大早晨大受的時候，他到了故鄉大河  
的岸邊。眺望著遙遠的森林的故鄉的市  
街。他走到了父親的庭院裏，他走進去，還  
在睡著的他的父親的斷腿，由窗邊亦可聽  
到於是，他又落入了未婚妻家傍的果園。

# 詩人海塞底靈魂

紅 筆

日·海塞 (Hermann Hesse) 一八七七年生  
於南德德瓦地方加爾威 (Garmisch) 小村。現隱居在  
瑞士南端上羅湖諾湖畔。其間從沒有在大都市裡住過，  
所以也沒有過過文明唱合或分派的事。他自己以為自  
己是個人生的異端人，他所有的苦悶，寂寞，全交  
給了自然，交給自然去醫治它們。在德國與他重稱爲  
「雙重之」的陶馬斯曼 (Thomas Mann)，在「某」非  
政治的人氣感想一文裡，寫着：「他成爲我們思  
考與對歌的，是日我與世界。一個日我不是在社會裡  
扮演角色的，這話對於海塞，可以說是一個最切切的  
說明。」

海塞和陶馬斯曼一樣——同是具有日耳曼本質的詩  
人。由於寫自己的文字裡，寫了他底民族，以及  
於全人類。

日我的困難與對自然的感情。——這兩個是實通了  
海塞作品的上卷的「題」。一九〇四年以「青春情懷」  
(Jugend-Kontinuum) 爲首出世的報 (一一七號) 底  
詩集出版，就是以感情與浪漫的自然而開始的。不  
久，在詩集出版後，由於個人所體驗的強烈深刻的  
苦悶，更給予他後來對我問題的契機。在他底「漂泊  
的靈魂」(Knospe, 一九一五) 裡更推展了那一青春情  
懷的具體，至於極端，同時顯示了海塞自我的現  
實的知覺與文學的傾向。

海塞從前是曾在印度從事傳教的宣教師，他底  
困難，就寫下在印度的，並且他自身也到印度去過。  
也正是因此這些，精神論的思想，輪廓的觀念，在他  
心裏有非常實質的體驗。尤其是東洋式的無常觀以及對  
於主體的具體的體驗，構成了他底思想的特徵。在  
「漂泊的靈魂」裡面，便充分地表現着：他往。看見  
在高空飄蕩飛翔的鳥或蝶與雲彩，遠方夕雲上映照

發上了梨園，在那稍頭，望到未婚妻的屋  
子，看見她正在梳妝。這樣，現在用了自  
己的眼睛看到了所有的東西，與他曾在癡  
熱內所描畫的映像比起來，感到還是給日  
己加上個詩人的運命，是要好一些。因  
爲他知道了在現實中，努力去追求的真理  
與雅，都是宿在詩人的夢中的。於是他從

的光影就看見了世界中最美麗的東西。但這些至高至  
美的東西，在使他產生了愉快之情之外，更使他產生  
了悲哀與不安之感。脆弱的，移動的東西，在這裡正  
強烈地惹起了人底心性。因爲，他能感到的這世界中  
最美麗的東西，僅在曇花一現的瞬間，就如流星一樣地  
消失了；所以，人世永存，感覺那美好的友情，戀愛  
底不常。結果，他以為人世是孤獨的。人與植物花草  
一樣，花與花的結合，延續，不過是靠了無意的風傳  
送着花粉而已。觀與子之間，也不能有所謂靈魂的理

想下來，出了果園，越過馬路，過橋上故  
鄉的市街，又回到山中的隱居。風，一  
如平日的老如父，仍在小屋之前，坐在粗  
糙的草墊上，仰着琵琶。這次老人，吟了  
關於德意志的喜悅的兩句詩，算是迎接着他。  
由於這詩意的深遠和音韻的幽美，使海塞  
的眼睛，竟充滿淚水了。



解的。父親帶了子眼與悟性，也給不了靈魂。靈魂  
是個。的新的所有。他於感嘆的孤獨感的程度，由他  
在印度的旅途中的詩句可見。

夜，我願設在大海裡，  
無盡的流野，  
宿着蒼白的星。

在苦悶與孤獨——詩人的苦悶。住在下  
地獄之內這苦悶在已彈盡了琵琶，所  
以他死掉了。這樣，歲月就留在西風裏的  
塵埃那裏地消失了。其間有過兩次，他仍  
是沒有能聯想那新的思想。一次是：乘著  
一隻，像地逃出去。但還沒有跑到那山  
谷最後的拐彎的地方，夜風就把小屋門

我此時，休止了一切事，  
離開了，一切情愛，  
寂寞裡僅我獨自呼吸，  
沐着沈靜，寒涼的人手的光亮，  
大海裡，顛波着唯我自己。  
我底思維，不禁地向友好，  
我底眼，接觸了他們底，  
向我底友，我底好，隱起無言的問，  
「你仍苦白，苦嗎？」  
我底煩惱即是你底煩惱，  
我底死亡即是你底死亡？  
我底情愛，我底歡喜，  
你仍感到麼？」

海原沈靜無一言，  
僅用微笑回答我：不是！  
四圍再無應聲。  
——詩人海塞底孤獨心是這樣的。但他並非虛無主  
義者，也不是反道德家，這是由於他富有的人性情愛所  
致。他對：靈魂與靈魂隔離的深淵說：「人在這上每  
天架設着應急的愛底臨時的橋梁。——這樣才免去墮  
落的危險。這可見他在庸人的煩惱裡生發的聖境。同  
時這也就是他意志的人道主義了。」

在他多數的作品裡，主要的有：異端——Hermann  
Laucher (1901) · Unterm Rad (1905) · Gertrud  
(1910) · Knecht Ramecke (1914) · Demian (1919)  
Siddhartha (1922) · Der Steppenwolf (1927)  
Narziss und Goldmund (1930) 等。短篇集有——  
Diesen (1907) · Nachbar (1908) · Umwege  
(1912) · Fabelbuch (1935) · 贈集集有——  
Farnachtmgen, Bilderbuch, 及其他詩集雜誌等  
種。(梅子日·譯)

口的琴音吹過來了，那樂聲從他後面道來，他不能抵抗地，就被拉回去了。

他在庭前種了一棵小樹。在那旁邊，他的妻子站著。他的小孩子們把美酒與乳酪灑灑著這棵樹。——他從這夢中醒來的時候，月光正洒滿屋中。他心忤忤地起來了，他傍邊的教师還在睡著，那白髮，輕地吹動著。一時，對這老人的激烈憤懣的念頭，忽然襲入了他的心。把他生活弄成沒有邊際，欺騙了他的未來的就是這個老人，他這樣想著。就想把那老人掙擊，殺死。但，老人的眼睛睜開了，浮出了美而哀感的溫情，微笑了。那微笑就把弟子的殺意都奪去了。

「范芳與，忘了嗎？」老人低聲說。「你做你自己喜歡的事情，是自由的。回故鄉去亦好。種樹亦好，憎惡我，殺了我亦好。這些，一點兒，亦與我無干的。」  
「啊，怎麼我能憎惡您呢？」青年詩人很感動地喊着。「我，好像是完全憎惡那大空而已。」

以後，青年仍留著學琴。又學了笛。以後，由於師父的指導，才開始作詩。一見還不過是吟着簡索與縷索。可是由這，正像風吹水面起了波紋那樣，把聽者搖亂了的這種內秘的技能，都學得了。他吟咏那山頭躡躡的日出，影子似的，落入水底的魚之無盡的疾走；以及，戲在春風裡的青柳的飄搖。這樣，聽到了這詩的時候，不單是把日出，魚泳，柳搖——在一瞬間，就像在大空與宇宙裏奏起了完全的青樂的諧調。聽者無論誰，在這時，都會由自己的愛憎，感到了喜悲。童子想到遊戲，青年想到愛人，老人想到死。

# 奇妙的故事

在世間依舊包在和平的空氣裏的時候，在福勞耶爾的小巷中，住着一位名茲古拉的年青的男人。雖然不時地與我們擦肩而過，但連他底相貌我都沒有記憶清楚，是這樣的一個極其平凡的男人。

范芳與幾年間，跟這大河水源的師父在一起，把留在這裏的事早就忘去了。壓々覺得完全像是昨天的傍晚，初進這山谷，老人以慈樂來迎接的那情景。並且，有的時候他感到在他的後面，所有的時代都打倒了，影形都消亡了。

一個早晨，他一個人在那小屋裏睡醒之後。到處再搜尋，呼喚不出，師父的影子。又一夜之間，像是突然的秋來了一樣。狂風搖搖的小屋，越過了山脊，而且連了時序，許多候鳥都飛走了。

於是，范芳與攜着琵琶，下山回到故鄉的土地。他看見了許多人，他們都用着對老人和貴人相應的禮貌，來對他致禮。並且，他來到這故鄉的時候，父親，未婚妻，親戚們，都已故去了。在那些庭園裏，已纏住了別人。但是，那晚上，在大河上又舉行了流放燈籠的祭典。詩人范芳與在側岸的暗處，凭着一棵老樹立著。他開始彈着琵琶，女人們嘆息着，陶然的亦顯出了驚然的煩惱。並且，青年的男子們，向着琵琶的彈處叫着，但是不能看見他在哪裏。這亦是，因為在他們之間，誰亦沒有聽見過這種琵琶之音的原故。但是，范芳與微笑着。他看着那浮着很多灯火映像的河中。於是，他，好像不能區別實際的東西與映像似的：現在的祭典，與他年青時站在這兒聽過那不相識的老人的琵琶的，那年祭典的不同，在他自己的心魂之中，是看不出來了。

譯者：這篇東洋的詩情，可以看作詩人海塞由於母國離來的而統一端所寫，也可以說是他旅行印時的一種所感吧。(七，卅)。

# H. 海塞作 梅 娘譯

那位男人決不是無能，但也沒有什麼特別出眾的地方，因為愛惜金錢與享樂，在平常的交際中，時有欺人的事，但他自己是並不自覺的；極其卑怯，但在禮儀禮儀的禮儀上又有可人處。是一位人間中的人而

已。他很愛自己，以為自己是位不得了的人物，雖然實際和一般人相同也不過一個人樣子就是了。在他自己的想像中，雖然不說，他是把自己底運命看作世界的核心的。因此，不承認自己就是世界的核心的事在他是不可能的。即或有一個時候他底美麗的幻想被撞破了，但那在他也不過是一時的，立刻就會忘却的事。所謂內省什麼的這些事情，對他無緣。一旦自己底人生觀與現實衝突的時候，也不過是顯着不高興的臉色閉會眼睛就是了。

在他底身體內，有兩個相反的性格深地存在着。他一方面對自己無限的尊敬，另一方面對學問又有無限的敬信之心。這原來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可是他並沒有感到這種矛盾，假如要是問他學問究竟是什麼呢，他也說不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來，大體也不過是能分出來什麼是統計學和什麼是細菌學而已。若是被逼問得窮了的時候，他就說到國家對於研究學問支出了多少經費，給與了多大的尊敬上面去。如果要特別提出他所最尊重的事，那就是他的研究，這是因為父親是死於胃病的，所以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再有長足的進步而不再死於胃病。

對自己的裝飾，也許由於他底神經質，常是打扮得與自己底身份不相稱，彷彿是儘可能地盡用些被人看作非實用的東西。他是打算使他底裝束合於一年之中的流行型的，所以對於追隨着每一個季節，和每一個月流行的樣式——這也許是他所作不來的——的人，他說那是學人，他是聽着着的。因為重個人間所認為的一切的高尚的東西，所以同輩之間，在公共場所裏，他大言不慚地談論着貴族的言論和國家的稅金什麼的，如果本人不在場，問或也夾雜着些關於上司的壞話。但一到他底貯金一文不名的時候，他又很地地擦起社會主義的口吻來。

關於他說多了也是贅言，總之他是用不着非難的，有好性情的，愛與人交往的，若是惜々地死了又彷彿怪可惜似的這樣一個人。

他底生涯以一種非常迅速而且完全不可思議的結果而結束，這結束於他底種々素質與他底種々有實現可能的希望正是相反的。

這位先生搬到我們那一條街上不久，他計劃快活地過一個星期日，但因為計劃無從作起，因此一直不能決定，又因為哪個協會也沒有加入，也許因這結果，便造成了不幸的基礎。在人間，孤獨這件事實在不能說是什麼好事的。他最後決定了不借他力地去看光市內名勝，在種々の調查之後，決定了到歷史博物館和動物園去，這因為星期日的午前博物館不收入門費，午後動物園是半價的原故。

挺起了穿着新定作得了的洋服，他走向博物館去，手裏拿了一根華麗的方型的漆着紅色的手杖，手杖的銀的把手使他瞧去是這樣的風采不俗。可是，不巧，手杖被門衛給收存了去。

在有很高的天井的博物館的大廳中，陳列着種々物品，於是，這位虔誠的來訪者的心一邊默々地以目前所有的物品來立證着學問的偉大，一邊也顯示出他底高雅的虛心的美德，不自禁地生出了稱贊的意念，感於此，他向遇見的每一個人說了下面那樣的話：「這像是埃及的藝術品，大概是首飾，製作期是從紀元前四千年到五百年之間的。」

第二間屋子裏，陳列着玻璃製的櫃子，在一個閃着奇異的光亮的櫃子之前，他停了脚步整理了衣服，鬚子，以及褲縫，又拉正了領帶。然後，滿足地吐了一口長氣，重新進行着，為感嘆於北巴伐利亞的古時木彫師的作品，嘴裏叨咕着「真有個樣子呀！」的話。而且每一點鐘的時候，都來看一下鑲着美奴愛特(法古典舞)的象牙人像的座鐘。不久，倦意了似地打了個哈欠，慢條斯理地拿出懷表來看着，這勿說正是正像是給別人看的倒更對。因為那隻表是死於胃病的父親遺留的可尊貴的紀念品，是金製的高價的東西。

不巧，距離吃中飯還有相當的時間，於是走進次一個大廳中去，那兒陳列着有趣



# 本刊第一期個人漫畫展讀者推選結果發表

本刊為第一期個人漫畫展(自通卷第二十五號至第四十號共刊十六次，十六人作品)徵集推選，截至收件日止，共收得應徵來件七萬五千三百三十三件(每件推選三人)。由之推選出之優秀者第一、二、三、三名如下：

第一名 譚沫子

得推票數 三二六〇一票

第二名 王金鍊

得推票數 二七〇一票

第三名 呂風

得推票數 二〇八三一票

(第三名下不備)

又選中第一名之推選者三一六〇一票，經抽籤抽出百人如下：

選中第一名之推選者百名(啟稿略)  
(中國)：徐致、岳巖、胡錫維、劉昭晴、劉淑貞、張丹沈、徐東圃、殷仲英、胡曉暉、賈亞菲、林劍虹、王昭本、孟德麟、馬素衡、郭敬甫、周振亞、吳慶生、張國材、李慶隆、李慶文、呂福玉、那世傑、翁允明、趙德恩、關公展、王不辰、鄭智勇、姚立三、張文章、張新、沈和榮、趙祥遊、趙建方、張泰同、胡文通、沈雲漢、蔣曉、趙興舜。  
(南洋)：楊自愚、劉明言、李自厚、徐清海、陳久餘、魏冠平、張克復、范佩天、王春池、雷玉文、唐連慶、宗光壽、陳慶濤、王之敏、唐毅風、薛臨、張耀賓、梁世紀、愚、田永信、張鳳蘭、郭興高、謝文林、楊春利、宋健、黃圭亞、陳龍龍。



## 新人的新技

華每第一期「個人漫畫展」，選擇了南北十六人的作品，在紙面次第展覽完了。這次一個「展」出品的人數不甚多，未能

將所有的漫畫作家都網羅在內；而且這十六位參加者所在的地域也不是怎樣的寬闊，好像藉了「個展」很難於窺見現代中國漫畫界的全貌；但實際由這少數人的身上，却足以具體的展示了現代漫畫環境的大半面。這該是識者不否認的。

在已往都留下一些相當的成績；有的却很生疏。而以獨異的風貌，突然出現在了人們眼前的，亦正是這幾個不熟識的人。論到技巧，在「個展」的全出品裏，除極少數的一二人外，本都能達到水準。而這般新人的新風格被發掘，却不能不認爲是這次「個展」最大的收穫。

張遠(一發表次序，下同)便是這般新人裏最不能輕視和忽略的一人。他那別具一格的畫風，極可令人注目。強力的構圖，機警的表現，每一線條，俱是經過慎密審慎的設計，不但構成完整協和的畫面；而表裏的方法尤爲睿智新穎。在機械化的構圖中，充滿着內燃的活力。在這點上，是正可看出作者在未落筆前，是經如何精心的思考，而安排他的題材；使構造出一幅奇巧的建築。這建築，是直綫多於曲綫，直角多於圓角，因此有立體的感與圖案案的意味，呈現着一種奇拔雄渾的力。畫面

却不因機械的構出而陷於呆板；絲毫不加變化的線條，却也不缺少動盪的韻律。對於漫畫的技巧，作者企圖開拓新的途徑，是得到了成功。所展覽的幾幅，都能一貫的維持着他那個人的而又奇特的風格。由此亦可斷定，作者的成功，亦並非一蹴即能達到了的。至少是經歷了若干艱苦磨練的時間。僅此一點，即較那些略能畫得一個畫形便急於求發表問世的人，強勝得多了。

這次徵求讀者「推選」，得到了如右發表的結果：獲得將近全部之半數推選者的第一名，在「個展」出刊次序中是最後的；第二、第三兩名，又同是本刊連載中長篇小說的插圖者。於此，讀者推選時，推選的程度與意識，是值得我們吟味的。這勿寧說是一個富有興味的結果，雖然也許全然不能使辦家滿足。

以上依本刊徵求推選啓事規定應酬贈賞選者三人之畫具各一組，及應酬贈選中第一名之推選者百名之「華文大阪每日愛讀者紀念煙盒」各一隻，均於八月初旬由郵寄送。

型的」，及一壁上畫鳥龜達到警戒的功  
效——等作，在可笑的畫面下，對於平凡的生活，下了批評。

不過，作者的觀察是單純的，所把握的對象不免稍受限制。如能更進一步，擴張視野，對於人生社會加以廣大的注意，由各別的角度來觀察一切，經那奇特的腕力而表現出來，則必將更有愈高的成就。因為作者的前程遠大，而我們所期待於作者的也極爲殷切；這也可以說是求全的奢望吧。其次，對於一二過於粗巨的輪廓黑線，也希望作者能略加以改進，因爲那過於沈重的粗墨線，有時會給與觀者一種極爲嚴酷的感覺。這固然是作者的力的發揮，然而，請不要忽略了最高度的熱會變爲酸醜，所以過分熱熾有時反會消滅了那熱的程度。作者的作風和趣味，是與美國現代流行的漫畫家蘇格勞氏（O. Sargent）有異常共通之點。不過蘇氏是圓味的，作者方味的。在官覺的容受上，趣味總較方的感覺易於接近。如果作者能稍微調和一下，豈不更可增加不少畫面美的效果。然而這建議却並非要求作者放棄那方味，因爲那方味正是獨特風格的所在；亦不是要作者去學蘇格勞氏，因爲成爲一個偉大藝術家的最基本的條件是獨自的存在，不是模倣；而且這更不是在暗示圓味的勝過方味的，方圓本各有所長。不過作者若能將那些過粗的線條稍細細一些，也無非是在嚴厲中放進一些溫暖，對於觀者的感覺上摻入一些柔美的情感，使作品更能獲得大量的愛好而已。

### 抒情的詩畫

此次個展在技巧上的成功，張璋而外，便不能不推舉呂風（二）。前者所表現的是諷刺，而後者却是抒情的。作品精緻細潔，在安詳靜穆而素樸的畫面上，易於能引起看的人生出詩趣。作者的手法，是鎔和了東西洋的繪畫法，構圖和筆致都是西洋的，而意境却完全是東方的。六幅唐人詩畫意，堪稱刻心鑠骨，精意的製作。勻整的格調，帶了極端的裝飾風，以近於圖案的做法構出畫面，頗似西洋嵌鑲彩色玻璃的味道。而

美的感覺，便是引自這種極爲適當的融洽裏。然而，這裏却沒有愉快，有的，是一脈憂鬱的情緒，貫流在各幅的畫底。但因此，也纔能完全的傳出詩句裏苦吟的意味。「下馬飲君酒——一詩的構圖，清淨無塵，使人頓生世外之感。「落帆逗煙鎖」的華州扁舟，帆影飄蕩，不待畫中人客遠而有鄉思；即觀者稍一體味，便也不禁要生出許多懷舊的念頭。「鵲鳴寒桑林」一幅，尤能傳出詩中的含蓄，齊天秋樹，關寒蕭瑟，雖未積極的指出及時行樂的正面，言外之意，却已將世態無常的觀念烘托出來了。在「個展」中抒情的作品很多，而能以技巧和意境兩方俱勝的，也似僅有作者一人。

「路」的插圖純以西洋畫的描繪法，構出極爲有力的畫面。所有各幅都能臻於佳作。這不但說明了作者是具有繪畫技術的基礎；亦正可顯示了作者才能的另一面。其次抒情的作家是王金鍊（三）。以乾枯的筆致，和簡略的勾勒，傳出其中所含蘊藉的複雜的情緒。筆觸似學李璣子愷，祇是輪廓線條沒有豐氏的明快和清晰；隱約的情致却是像極了日本的漫畫家池部鈞氏的作品。所以，若將呂風的作品略比做最空的明爽；那末，王氏的作品便似晚霧的迷漫。「過盡千帆皆不是」一幅，畫面的美，淒涼的情緒，都能融成一體，而給人一種渾然的感覺。這番特長，作者更應用在繪畫裏。在「大地的波動」的插圖，抒情的成分特別濃厚，而內容的表現與構成情調亦極爲調和。溫柔的感覺，雍和的詩意，都泛溢於畫面來。這種情操，作者把握得很牢固，在各幅裏，都能變換着手法使她出現。若將作者的漫畫和插圖對照着比較，似乎覺得在插圖上尤能發揮作者那優異而豐麗的筆風。本來，漫畫和插圖的基礎雖同是建立在繪畫上，但兩者最終的目的不同，故性質上發生差異；而表現的方法亦因之不能盡同。漫畫的功用在於諷刺，是人生社會解剖的刀；而插圖不僅是文章的裝飾，乃是要讀者更易于瞭解作品內容的一座橋樑。作者在插圖裏，對於這般效用，已能做到了相當的程

度；所以，作者插圖方面較之漫畫是可以有更長遠的大路。

畫面亦是微帶有裝飾風的抒情作品，還有季風（四）。這人的作品很接近呂風。不過畫幅的構出，沒有那般的緊湊；但卻也能在疎淡中顯出楚楚的風致。六幅作品都是關於女性的。而所抒寫的又都是知識婦女日常感觸。這些感觸雖不大，是些細微的事件所引起輕輕的喟歎，和一些小小的感傷。作者極能把握住這些神韻未稍的小波動，將這情感毫無遺憾的再現出來。至於侯少君（五）的唐詩漫畫，該屬於古人詩句體意的另一方面，因爲他與前三人俱不同。他不是爲了抒情；却是爲了諷刺。將現代的事實影射在古老的詩篇裡，希圖在舊詩上放入新的解釋。用意固佳，措詞所表現的內容，不復多限於情愛的糾葛；而且象徵的手腕也有許多不能令人滿意；畫面的構成總似缺乏一些調理。如「綠葉成陰」一幅，題意表現得甚爲晦澀，一男一女平均的分佔了畫幅，就是先去看清了畫題，再來十分注意的對了畫面，却怎也捉摸不出原詩句所涵容的良機已失而生的無限與莫可奈何的懊悔。其中一王謝堂前燕——作却委實能傳出淪落到出賣靈魂肉體的女子的可哀的家世。圖面構成亦佳。又「共同展」中的「家小」從那抱了孩子而踰行去的丈夫背影看去，便可看出人生無限的苦勞意味。

### 人生小景的反映

漫畫主要的功用，就是在於洞察人生，刻畫世態，揭發隱微，呈露現實。這次「個展」出品中，批評人生的作品不在少數。沒有時事漫畫，想是因爲要避去時效的緣故，所以不能使固然斷定這些作者對於時事漫畫都沒有興味。不過，這許多諷刺人生的作品，却很少是以整個的社會習俗爲對象，大都是反映出人生小景。至於對於各部分的人生社會的透視，亦還都能達到相當的深度。屬於此類的作者較多，而內容

技巧比較優秀者，則當推陳固，譚沫子，張仲人，楊謙，陌人諸人。

陳固（十）早就以連續漫畫「王二姐」被人們熟知的了。「王二姐」係以簡明的筆鉤繪繁雜的事實。也許因爲缺少一些深刻的力，筆意情趣常是浮在畫的表面上。作者所創造的典型人物，雖在美觀上有些欠缺；但那特異的個性，却能在美觀無遺的表現出來了。在「個展」中，作者的作風，是又用另一種姿態而出現的。「花好」；「月圓」二人壽，都有新穎的表象法，雖然這已是被別人用得慣熟了的材料。而諷刺亦甚得體，在幸福做給窮人看的糖衣下，正是隱含多少酸辛。其他如車夫得獎報告主人，主人却以爲是賤條，避之唯恐不及。不禁令人苦笑。通過作者所有的作品，其中都有着一些枯淡的情調。「個展」出品，着筆的技術雖然改變；但那種枯淡味却未曾抹掉了去。所以作者正和王金鍊相反，漫畫勝過插圖。在「亂世鴛鴦」裏所作的插圖，不免要有些薄弱之感。此點，固由於各個作者本身所具有不同的風格所決定。然而，對於作者，却總是感覺缺少能成爲插圖的那一種魅力。這不是污蔑作者，作者在漫畫一方面却可以得到成功的。

譚沫子（十一）在漫畫壇上已有相當地位的人了。憑了過去的經驗和努力，在筆致和設計上都有驚人的成績，畫材配得得巧妙，技巧也臻於嫺熟的地步。一生之步驟，哭來哭去和「從生到老」都有新的設想和表現。還有「共同展」中「內掌櫃與小徒弟之間的東西」一幅，用氣筒說明了那小徒弟可憐的地位，不過是內掌櫃的一幅漏盆的工具。這些，顯示主題的手段，都極巧妙。不過作者的成績不甚均衡，有一些幅的表象法便失之於平俗。如「一切都看在我的面上」錢幣擬人化的自語，與「死而無怨」及「共同展」中的「我無憂矣」將醉酒，婦人，財寶一齊裝滿大老官的腦子等作的表現的方法却不能不認爲稍薄弱。這並非過於苛求，在作者實有能超越此種缺陷的才能。尙有，作者和其他數位相同都還未能完全拋棄寫實

描繪的手法，所以作品多柔性的感覺，而畫中人物的性格便也難於成爲明顯發辣。以致畫題缺少尖銳的諷刺與輕快犀利。原稿也許是數色彩的，印刷出來的綉點陰影，反成爲損害畫面明確的贅累。

**張仲人**(十二)以純熟老練的筆法，描出北京低級社會裏諸般生相。面部苦澀的表情，正可窺見個中人所背負的生活陰暗。「黃夫」清宵尋夢，還爲狗推足先得。這裏沒有誇張，沒有做作，祇是扣緊題材，如實的錄下這般人的生活狀態。

**楊棟**(七)熟練的使用西洋風的技法，作品主題多有遊戲意味。因之，滑稽的意想甚爲濃厚。想法亦多輕俏：玻璃杯作床的高脚防臭蟲，舊拖鞋作雙槳，破女帽作燈罩，都是作者想像力豐饒的表現。

**陌人**(十五)這又是一個追摹豐子愷的人，筆情意趣，都學得很像，而「閱報」一幅，如放在豐氏的作品中，確亦令人難於分辨出來。「個展」六幅作品，都能在漂浮着抒情的畫面上透出人生的滋味。「家」的落魄，說是人滿了」的失望，和「父與母與子」的彷徨，俱能委細的傳示給看了的人。

除上述諸人之外；爲人生寫照的作者，尙有以下數人。立意雖多有可取；但與表現的技術，常不能相配調，致失去均衡的發展。其中如**張振仕**(八)的技術非不圓熟；惟因其熟，便也陷於極度的平庸，不能建立起獨立的風格，祇是感覺着有一些輕浮。望塵莫及。二一人得道，九族昇天」雖然諷刺得很好，因爲缺少這種獨立健全的作風，所以便沒有力，僅是一片浮在面上的影子。不能深入，冷諷熱嘲的辣味便不够。而且，表露的方法，多是訴諸直覺，畫面構成亦有時失之於平板。

**秦啟風**(十三)便與張氏相反，風格已漸可形成個人的了，畫面的構出亦有的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機。祇是所採擇的題材，有因追求滑稽趣味而反失掉興趣的作品；因爲那趣味不能喚起人的同感。如人力車夫改業爲鞋店店員，竟以女顧客的兩腿當作車把手之類的作品，與其說是幽默；勿寧

說是近於惡趣。自然，我們不能完全抹殺漫畫裏應有的趣味與娛樂的成分。但這種成分却並不是漫畫本質的全部，這僅是一種表現的手段。漫畫的本質是要在嘲笑滑稽的外衣裏，包裹對於人生嚴肅的批評。如坐汽車出城買菜，窮畫家的展覽會等作，却又不免過於平淡。小姐對於四個有吻痕的青年加以選擇的一幅，雖是這類的題材早經別人用過，但這幅的構圖，却極爲輕俏可愛。

**姚紅**(六)的幾幅作品，是以紅色的事件做心軸，輕鬆的畫面而以輕鬆的筆致表出。「紅色的危險」一幅，聯想的表象，極爲清雋。

**胡琳**(十四)的作品，設想還好，惟技術却尙不能認爲達到成熟。沒有凝固的筆法。「個展」出品便有兩種不同的調子。題材的表現，亦有時不能離了畫面直接的表出，必須賴有標題文字的帮助，纔能達到作者所欲表白的效果。而且有一部分，是屬於兒童的。其次，作者畫面的構出還缺少一些統一和美的感覺。漫畫固然不必似繪圖般的追求美；然而，也不能全部忽視了畫面上應該給與觀者的神經上的，一種合於常識而有美的成分的反應。因爲有此，是更可以增加人們對那作品的接近。

**漫畫與挑撥**

**的色情**

近來，漫畫壇上有一種流行的風氣，便是民間情歌的製作。個展「中亦選入兩家。這類作品本具有極爲濃郁的興味；不過這種興味常是流動的，很難維持着恰到好處，稍一不慎，便會流入於卑俗。而**寶宗塗**(五)却始終能保持着清秀的風趣，技巧亦極爲成熟，構圖的思考，與線條筆觸，都有個人獨異的作風。在所有的這類民歌描繪的畫家中，實不能不推許爲最傑出的人材。作者的筆鋒最初與張振字是同時出發的，就連採用民間情歌的題材，也是一樣。(張氏曾在「上海漫畫」，「時代漫畫」上，都發表過不少這類的作品。)不過作者具有張氏

優點，而無張氏的板滯，和那些歪曲畫面形象不調和的支出點；而形成極爲圓融的畫幅。畫題的敷設，放達的筆姿，在那純樸的畫面，都顯示出不少的優異。質朴無華，正能傳出民間的風味。在他筆下的女性，那副鄉村嬌憨的面龐，確實增加許多的愛嬌。個展「出品，都是加意求精的製

**照相印感**

亞 嵐

我從不喜歡照相，理由很多。照相館不拿我當楊子，這是很多理由中的一個；還有，爸爸死的時候，是求人追的「喜容」，這似乎足證有遺傳性。別的就暫且不必提了。但，我却照了，而且寫着「印感」。

拾頭，月份牌上寫着七七，我像抓住了點甚麼似的，像塊鐵，又像團棉花，是那膠輾中硬的勁兒，在心口窩裡橫着。靈機一動，「印感」來了，我開始寫下去。

那正是大砲响連天的時候，恐怖要了爸爸的命，同時也要了我的好看，我不能在那膠吊兒郎當的，得打正經主意。生活像全身脫了骨頭節，鬆洩而沒了力量。

說正經的——是正經的，我作甚麼去呢？我沒法答覆自己，大概只有尋死用不滾別人幫忙與介紹，其餘都得仰仗親的熱的不可。沒主兒的孤魂，搶一「解食」都得然後，不用說活着搶飯碗。

我後悔，吃後悔藥兒的都不大有出息，可誰關的住我沒出息呢！後悔當初不老老寬々學醫，把第一次照的相片貼在一張紙上去到後防，回來，甚麼都完了，連個寶野兒的本事都沒了。只得勉々強々的挑個老醫，那第二次照出的相片，便在這時掖在兜裡，起初還很神氣，以爲大小總是個官兒，過後，我看透了，作官兒這行也沒我。我是只能作



品，便可證實了這個意見。

作者以長久的時期，純然是發表這類類型的作品。這點，我們對於才能本屬上乘的作者，不禁懷疑，為何總要牢牢守住這狹小的境地；也不禁深深的為作者的才能，局限在一個圈子裏，而不能使自己的才能更有向外的發展。難道除了情歌，便沒有旁的題材可置；而那模樣嬌好的姑娘，也都止於這些偷情的人兒嗎？目前觀衆的讚揚，固不一定就是真實的評價，而時間却常是一個殘酷的最後的批評者。

楊芳(十一)的出品也是民間情歌。在畫意和技術上都不及張宗淦遠甚。十足表現了挑撥色情的意味。筆觸和畫面的構成，亦甚庸俗，像極了描繪社會花架的畫報。近來不少的報紙刊物都喜歡登載這一類的作品，所以許多漫畫家的眼睛也都在這上面光亮起來。於是，你也畫，我也畫，甚至「掛技兒」「白雪遺音」都有人在畫了。果是以藝術和抒情的觀點出發，亦未



隨文壇

北京的文學界

A·B

戰爭，自然也把中國的文學劃了一個新階段。  
戰地還有沒有文學，還不要文學，我們都不知道，至少我是不知道。  
北京是中國文化中心，戰前戰後這是公認的，那們要言文學，想來，也只有談北京了。

戰後北京仍然有文學這件東西，中國人是個好文字，好說話的民族，所以，有人說，有中國就有文學，即或沒有了中國還會有中國文學，這話值得留神對證。  
以前，我們是「差不多」文學，那時的詩文好像都照着一個「公式」下來的，它們的感召力怎樣，那是應當去問那些文學

可加以厚非；祇是多數人都將畫材的表現，比原歌還多帶有挑撥的意味。因此，也愈將畫意和構圖陷於卑劣不堪的地步。這正是現漫畫可憐而又可哀的現象。這責任雖然亦不能盡歸諸作者，但漫畫家爲了迎合人們的心理，製作便都趨向這裏，遂使漫畫成了畸形的發展。過分強調繪有關色情的作品，幾乎成了色情的題材代表了漫畫的全體。看一看今日幾個通俗刊物的漫畫欄，其中所選刊的作品，便可說明了這般的趨勢。人們似乎是忘記了時代，忘記了這個時代應該留下多少有價值的作品。祇是跟定人家的腳跟，往牛角角鑽去。情歌的題材，不但有日子可以畫窮，何況好多早已失去了時代性；而讀者的興味，也不見得永遠停留在這低級的階段上而不進步。若果有一天翻案改換了胃口，便將完全唾棄了這類「眼睛吃的冰淇淋」式色情作品。

——有於天津——(完)

批評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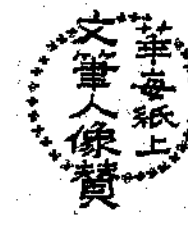
近三年裡，好像也是「差不多」文學，那個「差不多」是「幹，幹，幹」的氣味，這個「差不多」也不乏「建設，建設，建設」的氣味，記得在兩個雜誌上說過，現在是由寫實主義到象徵主義了，我素不知主義，可也覺得這話很有道理。  
我向不會批評，那們只有由我直覺的官能所得，來談北京這兩三年的情形吧。  
文學上第一個出版物自然要推「朔風」，因爲它的名字叫什麼「風」，封皮上又印幾句聖哲名言，所以給人最初的印象都覺得一定是來承襲林大師(語堂)的衣鉢的，其實內容呢，並不崇奉拜爾伯納，冀中郎等，多半都有點「苦雨」，「苦茶」的味兒，文字說是秀水清麗，可是讀完了也就完了，有人把它比成一杯白水，但這水不是解渴的水，那些東西很少是能在人腦子裡存在一個或兩個鐘頭的，公正一點的人放下那書時也許說「不錯」，「不錯」以後就完了。

「朔風」執筆人可以說都是有點修養的，不

個盡職的「書獃子」。然而，書，能幫我甚麼呢？真正硬整出身的畢業證書，我就沒看起牠(那上面至今也沒貼相片)，好在牠也沒出頭露面替我効過力。思量唯有讀書高——我沒這麼思想過，可在不知不覺中被牠拿了去。……打住吧，儘自後悔，無異犯牢騷，雖然我是想起頭兩次的照像來。好吧！現在就讓我這獨木船在人海裡漂去，自要不叫浪頭打沈了底，總能漂到邊兒上。  
一時常常不醉，日久樂閉身。這是我遊蕩些日以後，而用以遣性述懷的詩句，這態度頗令些一我的朋友一說我有氣節，「有氣節」不是壞話，我自然不便否認，更無須索隱他們的意向所指。倒是那些愛莫能助的同情，我聽着真怕的慌。  
不管是一「愁醉」是一「樂閉」吧，洋琴是一勁的響高兒，我不能老遊蕩着看海景了，多少得抽身岸；我揪住一根細細的海草，雖不能拿牠撐船，可能借牠點勁別叫船再漂下去，我爲了「稿」。

我寫稿的本心，這樣說來也極可憐了。能否換洋琴我真不敢希望。至於裝文人，我更沒那麼合計過，我深知歷史上文人的沒落，比甚麼兒的人多，雖然我並沒有統計過，但爲這個我總有些戒心。前面說過我的生活像全身脫了骨頭節，在這一時半會兒找不到接骨匠，那就想主意自己先撿一樣，沒力量，自然，那是因爲怕接骨了。至於收功不易，那就由牠去。  
够了，搬首古人的詩煞住吧，這古人是誰？我不願意說，我願意說這詩是我的，因爲裡頭沒有一個字說得不像我。  
「酒味醜人睡味濃，午時高枕到昏鐘，經句不見西窗日，世上應無孀似儂。」

——有於天津——(完)



過都是些滿清人，恪守着文字獄的法律，本來我們幾千年的祖先都是順從，涵養，和善的性格，這是很難得的，說話掉了腦袋怎麼辦呢？只有把愁苦移在聽雨，落花，看月亮上來了。  
也許是愛之愈深，責之愈切，這些人在這時候能敢藉山，海，月，花來談自己的心是悲感的已經算難能可貴了，悲感本來不也是不應當的嗎？  
以往用「差不多」公式寫的「傳單文學」是不被人喜愛的，但，一篇文學總要「言之有物」才好，裡邊只堆些文學術語而連自己也不懂的作品，不管什麼時代吧，總是一種無味的浪費，自然我不敢希望有幾本小說，幾齣戲，幾首詩就能去抵擋別人的什麼。

以後，「朔風」的「建設」氣味是與論文一起捲進去的。但同時，那就連滾滾味味的文學都沒有了，大概一般撰稿家只注意到一千字幾塊錢了。  
有一部分「朔風」的人，後來散見於「沙漢畫報」，「輔仁文苑」，「晨報副刊」

上，文章總還是那些田園氣味的小品，和許多讀者生活上的悲怨還是隔得遠遠的。(在這裡我們更可以看出「建設」氣味與田園氣味是多麼不能投合的兩種東西)。  
「輔仁文苑」是輔仁大學學生主辦的刊物，田園氣味仍是紳士氣味裡走了出來，好像還有點「洋紳父」的模樣，那樣東西從「天堂」裡走了出來，它能給今日的一般中國人一些什麼呢？  
帶着「建設」氣味產生出來的兩個刊物，是「中國文藝」與「中國公論」。  
在北京招牌最大的是「中國文藝」，在一般的批評上是一「太樸」，好像自己沒有一個尺度和範圍，所以弄的像個雜技場，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大冊，但內容的分量每紙的分量是不稱的，甚至有些東西，並不能說是什麼「文藝」，也難認爲跟現在的「中國」有什麼關係。  
「中國公論」在政論以外，有些文學作品挾在裡頭，因爲文學居了「陪襯」地位，往往受漠視。文學的理論，那文學的生命是若纖若斷的。

其次，還有一部分，本來不低得說的，就是所謂「胡鬧派」的「胡鬧文學」。事變以後，這是最活躍的。某報的「天地明期」，（現已更改了面目），某畫刊的「青春文藝」，（一度停刊，現又續發），它們實在開了不少先例。中國這些年的文學雖然我們總認爲是幼稚吧，也沒出過那們些怪事，真是「阿諛，迂腐，誇狂，淫逸」。

### 論文場上的筆戰

季文湘

這里應該更顯明的提示出來：此之所謂筆戰者，是不演至以眼，手或口爲輔助者，否則，便是小人的行徑——文場上所不取的。

然則，且論文場上的筆戰罷。  
文學是有其真理存在的（近來已經以流

### 滿洲文壇後感(上)

季 瘋

前此對滿洲文壇所感猶有未盡之意；繼而出之，是爲後感。

倘如真的我們念起那位浪漫詩人李白的話：「人生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和相信了太戈爾「人生是遊戲」之言，則我們一切的言語與行爲都可以廢然而止了。無聊，無聊，當然一切都無聊，我一拿起筆來就想起「無聊」這兩個字的斧鉞！

幾個月來（僅僅是幾個月來），寫點被人認作「批評」的文字，就觸犯作家的尊嚴，又揉傷了友人的心盤，我不知怎樣去解釋好——我這「無聊」！

一個朋友的贈言，就是「你所指摘的，業已被人指摘過了。你那種精神我當然敬佩；但你想把那時間的暇裕利用在創作上，作出點壓倒他人的成績，豈不是比「金剛怒目」來得好些？」我真想不到這位朋友也替所謂「作家」舉起了「作家之盾」！一向的我們的作家對批評者的濺擊戰就是「你說我作的不好，你作一個呀！」

之類畢集。那些東西，給文學上沒什麼貢獻，給考察家，觀光家，也許倒是個研究的材料，也未可知。

以上的敘述裡，優勝於褒，這點心理也許是太珍愛文學了，我們總以爲不能培植文學，也不要摧毀了它，放下也好。因爲目下處境的關係，最聰明的人是願一聽不響的，不是沒話說，是可說的太多

行之意識正確一語代之，究如何在發掘真理，即如何才是意識正確，這頗難說，因爲文學這個東西，還沒有不移之公理或定律，於是，因爲追求真理，便常有筆戰發生。

筆戰是常有的，惟獨真爲追求真理或矯正創作意識而開端筆戰者，却是罕見。即使其開端也原本持着上述的態度，往往也會因急於求在文字上致對方於無詞反駁，竟別尋枝節，終至非揭人陰私以不足稱快

嗚呼！古今之大笑話，我們的「作家之盾」呀！

我不敢自承是「批評家」，但我願借用托爾斯泰的話來回答我們的作家們：

「想我吧，上帝——批評家應該比思想家聰明，而且比藝術家有天才，但他不是創造者，而且也不精確，他是鐵面無私的。」朋友，批評家即使不是一個創造者亦不爲罪過；而況一個新的理論的育成，其本身已是一種創作了呢。

我們的「無聊」原不是因爲否定人生而被判爲「無聊」我們的「批評」却因爲有了創作而被否認爲「批評」眼見得，我們的文壇上充滿了的是「自我主義」——「自我創造」，「自我欣賞」，「自我批判」，「自我宣傳」而後還是「自我享受」這不就是「生活至上主義」嗎？

### 三

爲了懂有的幾位「英雄」爲了幾位「人物」我們滿可以讓他們自在去長長抑消沈，而這些「英雄」這些「人物」已甘於永爲如此的「英雄」與「人物」我們亦滿可以置之不理。却偏偏我們看這些人們攪着一副吞噬羣衆的巨心，却偏我們看這些

了，熱血狂瀾的，深受着生活枷鎖的，多欲言而不敢言，所以就弄出些難言而不知所言，這可是憐又可憐的，說了等於不說，就不如不說。文學若失去真實還有什麼呢？我們試看日本的文學，你也許會明白究竟是什麼人堵住我們的嘴，假如我們自己弟兄仍不放開他們的手，那最好是緘默，沒有文字的文學不是最有力量的嗎？

者。

文人的天地說不上何以那末狹小，因區區一端，不惜竭盡精力（費筆墨還算小焉者）以攻擊之，果爲求真理，則無可說，設一牽涉及於不相干的事情，則是拙劣的行爲了。

文學非加一假實體物質之可以衡量其分量，見仁見智或有不同，或鑒於當時而毀於後來，或毀當時而譽於後來，其千古不朽而始終被稱譽者若翁者，能有幾人哉，人們還在說變不已，則我們雖欲無言，亦不忍無言。

一句老話，就是「天下不患有小人，而患有偽君子。在今日之滿洲文壇上，執藝術之名，行反藝術之實者，比比皆然！」

### 四

一個外縣未識面的青年友人信中说：「青年讀者是有良心的，說：『歷史會有來日的』，說：『現代沒有可讀的書』，說：『卑劣的文人』……說得真是那麼沈痛！難道我們的作家們所給予青年讀者的感應祇是如是，便覺爲滿足嗎？」

一個「現實的逃避」者，動不動地就說「手段」。當然我們也說「手段」是「手段」。可是，用了一輩子的「手段」，「目的」却打了「無期徒刑」，這不是一種滑稽的事嗎？

誰都了解誰，誰都相信誰，那是彼此對各人心地一點火熱的感覺；也許是彼此都有着同樣的求生之熱；然而在行爲上總不無道理之差。

或者我們終不免成爲「五十步笑百步」的笑話，但我們更願縮短了這距離立在一條路線上。一位友人所謂的「文學的故

筆者曾在北平寫過許多文章，而且曾是個北京的文壇刊物「不與衆言的聲浪」（見本刊七月十五日號後隨筆）的人。

可見文學之成功與偉大，未易言也。

文學者本藝術良心而從事寫作，其評者毀譽本諸真正之是非，則雖有筆戰，無足爲害，人人能是是非非，這才有意義可說。

更有言者，筆戰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並非是終極目的，其方式或屬破壞的，或屬建設的，所要，經過一度筆戰之後，至少應有比較健全的作品產生，這是所期待於筆戰之後的結果。

「假如這『文學』的意旨並不爲歪曲的話，我們要望大家能合謀營窟的。」

滿洲今日之一般文學作品，顯然沒有新世紀的觀念，大時代的思想，甚至於連所取方式已成爲落伍的了，是又安得其「口號」不祇成爲「口號」？

### 五

香夜中讀「中流」紀念魯迅翁的話：「他那垂老不滅的青年情熱，至死不屈的戰士精神，將與他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間。」我感動得淚落下了。使我較然者，不是那「深湛的著作」，而是那「青年情熱」，那「戰士精神」。在「藝文志」三輯上莫伽所言：「爲什麼我們沒有魯迅那樣的作品，就是因爲我們沒有魯迅那樣的生活。」我們真可以看出那散人了。

被稱爲中國的高爾基的魯迅翁，他也會在那裡拚着工夫研究裝幀？他也會在那裡消磨時間講究「喫茶」？

崇敬一個偉人，單單是心慕那一點幸福的個人主義將終成爲一種內在之次的。崇敬魯迅，單單是心慕那一點浪漫的反抗情緒，仍然不足以認識魯迅。我們知道魯迅是怎樣在一種痛苦厄難中領受了許多熱烈的青年呀？





# 中年一日

果 菴

思想與生活越加離孩子們遠了。……

一個三十二歲的人。有着家庭和社會的擔負。兩鬢頭髮脫落，七歲的孩子一看見就說：「爸爸是禿頭。」也許報以一笑，但總是黯然自驚的時候多。

晚上到廁所去，用手電筒照着幽暗的小徑，出來時竟把亮着的電筒遺落在裏邊，直到又用時才想起，那電池已是無力再發強光，而以發火般的微明苟延殘喘了。

「就不再是青年嗎？」一邊抱怨記憶力一邊自語着。

「音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朋友們亦都老起來了，且已有着兩個三個的小孩，每人都為着麵粉，衣服，學費發愁。沒有到結婚宴會上與新郎開玩笑——如撒一把有色的小米或紙條之類——的機會，倒有好些朋友已竟喪失了第一個妻子，(多半因為難產病呢)在那兒用頑固的父親之心撫養着個個孤苦的孩子。此外，普通酬酢也總是：某同人的父親開弔，某同學的母親接三，等等。

在遠方迢迢的人們更無音信了，好像越離越遠。

去年剛一放假，就接到家信說老友宜的母親死了，家在貴州，和苗人一起過着北方人想像不出的苦若生活，與母親離別已四年，父親是七十歲的老人，為一家衣食仍在奔走，母親因思念萬里以外的兒子而病倒，雖則強打精神說「我不想他呀，他一點都不惦记我。」可是眼淚到底流出來了，等到大夫說人已不可救藥時，還把奄奄的呼吸等待兒子歸來，女兒在一旁說：「媽，你走吧，哥哥他回不來了，坐飛機也趕不及了！」這才把枯澀的眼閉上，送走那在人世留了五十年的靈魂。

要對我說出這些來時，越發增加「中年」之感，於是想到三百里外禿了頭頂的父親，和五十歲有着終身辛苦皺紋的母親。我和他們的別離不恰也有四個冬天了嗎。

晨起，以一種迷茫的心情參加送殯的行列，電車上擁擠得出來氣，到珠市口忽然記起沒有帶上昨晚伴宿時所給的「孝帶」，在一小布店以五角錢買一尺白布摺好帶在鈕扣上，古舊佛堂裡一口黑漆棺材，不久我們就走在大街上。

電車，汽車，水車，駁車，洋車，車的行列中擁擠着二十四個綠衣人擔的「官單」，喧嘩的人們對此人生的最後一幕大約是很漠然，以致我也對於孝子的哭泣漠然了；過哈德門大街以東，那荒涼陳舊的街道，錯落排列的義園，這方便人感到真正是走向墓地的道路。「夕照寺」，單這名字就夠頹然，而那零敗的墳垣(×)

## 平原

原上草被一夜風吹黃，葉子上薄薄地凝了一層霜。鳴蟲躲在濕土裡鳴叫，西風悄悄地携來了寒涼。

荊棘裡埋藏着一條蜿蜒小路，荊棘裡進行着田鼠的脚步。隨着細小的足跡，葉子底下偷滾着晶瑩的淚珠。

原上的田禾不見了，一隻餓鷹在藍的天空嗚叫。忽地步伐似屏水一般響起，吓得田鼠驚恐地遁逃。一顆顆激蕩的心掠過平原，帶過一羣靈魂被壓抑下的咆哮。

牛馬騾驢，燕子沒有了家。天荒地老——大戶家的廳堂，早變成一堆碎瓦。一陣陣秋風秋雨，寂寞地撲打着井臺邊的牽牛花。當殘餘的病廢者挪動出了廟門，村落裡已一日不再響起炮火的爆炸。

「噢，天老爺的大恩，」灰髮的老婆婆倚着荊條編織的廟門。「我那兒女呵，他們可是死亡殆盡？」

「哦，疆場上還講什麼情愛，悲憫？」她哽咽着閉上了眼，「護佑他們吧，我善良的天爺，我善良的神！」

她舉起一幅抖擻的手掌搭個涼棚眺望，瀟灑的天宇流瀟瀟發榮轉輾的白雲。她瞥見她的兒子得意地返轉了——

佩着炫耀的勳章，跨過金色的夕曛。然而，一羣烏鴉却啼啞了她兩泡淚眼裡的夢魂。一夜冷雨沖染了廟門邊紅綠的標語，標語上寫着「一切為了抗戰，抗戰為了一切」。

## 傳 毒

(×)與偵探，寂無人煙原野與城外馳驟的火車，再加遠處的城牆與近處的古塔，想吧，一個三十歲的人送葬一個兒子遠在天涯的母親，在凌亂不堪的墓地裏豎起一塊新碑石。

「顯妣×母×太夫人之墓 民國×年×月×日 孝男×××謹立」

積夫用一鐵一鐵的土掩蓋上棺木了，七十歲的老人紅着眼睛走開，十六歲的女孩子哭着母親不起來，我含着淚水悄悄離開這墓地時，京山路的火車正以漸減的速率拖着一列客車走向旅途的終點。

兩個打執事的孩子為分錢不均在路上吵起來了，一個穿着夾襖，一個則只有鞋沒有襪子，足跟上凝着一片凍血。

「二禿子，該錢不給，屁眼朝北！該錢不還，屁眼朝南！」

「狗子！學好別學壞，別學偷錢拔煙袋！」彼此用手掬起一把車塵揚了起來，我的車走遠了。到家已是下午三點。憤然地進了破敗的門。表弟澤正坐在屋裡，妻在院中通火爐孩子在旁玩耍。澤是毒品嗜好者，暑假在這裡攪擾了許久，所以我們都對他沒有好印象，雖然聽說近來他已戒絕了。

「你什麼時候來的？家鄉還好吧？我父親說來怎麼沒來呢？」

「我昨晚坐汽車來的，上汽車很難，每天只有一趟，限賣二十個座，大舅(我父親)上了年紀，身體又笨，所以就沒來。這次開庭，只有蔭叔和我來了，想來還不會有什麼結果。」

父親是曾經當鄉長的，廿七年之夏在北方會有一陣特殊局面，人們都在高粱地裡度過過夏日，世界成了空前的混亂，打着漂亮名義却以掠奪為事的隊伍，充塞了農村，當村長的為了集體的苟安不能不應付這些文明的賊匪，而又不肯公開支應，那時節在地方服務的人實不知流了多少汗，擔了多少罵？我相信如今還有不少為這焦灼的鄉人，不知他們的苦難要幾時脫掉？而事情平完之後，却事有一般人寫匿名信或用非常手段敲詐金錢，好些安分農民為此跑入監獄，或毀滅了家產！我自己的家庭也就是一個，父親的鄉長總算因此而辭却了，可是被「誣陷」的訟累到如今未完，目前雖到年尾，還是不得安心度歲。

我問了問訟事，知道還沒沒頭沒腦，就轉到一般生活上。去。咳，小米漲到七塊一斗，糶米已到十塊多了。大舅因為開銷大有餘，立冬把大師傅(廚役)散了，可是他一家五口，怎麼活？聽說一天只到十二點吃一頓糠，或是

面酥然成粥，撒把鹹鹽，後來到底忍不了，又找回來，還是把他留下了，一年四十塊錢，羅不了一石玉米！焦黃精瘦把一條小夥子餓得不成樣子了！……」

我默然。

「表兄，你莫以為這事出奇，聽說離咱們村三十里的侯家營，去年秋天存的水還未乾，麥子種不上，有一家人大小七口，幾天混不上飯吃，當父親的不知從哪兒借點面來，讓一家人吃餃子，可是吃完都肚子疼，翻滾亂滾的死了，原來裡面放了紅鹽。……」

「年頭真是不好混了，不知道仗要打到幾時呢？……」我沒有什麼話講，只在怨恨命運爲什麼把這些事都排列在今年。我將以什麼心情度過假期呢？

「老果，在家嗎？」朋友拿很狼狽的進來，薄薄的棉襪上蓋滿塵埃，腳下一雙鞋用不同顏色的線縫着破綻。

彼此經過應有的寒暄。

「你怎麼？精神不大好吧？有什麼事嗎？」我問。

「還有什麼事呢？左不過窮罷了，我家裡連大帶小八口，小米面一天也得吃兩塊錢的，怎麼辦？我們學校一點鐘才給四毛錢，洋車是坐不起啦，你看，這不是鞋都破了？這幾天每天得去淘小米面，米麩舖不開門，一人只許買二斤，我就得趕三家才買得够。其實米面何嘗沒有，奸商們實在該殺！——喂，今天早晨我親眼看見一輛載重車滿載白面，開到新街口，不知怎麼把閘壞了，一歪，就亂倒五個買小米面的女人，有一個從耳朵下流了一大堆血。……」

……眼前立刻展開一幅更爲慘然的圖畫。

晚飯時間到了，表弟在這吃飯，章一定要走，我送他到門前，他，樣子很悵悵地：

「有錢借點吧，四歲的孩子，吃不了小米面，他媽又快生產了，想給他們買點大米。要沒錢我再設法，你不必爲難，剛才有人，我不便說。」

衣袋中有幾塊錢，就全給了他。

送走這淒涼的影子不久，表弟也吃完飯走了，妻開始報告一天的用度，我是頂怕算賬的，何況這樣日子。可是，算來算去就算到我衣袋裡來。

「今年你不是拿了十幾塊錢嗎？都幹什麼花了？」

「眼日是沒法撒謊的，只好告訴了她。」

「借吧，東你也管，西你也管，也不知你有多少錢！剛到家兩天，二十塊錢沒了，看你挨了餓誰管你！什麼年月，你還這麼大方！你這份日子我可沒法過！」

「不必吧，窮朋友，大家都不好過，我也不是願着傳給他呀！」

「你不用說那些話，我的話反正不能聽，我也早知清你和我都是敷衍面子的事！」

紅綠的紙幅淡了顏色，夕暮的陽光早帶走了他們苦澀的安——靜——的——年——月！如今，只剩下木板橋下的溪流，依然長年地婉轉，嗚咽。

那溪流似死蛇直穿過林外的高邱，又爬過一帶零亂的田疇。

迂徐地盤圍了堡外的矮林，蜿蜒地又繞過了迸裂的淺溝。

——這濼濼的盡頭，在昨天，不，在昨天又展開突變的戰鬪。

這季節一何地清幽，蕭條，一條死溪，一派暈烟，

露出索漠的寂寥。

沒有月光的星夜，林子裡流散着燐火的燃燄。

這沒有光明的地域呵，剩幾株枯樹的枝杈在冷森森的燐火裡顫搖。

不，荒蕪的草際還顫搖着微弱的呻楚，鮮赤的血流噴着平原的瘡痍。

### 倒臥(外一章)

亞嵐

「爬呀！爬呀！」

喊着的脚，團着的擠。

「我走，我走。」

老頭子有氣無力。

往北復往北，北邊城根兒是目的地。

還是踴，但却無須再擠。

一聲喝采，

老頭子咽了氣。

咯屁！咯屁！

欣賞家算送他到了坟地。

還是擠，但却無須再擠。

一張朽爛的蒲頭，

問題真是越來越遠了，我只得用沈默來消滅憤怒之火，彼此默然，不到八點鐘就各扯一張棉被睡去。在枕上，我不免背誦起這一天的經過來，一唉，中年，憂患的中年！——我不知何時才驅走這許多思索不盡的負擔與苦痛。

三月一日夜於海濱某地。



### 車票

陌蘭

送南到車站已是夜裡十一時。這孩子年來爲生活艱苦得東奔西跑，事業金錢雙方失意，致使他年紀青青地就飽嘗着人生酸苦。

站在買票口前的南，回過頭來向我

「光！有沒有一分錢？」臉色緋紅而驚慌。

「有的，我趕忙掏給他。」

站臺上我們握着手，我心裡很難過，我知道他明早下車時連馬車錢都沒的付，我呢，口袋裡不爭氣，也用不着說廢話。

車走了，我很悵悵地走出站臺，恰巧電車趕來，我跳了上去，我的手突然觸着我口袋裡的五個銅子，僅僅五分，我再多數不出來一個，但電車票是六分錢，於是

我笑了笑，又從車上跳下，車務員很驚異地看我一眼。無礙地，這十五里的長途，我得完全徒步了，夏天的夜風吹在身上有些寒意，我眼看著那輛電車從我身旁駛過去，車裡儘只坐了五六個人。

我連跑帶走，跑起來像幾百米似的，街上靜得連一個人也沒有，我側高興起來，因爲隨我一人在這條寬寬地馬路上奔跑，沒有人攔我的道路，也沒有被車馬碰傷的危險。我跑過了幾條大街，高大的建築物，僅能在灰暗的月光下辨別出來一些輪廓，窓裡外的燈光，差不多都熄了，祇有幾處小舞場門前的紅綠的真空電管洩出來

淒淒悽悽的音樂。我無暇理顧這些，閉緊了嘴唇，因爲這不算短的路途，非得我準備下一種絕大的毅力才能達成的，並且我告訴我自己這還算不了怎樣艱苦的事情呢，電車响着清脆的鈴聲，閃爍着紅藍的電火，連心地從我身旁擦過去。

我不願意看着它比我跑得更快，而且我也不願意看它那驕驕傲傲的面色。

於是我躲開它，躲開有電軌的地方，轉向別的胡同裡去，幾年來自己的膽量壯得讓自己感到欣慰，四年前，黑天裡還得讓母親領着我才敢到外面去呢，夜裡同人家上街我都是走在前面，好像是有鬼就先抓落在後面的

人。姐姐們常取笑我，我自己也有些氣憤。沒有一點燈光，我只是在黑暗裡向前急奔，我邊溜口袋裡的五分錢，作響，數着路旁的柳樹，排遣我的寂寞，突地，柳樹後有一種聲音：

「站住！」

我從來也沒有像這般順從過人，真的站住了脚步，渾身抖起來，立刻我想起這幾天報紙上常有路劫的事情，現在輪到我的身上了，接着從樹後走出來兩個人，我看不出他們的面孔，甚至連四肢都模糊不清，我戰慄着，耳朵裡嗡嗡作響。

「懂事的！別費話！錢包交出！」粗重嚴厲的聲音帶着一些抖顫。

我心想「假如你們所要的僅是這些，那我倒很坦然，因為我沒有。」我囁嚅地：

「對不起，我是剛從車站……」

「廢話別說，拿錢來放你走！」

「錢嗎？在這裡！可是僅有五個銅子……」我把手伸進去掏出來，遇見你們是很突然的，我想你們能相信我不是預先把錢藏起來，拿這一點等你們的吧！我的聲音顫抖而誠懇，對方沒有聲音，我膽壯起來：

「朋友：我們差不多都是一樣的，你們高興再翻我嗎？」

「用不着！滾你媽蛋！」

我走了幾步回過頭來：

「你們甚麼也沒得着啊……怎麼樣？把我的大衣留給你們吧！我是預備用跑步回家的，穿着它倒省事，我是真誠地想送給你們。」

對方一聲也沒有，我知道他們一定以為我是同他們開玩笑，半晌其中的一個才說：

「真的，你剛才說從甚麼地方來？」聲音很溫和。

「從車站來，你們只看不會坐電車，就能相信那五分錢是我僅有的家私了。」

「怪不得你說要跑步，可是要跑到城裡去嗎？」又一個

人問：

「是，無論如何，今夜也總能跑到家的，我覺着用我自己的力量跑路，這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呢！」我的話帶些諷刺……不過他們聽不出來，他們兩相並走向我，我站着不動。

終於，他們走近我，一直到我能看清楚他們的面孔，他們的耳鼻眼口並不和旁人有些微兩樣，更是有兩對光輝的眼睛凝視我，而且是充滿了感激，嘴唇有些顫抖，呼吸急促，我想說「手脚俱全，爲甚麼不幹些好事？」但我沒說出聲來，我僅只以爲我能把彼方感動得如此熱誠，我就滿足了。

蓋上這老傢伙的遺體。頭東脚西，不偏不倚。

這樣兒死的好！無須禱告與唱和尙讚。

任你來去自由，隨便去找菩薩或上帝。

這樣兒死無煩惱！

決沒人哭哭啼啼，

喂！睜開你那死窟窿瞧瞧啊！

圍着多少人向你致祭。

再嫁前

一片吹打之的聲音，耳熟啊！好像是哪兒聽過。

不錯，這記起了從前，却不像從前那樣七上八落。

可也不是一動不動，微之的，微之的有些那個，是悲？是樂？

她自己也說不上來。——默之的，默之的憑吊着死鬼。——無端的，無端的又憑吊起新郎的老婆。

偶感

像豪飲時擊碎了一隻酒瓶子；在狂歡中我打了一個寒戰。

像窮途賸者攪弄着自己的骰子；我說：「愛是生命的裝飾呵！」

雖然有時我的詩是這麼寫，也許和生朋友會面時這麼說；可是我却在默之中喊一個人的名字，猜一個人的聲音，紀念一個人的病。

不！也許像一隻野獸在尋覓美麗的網罷？爲什麼呢？因爲它是英雄！

——落筆日。

揚野

他們沒說話，站了一會，抽身跑開去，轉過樹影，就看不見了，我也走起我的路，我的心神不定，是害怕，是感傷，是甚麼滋味？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只想哭一場。

走到了電車終點，電車正好也剛停下來，統共下來了三個人，意外地其中一人，便是和我同院的房東太太，我們立刻成爲同行的伴侶，從這裡到家還有五六里的路程，就着燈光我看她的臉上的錢，針指兩點。

最先，我便同她談到我適才的遭遇，這使她大大地驚嚇起來，緊之地樓住她會下的錢包抖擻地環視，幾個洋車跑上來兜攔生意，她都厲聲地拒絕了他們。

我很明白，她是恐怕洋車夫跑到黑暗地方會變成棒子手，還不如她自己徒步靠得住，我也正好希望她如此，因爲無論如何，有一個旅伴總是好的。

我們相並走着，她的臂膀抖擻得觸動我的肘，她氣憤之地告訴我，她這晚才回家的原因，她是出來尋她的丈夫，她說她的丈夫近來鬧得太不像樣了，通夜不回家，在外面宿娼賭博，花錢像水一樣，她每天都是出來到各舞廳，妓館，賭窟裡去尋找他的，但是抓不着他的影子，我的這位同伴說到傷心地方竟至流出眼淚，並且因爲適才我的事情使得她非常不安，每一柱電杆，一挑陰影都使她冷然一戰。

我們緊貼着路旁一排修路的臨時板房走着，夜靜時的風，有些刺骨，這位同伴腳底下的高跟鞋咣咣作響，而且踉蹌着，我用力減去我走路的速度，她仍氣咻咻地落後，我實在耐不住了：

「妳願意暖和一些嗎？」

「那還用說？可是……」

「那麼，咱們賽跑吧！跑起來管保出汗。」

我們兩人都笑了出來，她低下頭看着她的高跟鞋爲難，我說：

「把鞋子脫下來！」我說完就蹲下去幫她脫下，我也把大衫捲起，她一手緊抱錢包，一手提溜兩隻鞋笑着說：

「看我們都成了甚麼樣？教人家看見多難看？」

「甚麼叫「人家」？怎樣叫「難看」？」我心裡可憐這位甘願吃苦，却只爲給人家看的傻子，她拉起我的手苦笑着隨我跑起來，路上的石塊，常墊得她一聲又地哀叫。

當走到一家鮮果局前，我便走過去敲着窗窺視，從窗眼我看到這果局的老板，哼之呀之地坐起來，揉着眼睛，我立時告訴他我是想買一些東西，他掙扎地跳下地來，扭亮了油燈，他一定以爲這一個半夜三更的顧客，能給他很大的希望。我盡我的財產買了母親所愛吃的芋豆，遞過去錢，我便急之地跑過來，像替他躲避一椿羞恥似的，接着我聽到那面的窸窣，重之地關上。

我又和我的同伴走着，經過了幾條胡同，就到了家門

——落筆日。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揚野

前，當我興奮地用大力拍着門扇的時候，這位嬌小不堪吃苦的太太坐在門墩上痛苦地揉搓她的腳來。

是母親出來開了門，我立刻抱起她來，我們各自走進自己的屋子，我隱隱着我適才的驚恐，只同她談些閒話，而且編理由由我回來這麼晚的原因，我跳上床去，躺在母親身旁，枕着她的手臂，說着，笑着，刺着，吃着，吃起來，母親用手輕撫我的面頰，意識有些模糊，但我想得出那位房東太太，也許獨自一個人守着電燈，托着腮發愁呢。

四〇·五·五。



## 也算日記

蕭艾

每天都要寫一點兒感想，印象，敘事之類的日記；今天居然就覺得沒付末可記了。勉強要寫，除天之陰晴，風之方向不計外，只是隔了一天的陽胃病；三四回的浪肚；要從那一堆液體物裏發發感想，印象，或是敘述怎樣洩的，洩時的感覺，實在，統統不免都是臭哄哄的，因而就覺得沒付末可記了。

幸而在這一天臭哄哄的寂寞裏，在書架上翻到了一份過去不久的日報；近來，成天讀人家典賞着的時候，着實留不出一點兒可以讀自己看看報紙的，今天這個臭哄哄的停止營業的日子裏，倒是可以跟這三張二開的報紙盤桓盤桓了。於是就不妨寫一寫這三張二開的報紙，以補補今天這一頁感到沒有付末可記的日記的空白。——假如寫日記需要敘文，是為敘。

這三張二開的報紙共分十二版。所「得」如此：

第一版：

擬大的一個「報頭」之外，全都是幾家書店，雜誌社的廣告，某作家的自撰集，或是傑作選已出版。某某月刊，半月刊出版紀念號，附贈數十萬戶基本讀者啟事。

第二版：

六分之一的地盤是社論，論題是「要女性為女性理髮」，洋洋約萬餘字。以下是國內要聞，要人救國宣言，要人治水意見，要人各地視察，得到「印象極佳」的行程，佔了地盤的六分之四；最下的六分之一，是要人們對拜謁的友朋「延攬有心，安插之術」的謝絕啟事。

第三版：

本市消息：桃色事件，盜案，裁員，自殺，殺人，路倒，火警……；以下是三分之一某某請安某大律師——同時某大律師接受某某的延請為常年法律顧問，跟徵求職

## 已經是離不掉的

鄧東德

你又來敲我的窗戶了，怕綠舞的香瓣封閉了我的血管麼？你總須珍重着自己的脚步，不要擔心，怎樣來的，還是怎樣回去吧！

我不是說過麼，

「既或魯莽的情感我未曾吝嗇，更怎會讓我寂寞的死亡？」

但是，你千萬要牢記，

我雖喬裝做百年的枯木，而胸膛裡正燃燒着高熱的火焰。

你真聰明，未走兩步又轉身囑咐：

「海燕是爲了北方春天的溫暖，纏綿身於狂瀾的，記住！孩子。」

我知道，死既是生的預約，誰還戀慕甘於僵硬的苟活。

你已經是離不掉我身邊的一支星星了，夜漫漫，我雖欲酣睡一場，你却在我開我的眼睛，輕聲說：

「黑暗會吞噬了你！」

（你永不需要歇息嗎？）

去吧！不要再敲我的窗戶了，好麼？

## 老人

黃茶

六月

在這泥濘之長巷裡

只有你帶着斷續的呼吸

一頂寬沿破草帽戴在頭上

六月的細雨却撒了兩肩

像一座高山決了水道！

有塊透油的漆布

還得蓋在膝蓋上邊

那提籃裡盛着什麼？！

業的廣告。

某大藥廠出品的某某治淋聖藥的廣告包辦了第四版的全頁。

第五版：

游藝：揮舞是挺大的兩張某紅舞星的亭亭玉照。文字是著名的某紅舞星已由上海到此，每夜於本市某舞廳伴舞，該妹美麗，溫柔，體態輕盈。好萊塢某著名香艷影片不久即將在本市某電影院作首次放映，喜歡蜜絲大眼的影迷極應一觀云。某某名伶已定於今夜在某某戲院準演雙齣，一文一武；文則作派舉世，每齣無不字正腔圓，婉轉動聽。武則撲跌起落，驚險絕倫。又聞某名武生常接某名閨秀的愛慕書簡云。接着是二分之一的舞場，球場，戲院，影院的廣告。

第六版：

全幅的補精固腎的藥名跟效力神速的告白。出品的藥廠絕對大犧牲：買一送三。一句「君願與尊夫人增進閨房的愛情乎？」沒說明準在問誰。

第七版：

經濟新聞：黃金猛漲；米，麵，煤絕對禁止外運。頭獎五百萬元的彩票廣告佔了這一版的地盤一半。

第八版：

教育：某學校的付末風潮不單解決有待，而且又節外生波了！大字標題。以下半幅是各大，中，小學校的招生廣告。多在聲明着免試而不計有否轉學證書，一概招收，可是哪一家也沒說是不需要報名費幾元的，頗見一致。

第九版：

一段一段的徵婚，訂婚，結婚，離婚，計文啟事，擠滿了整版。

第十版：

外埠通訊：付末付末山的某某廟會盛況空前，善男信女，鑲聚於途。某地水災待救。某地農民正在籌辦演戲敬神，期降甘霖云云。下邊半幅，是那末些家銀行開辦廣告。

十一版：

外國新聞：到處都是海，陸，空軍的總動員，某國擊落敵機五十架；某國擊沈敵艦二十隻，某國首都已陷，某國機械化部隊已於二小時之間佔領了整個的某一小國。又是商店十週年大減價，跟出兌的廣告。

最後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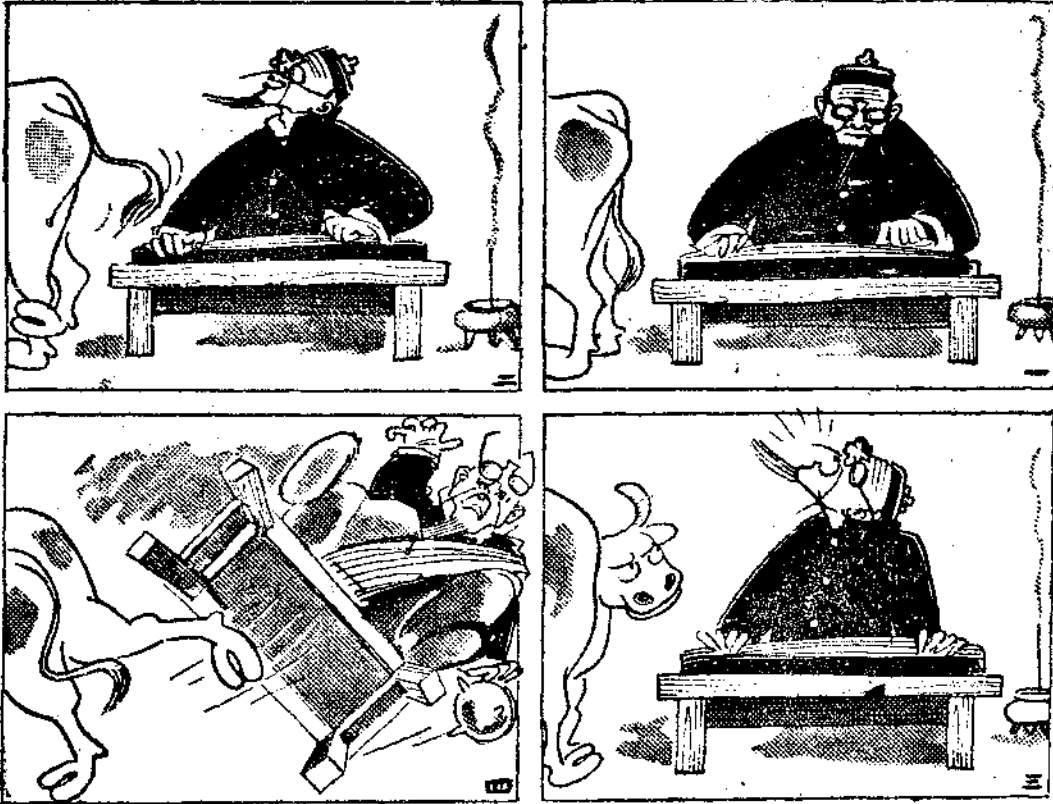
最後一版是一大半兒胃腸病專藥的廣告。以上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文藝欄：幾首七言，五言的吟詠佔了這一欄的二分之一，再就是三四篇約百十來字的「短篇小說」。所「得」如此。也不知道怎末一夥子勤兒，居然叫我

希望今後再不開報了，即使有的工夫。

正好鄰家的太太來跟我尋點兒舊報補火。「好吧」，我把這些「油羅」東西都給了她；——敢情正希望都把

牠們燬了呢！

• 周 作 牛 • 琴 彈 牛 對 (四)



銀幕與舞台表演的研究

王 鼎

我們不能否認，承繼舞臺的表演方法於銀幕是不合宜的事實。一個演員在攝影機前的動作，和在舞臺上所運用的表演，技

巧必是不同的。在舞臺上，演員和觀眾座位的距離雖與銀幕距離相同；但於此却有一個顯然地分別。舞臺人第一件注意的事，他必需特別誇張他的大動作，運用合宜的聲浪來貫注全劇場的觀眾；特別是化裝以強調形態，在配合的燈光下，使觀眾清楚地看到化裝輪廓。同時爲了舞臺的限制，演員與觀眾之

間永遠有着一種感覺性；但是在銀幕就完全打破了舞臺上一切的限制，如特寫演員的面部時，可以使觀眾與演員之間面面相對，有時，把演員放置在原野裏，演員映到觀眾眼裏時，恰如一大花生，由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舞臺與銀幕的表演技巧是完全不相同的。

俄國著名電影導演家 V.I. Pudovkin 說：「我們應把舞臺上誇張的表演部份從演員中除去，竭力儘可能的使演員表現他自己底才能。將演員們真實的感情狀態蒐集起來，將不需要的動作完全去掉，更應注意到那些不易得的表情中的細微動作和隱影，然而確是反應人間底內心心理的；等到集成了一套人間底畫面，遂將這些精細的性格表情固定於影片之中，這些畫面多數是靜止的，或是極不被注意的動作底複製。」

這是多麼澈底的見解呢？舞臺的表演方法和銀幕上已顯然劃清了一條線；我們知道一部電影的完成，應該是用組織的程序，將這些單獨的畫面作成一部有表演力的連續。

在舞臺上的動作應是一貫的，表演者的情感一直地貫徹下來，但在銀幕上却不然，他把演員的情感切成若干階段，然後再相接起來。這就是說，一個有思想的導演能夠以組織的方法將種々現實性底斷片構成一個有表現力的連續；因爲我們知道戲劇與電影是教化民衆最直接的——一種工具，牠不只暴露而已，而應喚起觀眾間的一種新的覺悟。

表演者對於舞臺與銀幕自不能不分別清楚，在銀幕上觀眾能清楚地看到演員的面部特寫，用內心的表演精緻地表現出來，但在舞臺上却不能應用這種精緻的內心表演，直可以說在舞臺上只有談話的假動作。電影是比較精細的一種現實的表現，比較舞臺上表現力量要大，但是彼此却並不衝突，舞臺與銀幕各有其特點；綜之，人類是有着直感的，平面所表現的，究竟不如立體之切合實際，同時，在觀眾亦有不同的情感來詳細觀劇與電影；譬如：在銀幕的表現上，必需以真實爲重要的條件，如佈景等的技法太粗笨時，觀眾便覺

潛是不合理的；而在舞臺的表現技法上，觀眾確是在舞臺上的除演員外，一切的是假借的，像雨，雷等效果，能出現於舞臺時，觀眾反覺新奇，所以各自有他的前路去發展，絲毫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半月影事小記

由華聯入上海中華電影公司的汪於八月初來日，將出廣東省出口國的「雁歸空」北京之阻擊，即將赴北平拍外景云。

春明公司女伴「胡蝶」(上集)已公映，該片爲王麗華主演。非特繼續下集。因脚本荒蕪關係華亦拍一「胡蝶」(下集)一齊於八月初公映，爲胡蝶主演。雙方在報章上大肆喧嘩。

另兩部之「紫雲草」已公映，該片爲國泰影業公司之國女伴，吳何所編導的。陳燕之新片「花魁女」爲華成出品吳永剛導演，自未在本埠公映。雲雲新片「玉海潮」正在拍製，爲國泰所導。

粵劇兩派來不主演新片，所以在廣東飛行院運動，準備在近期內自編自導到加華大去作長期旅行，並與左派團白雲同行可也。

米蓋維亞近來在編寫劇本，預備作婦女導演。穆尼多利亞之「天金龍門」將重演。

在長華華納拍攝的「大鬧舞片」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 及「The Mule Animal」中將給極大段時間與片外攝影機。

尤汪演而變各劇的雜耍。如「冰凍美人」等。

滿洲報考養成生，報名者達數百名，是空前之大。兩月來，經考選委員會苦心修練之結果，現已擇定。四大都市共二十七名內由徐林棟採用之馬德龍(土歐)而外，其他均爲訓練生，受六個月訓練。

「胡蝶」的「山因笑」三集，由廣東天龍院，現已開始拍攝，演員決定爲沈心幸主演。片內有奉天劇天市場茶社的場面，爲一極廉價地戲，該片主編余英明，導演李士奇，製作人員一行十餘人，於七月二十七日奉送外景云。

滿映巨作「紫雲草」由日本花柳堂大館所主持之新片新派派上舞台自八月起於戲院放映上，同時，滿映方面擬以此大作起見，自將派王麗華「東遊記」白蘭之戲「與中國之夜」等兩紅燈一閃至奉天滿映院白雲演云。(大山)



### 芭芭拉史丹薇 Barbara Stanwyck

好萊塢的明星多如天上的星，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說到她們的命運，雖然是混與和戲劇不同；但至多不過是偶然出輝，或者是歷經艱難，備歷艱辛，只有芭芭拉史丹薇的身世是最可憐的；我們在銀幕上看到她的紅顏，她既高雅和聰明，在銀幕名聲，誰也會羨慕她的地位，但是她自己從不敢想她出輝，從而得到過去的光輝，使她位不虛傳；原來她是一個孤女，她父親在她生下來才八個月，便與世長辭了，她母親因處於家流困境，只好將她送到一個孤兒院，她母親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尋求生路，只得忍痛將這襁褓中的一場交與了孤兒院，她母親自己到別處謀生，能使人們讚歎，他曾在教會學校教書。

之後，她為了無力繼續求學，只好投入歌班研習歌劇技巧，為了她這孤兒院，不久就成材於芝加哥歌班，又不久而成爲好萊塢的大明星，但是從她母親逝世到孤兒院到現在，其間不知經過了若干的波折，艱辛的歷程，她始終也不肯屈服，爲了自己這前途，在努力奮鬥，才造成了今日燦爛光輝的大明星的地位；她獨自面對自己親生父母，而不知道是怎樣的苦楚，這時又受到了社會的言語的批評，孑然一身，舉目無親，十幾年來竟沒有一個人在她這孤兒院去探訪她，她這孤兒院。

現在芭芭拉史丹薇不但是一位紅顏，而且也是一個極端富有的妻子；因為有好萊塢與中地和非利士的巨額財產，結成姻緣的一對，數年以來持有極富有的情感，她雖然還在想她這不相識的父母，但是她得到了這極的一位丈夫，自然就不會再感覺到伶仃孤獨了。(加譯)



## 評「賣花女」 各方面

張一鷗

李斯廉霍華·李斯廉霍華 (Lillian Howarth) 主演

「賣花女 (Pygmalion)」是一部文學氣氛極濃厚的片子，這是在社會方面太濃，這部片子只能說是社會的片子的西想情形等等；同時觀衆在看完本片以後，所得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於此我們不得不談到關於提高觀衆的文化水平問題。

這自然是一個極切實的研究的問題，尤其是最近文化界的北京，觀衆的社會電影藝術的興起，仍舊以這道題目爲點，他們不願意到娛樂場去找教訓，他們想到影院裏用極微的代價來買教訓。所以像「大盜傑西」，「俠盜羅賓漢」以及一切「哈代·勞瑞」主演之片等，却都能使觀衆獲得極大的歡笑，誰又能否認這不是一個極好的教訓呢？

「賣花女」是觀衆頭子的一部最滿意的劇本，但觀衆上層社會，但是能如同情一個賣花女，使英國的紳士面孔，揭開了他們的水面，在社會方面是獲得了最高的

評價。下面將本片的故事情節作一個摘要：

英京倫敦的克芬公園，鄰近一座歌劇場，某夕，散場後正在降大雨，富戶及子女二人均被雨阻，雨在一個教堂廊下，使伊子去買汽車，匆忙中撞倒賣花女伊麗莎 (Elizabeth) Wendy Hiller 飾之花籃，伊麗莎完全忘記了這事，賣花女忿忿，恰又有紳士蕭雨，女向紳士售賣鮮花，忽瞥見一人在旁記起賣花女的言語，女甚感憤，紳士也代賣花女不平；此時其人說明自己是倫敦大學教授亨利希爾士 (Scott, Scott, Ph.D.)，因告來英京來此講學利於教授的，於是回社平利教授的研究室。

本戲就以這個出發點以紳士教授講課爲三女之一切粗野的教習和動作，結果其獲成功，而女始轉善已也。

本片由李斯廉霍華擔任導演，以「Mrs. Asquith」勳爵之，我們應該特別稱讚的是導演；他所採取的手法是極其巧妙的，把一部包含教訓意味的故事，作成非常明快動人，毫不寂寞地使觀衆應接不暇；全劇可以劃成一個規則的水波形，由緊湊到鬆弛到平淡；再緩緩由平淡到鬆弛到鬆弛到平淡；這種地接續技巧的採用看；此外對於分幕尤多新穎的手法和簡捷的處理；

李斯廉霍華給賣花女花錢很多，賣花女是從生在世以來，前沒有獲得過這許多錢的，於是也乘坐汽車返家；開門後用火藥點燈，化人李斯廉霍華也在燈點點點和皮上校研究發音學。此外分幕非常簡明，很少拖泥帶水的毛病。美麗的鏡頭可以說每一個畫面都能造成一個獨立的美術附屬；譬如：片子的開始先攝一叢一叢的花，然後再攝賣花女。片中又有許多幽默感；譬如：李記錄賣花女的談話，賣花女要求看他記的字，李給她看時，却是一連記，再加賣花女洗澡大叫，而不斷脫去破舊的衣服，此處諷刺氣味最大。諷刺感也毫不覺生硬，譬如：賣花女父親李斯廉霍華時，李用了紳士的技巧只給了他五鎊，却把女兒送給了李。李海的紳士派十足，由李的自由姿態被母親反對的情形顯出來。再如李與皮以賣花女打賭，經過一個重大的宴會，賣花女的會談動作完全變成了上流人，打賭的結果，李是成功了；李到從會場回來後，李等只在互相歡笑成功事，却把賣花女放置一旁不管。女大笑道：「現在我已變成了上流人，再也不能在賣花，怎樣生活呢？」

表演方面李斯廉霍華的技巧自然是能勝作到相當的完善，尤其是「麗普」的清脆，完全是英國的乾脆口齒，在運用上是超越了其他演員的。女主角溫黛希拉，雖然是

一個新人，但是由本片中，我們不得不給予她一個最高的表演藝術評價。尤其是聲音與表情，在本片中判若兩人，先是賣花女的粗野的變化和動作，經過訓練之後的對話與動作又變成極其溫雅，表演的深刻也確樹立了她底藝術地位。

結尾雖然被導演處理得很漂亮，但是觀者以爲這是過濃的一個錯誤觀念，因爲李斯廉霍華所以受訓練賣花女史只是想研究他底發音學，而且在紳士的國度裏，決對不會有貧富懸殊的婚姻吧！觀衆的觀衆對情的太夫說化，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我覺着多少有些牽強，而被壞了全劇的諷刺成分。

### 話劇當前的問題： 撰寫劇本最重要

施禮

一切的文學形式，很少超過了演劇的演藝及效果，這自然是由於演劇是文字的工具，甚或說，在文字上不能表現的東西，都能活現於舞台上，可是什麼是演劇的工具呢？只有劇本。劇本是由劇作家化費了無限的精力把很多觀衆中人底個性和行爲及其背後的種種了。

劇本並不是像文學其他形式的藝術品一樣，它在那裏不動，劇本是要在舞臺上演

出的，一個劇本的上演，不知要影響了多少觀眾，對於劇本故事及形式的採取，都不可不慎重從事。所以筆者願意討論一下劇作家編劇的態度。

劇本的先決事項，當然是要解決問題的故事，也就是說，沒有意義的故事，不能夠完成了劇本。因為戲劇是活動的，戲劇是需要爭辯的，一個劇本應該是由一個動作激起另一個動作，由一個活動引起另一個活動，劇作家把一些有意義的動作和活動聯絡起來，就是一個很完善的劇本。

# 一封公開的信

火 口

幾年來沒有寫過一個字——在報上，雜誌上——也許爲了我到上海來了；突然一位朋友來信說：勸我在開中寫一篇「新中國的影劇的現狀」，或代招上海影星及導演們，開一趣味座談會。

朋友的來信，雖然，使我引起興奮，但是，他的兩件要求，恐怕是一件也沒有做的到。不過，在我寫了這一封公開的信，自己認爲是等與他的要求似的，然而，會叫人們看了不順眼也不定。容我聲明一下，我是不負任何答覆和辯論責任的。

朋友來信所指着的「新」中國影劇的現狀，也許就是托托比外國人餘蔭的租界抗戰下的影劇而言吧？否則，汪先生的新旗幟治下，還沒有顧及到這一套玩意兒產生吧？重慶在蔣的勢力所及範圍裏的郭沫若所辦的影劇事業和他的新太太黎明健，那些把戲，當然也算不了「新」中國的「新」了，這無疑是指着「孤島上」——人們稱上海這樣我也如此寫來——這一套影劇了。

聰明的朋友！人類誰肯擔着肚皮，繫緊褲帶，來幹那拼命的修當兒？推而言之，軍人在前線上，若是三晝夜不餐，無錢的是受受不了的吧？

主題選定之後，我們應該注意「舞臺技巧」。因爲一個劇本的編製缺乏了舞臺技巧，牠就沒有上演的可能；這樣的劇本却無異於一種呆板的小說。「茶花女」劇作者「小仲馬」曾經給予我們一個定例，他說：「第一幕長一點，清楚一點，介紹所有的角色，第二幕發展第一幕裏所說的；第三幕短一點，結束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刻版遵守牠的必要，但是我們却不能不拿牠當作一個優美的啓示。主要的我們要盡量抓住了觀眾的情感，一點也不放鬆；等到把觀眾的情緒提高到最高的時候，你却應該記着馬上給鬆弛下來；這樣在圓滑的舞臺技巧的應用上，會給予觀眾一個情感上的刺激，換句話說，也就是達到不平凡的劇本技巧；比平板的故事要高出一籌的；所以一個劇本的完成，在優良的意識之外，又備有純熟的舞臺技巧。

其次，最切要的是分幕，因爲我們有了題材，有了描寫的方法，還必需注意到分幕，把一個整個的劇情，分成幾個進展的階段。這是爲了一個劇本應該是沒有間斷地進展着，動作不能間斷，則我們勢不能把全動作整個地搬上舞臺，所以我們必需

上海影劇界也是如此——世界的影劇界也許都是如此，我想——作生意的是忘不得生意經的，譬如日本唯一的代表公司（東寶）吧，把滿洲映畫的李香蘭，弄了去五花八門的大上其鏡頭，我不客氣的說，這也能算作日本和滿洲國的國策嗎？這不過也是生意經吧了！

不能否認的，上海影劇界的人們，那一位不是在等着吃飽了，——最低我想也得半飽——才肯扮裝起來？不給錢的導演，不給錢的攝影師，不給錢的演員，恐怕是少有——也可以說是沒有，絕對沒有——

那麼進一步想「錢」這玩意兒產在那裏，抗戰片可以來錢嗎？宣傳民族精神片可以來錢嗎？教育片，文化片，以至於改造社會片可以來錢嗎？

朋友！無疑的那些東西即或由上海拍了出來，是送不到華中，華北，滿洲這三個市場上去，這三個統制範圍所需要的是什麼？而上海所拍的就是啥呢？我說一句老實話，中國舊政權抗戰期內的文化，如不談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在日滿華的電影國策裡，也行不通！——在我的觀察是如此。於是上海的大家既不擔着肚子，又產生些到處無阻片（潘金蓮，潘巧雲，閻惜姣，三笑，碧玉簪，玉蜻蜓）——舉兩得。

如果有人要問這內幕，則又非「中美日報」先生們所曉得？儘要弗信，儘能拿得出「錢」——僕朋友們，不要罵，張善琨們就自然曉得的了？紙上談兵，是不屑要的，儘還不懂得幹暗殺的事體，都得多先拿出幾只洋的！

至於，代招「上海影星及導演們開一趣味座談會」這事實在難爲了我。我想到想找陳雲裳，李麗華，周曼華，王熙春大家在一起談談心，但是，實在是比不得在滿洲，在北京開什麼座談會那樣容易。

朋友！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比喻，如果我們到了四大公司去買物件，若是開女店員一隊，有沒有日本貨？他們馬上就會，鼓起眼睛，瞪起杏眼，咧起小咀，一定叨叨不休的。但是，她們的老闆，用整只洋的日本領帶，改上了歐美牌子的，賣到拾只洋。不但買主叫清爽，連作店員的她，也挺着她那肉胸脯，頂呱呱的說：「中國人還用日本貨嗎？」上海導演和演員比四大公司的店員還要利害的多，一個有趣味的座談會，只有在夢中去找開吧。

附帶說一句，東亞上要想拍一套「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不但會寫得好，走狗，奴才，傀儡，爲這個……爲那個……的先生們辦不到，就是八百萬弗的滿映和千萬弗的東寶，也恐怕是望洋興嘆！ (七·三)

利用分幕的方法，在一個短時間裏做完一個動作；把不關緊要的事留在幕後；然後技巧地再接續一個動作，動作和動作連續起來，才能完成了一個完善的劇本。

在每幕之內更須計劃出幾個場面；這是在本幕裏面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在劇作家在寫劇時計劃出幕表，把上下場的分場分成幾個有機的段落，寫劇時有很多的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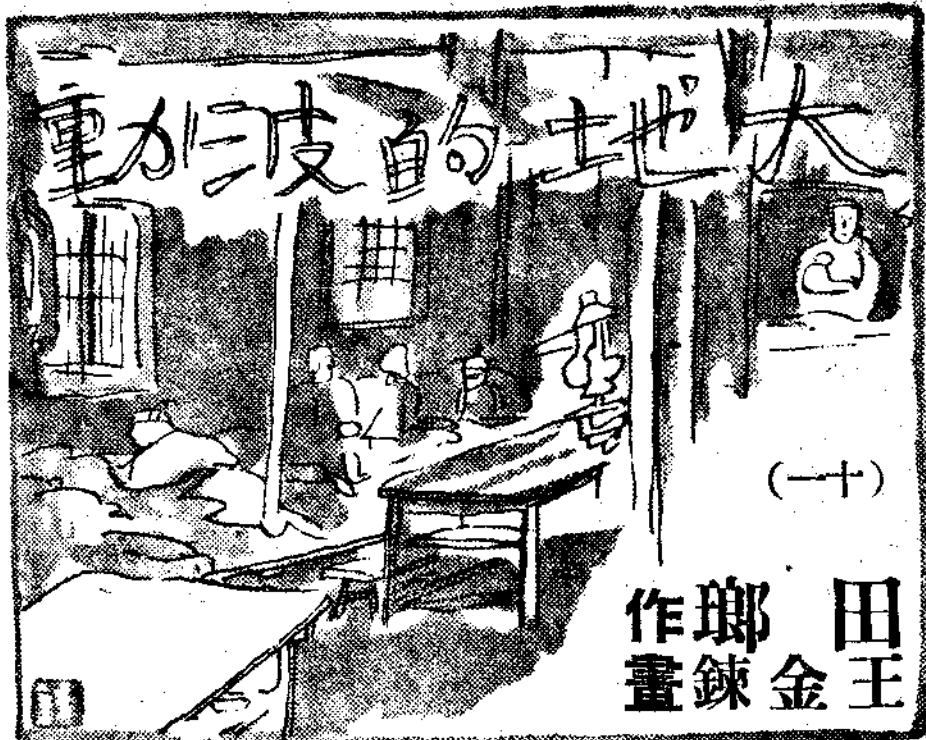
寫劇本時不妨把亞里斯多德的話，引來作參考；他把劇本的結構分做五個階段：(一)開始，(二)向上發展，(三)最高點，(四)向下行，(五)結局。關於對話，我們除掉注意作到流利，簡捷，清楚之外，更應該對於性別，性格，身分，年齡，情感，心理上深刻的描寫；日本劇家菊池寬也說過：「在戲曲上，沒有比說白更重要的事，好像三絃的絃線，一切都好而說白太壞，那是不可救的。」

對話的形式還有一「獨白」和「傍白」兩種，在近代劇中已然漸於廢棄；因爲這兩種方式是很不自然的；獨白就是一個人坐在臺上有自言自語；傍白就是臺上的人說話，觀眾所得很清楚，而劇中人却裝做所不見；所以都是不太合理的，寫劇時最好用其他方法表現。

此外應該特別注意重修改，因爲劇本是需一再修改的藝術。一個劇作家的社會經驗也必需非常的豐富，因爲戲劇在一切藝術中是最接近大眾的。對於舞臺情形和觀眾都應該特別熟悉，因爲主觀的愉快和悲痛，也許不是觀眾所能感覺到的，所以托爾斯泰曾經告訴過我們：「一個劇作家不僅要發展自己，還要觀察許多別的條件，劇本的材料是人類，因爲劇要直接以人生來表現，所以要熟悉人生；劇本是放在舞臺上表現的，要受舞臺上的種種限制，所以要熟悉舞臺；劇本是直接與觀眾，表現觀眾的，所以必需熟悉觀眾。」

在目前，中國話劇還期待着熱烈的扶持的時候，對於劇作家的產生，尤其是最迫切的希望，因爲中國的劇作家是太貧乏了。

本刊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當選正選



田金鍊 作畫

她走累時，頹然坐在砂岸上，脫下鞋子，撫摸被石子擦傷的腳指。

後面岸崖很高，沒有人家。水波翻起小小的浪花，滾來吻舐岸腳的砂石，又帶着白色的泡沫退回去，返覆嬉戲着，永不停止。

江面寧靜地浮漾一層縹緲的水霧，江水繪出鱗樣的波紋。遠遠的對岸，能瞥見一幢麵粉廠的灰色的建築，在陽光裏發閃。它的兩旁是荒煙漫草的原野，連綿地隨

能再和他相見呢？

他也許已經到這個地方來了，不久就能遇着的。不！他一定回家去了，又到林子裏找自己去了……

她的思絮混亂起來，頭昏了；眼睛茫茫地望着江水。隨後又苦惱地垂下頭來，黧黑髮披散着。她不像原先那樣容易流淚，然而，她的悲哀却比原先深了。

離開家鄉多遠了呢？幾百里，幾千里？怎樣計算呢？幾時能回去呢？永遠不能再和愛人相見了嗎？這是可能的嗎？他會因為失掉自己而憂傷的……！

帆船已經去遠，連白帆的餘影也瞥不見了。江面飛旋着幾隻貪婪的水鳥，銀白的羽翅在輝閃着。

翠娥悲感地站起來，又向前走去。暮地瞥見砂灘上有六七隻被江水遺棄的蛤蜊，露出着肉仁，彷彿很痛苦。她拾起來一雙，那隻立刻把殼閉合了。顯然，牠們還不會死。於是，她把牠們都扔進了江裏。

走不幾步，她開始後悔起來：爲什麼自己這樣傻，如果把牠們都帶回去，滿可以用火燻熟，和祖母一同吃的。

她的思念的悲哀，爲這後悔的念頭驅散了。不久，又瞥見了幾隻蛤蜊。她高興地拾起來時，却祇是幾個空蛤蜊殼。她氣憤地把他們摔進自己的鐵筒，摔很重，以致把連接的殼瓣都摔分裂了。彷彿說：殼也不再扔掉。

從前方什麼地方傳來了沈重的歌聲。彷彿有一個領首的人，用粗嘎的嗓音喊出來歌詞，隨後附和着無數的尾音，聲浪洪壯而且不安地在空中振盪着：

來呀，再打一錘呀！嘿！  
打一錘來又一錘呀，嘿！  
幹哪，賣力賺洋錢呀！嘿！  
賺錢來好吃飯呀，嘿！

翠娥好奇地轉過岸崖的尖角。那是一群工人在修築堤壩。他們都累紅了額筋，淌着汗，拉動着繩索。巨大的鐵錘隨着歌聲昂起了，又隨着歌聲斷斷的尾巴落下來，打在水樑上，敲出沈重的震響。

翠娥一邊聽着他們，一邊繼續走去。前面是碼頭了。寂寞的江邊，立刻變得雜沓而且寬闊。一個火輪，正在擱岸。成群的客人，擁擠地走下輪船的搭板，流向岸上去。賣煙雞，蟹肉，香腸，餛飩，糖餅……

等的小販，在喊破嗓音地呼賣着。接着，是許多苦力們，忙亂地從輪船上向下卸貨；肩運沈重的木箱，圓大的麻袋……

陽光晒着翠娥的臉，使她很燥熱。她繞過嘈雜的碼頭，前面江邊停泊着許多大型的帆船，雜亂地豎立着桅竿。船上，有的裝着貨，有的空着。船夫也許在艙底睡覺，也許都上岸了，看不見一個人影。

歐着這些笨大的木舟，使她發愁起來。當她走近一處異常僻靜，從別處遮掩了視線的岸涯的地方，她瞥見了一個鬼鬼崇崇的男孩子。

他從一雙靠攏砂岸的棚船上跳下來，跑到土崖底下，把什麼東西裝進了，然後又敏捷地跳到船上去。

第二次跑下船來時，他發現了翠娥：「你不能再去告發吧？」翠娥天真地搖搖頭。

「好，你也來吧！」他說，「你也是找東西吃的，是不？」

「你不能再去告發吧？」翠娥天真地搖搖頭。繼而，因了翠娥的搖擺的樣子，他變得柔和地說：

「你不能再去告發吧？」翠娥天真地搖搖頭。繼而，因了翠娥的搖擺的樣子，他變得柔和地說：

「你不能再去告發吧？」翠娥天真地搖搖頭。繼而，因了翠娥的搖擺的樣子，他變得柔和地說：

「你不能再去告發吧？」翠娥天真地搖搖頭。繼而，因了翠娥的搖擺的樣子，他變得柔和地說：

「你不能再去告發吧？」翠娥天真地搖搖頭。繼而，因了翠娥的搖擺的樣子，他變得柔和地說：

着江流延長開去。層次重疊的，用光亮的白色鑲着邊緣的銀灰的雲彩。憂鬱地不動地停

在原野上，使人見了牠們，就想起來睡眠。

翠娥向對岸凝望着，暫時忘掉了自己。

江心有一隻張起兩面白帆的木船，在徐緩地航行。船上堆積一些裝着貨物的整齊的麻袋；船舷上，許多水手向江裏擲着清竿，哼唱出雄渾的歌聲。

漸漸地船行遠了。白帆變小起來，船尾劃開的波濤也模糊了。

她想：那隻船載着貨運到什麼地方去呢？說不定也許到自己的家鄉去呢！這條大江，也許和自己村子旁邊的那條小河相通吧？雖然，那條小河却總也不會行過船……

但，家鄉有什麼可懷戀的呢？那破陋的茅舍，水車，板屋，牛群，崔大爺，小五……？她茫然了。

呵，是的，她記起來了。那條樹林，林間的空地，飛去的遠行的愛人他如今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他不能到這裏來嗎？他會走得比自己更遠嗎？遠到不可想像的嗎？幾時



他瞥一下翠娥的肩臂上的空々的小鐵筒。  
 「你跟我來吧，不用怕！」補充地說，「看我怎樣做，你就怎樣做！」  
 翠娥遲疑而且膽怯地，不自主地隨他走去。但是，他驕地轉過頭來，污穢的臉孔上佈滿嚴肅地說：

「你帶那鐵筒去，不行！一來鐵筒叮噠響，會叫人聽見。二來你不能把東西放在那裏面。東西非得用手捧，用衣裳兜不可！你懂得不？」  
 宛如一個熟練的老師，教導開蒙學生似地，他用低沉的聲音，說得十分鄭重。

「你裝在鐵筒裏，人家捉住你，就有證據了。用手掌呢，若被人發覺，立時就把東西扔江裏去！沒有證據。」快把鐵筒放到崖底下那土洞裏去吧！」  
 他指揮着。翠娥聽從他了。心悸動地向四外窺望，惟恐有人走來。

翠娥學着他的樣，兩手牽住船舷，跳上了船板。躡着腳，鑽進船心的高聳的貨物包堆的中間。有兩個貨包已經被他撕裂了漏洞，他命令她從漏洞裏掏取……

她的血都湧到腦袋裏來了，神經尖銳到極頂。顫抖着手指，胡亂掏了一陣。提溜裝滿了的衣襟，隨他倉惶地跳下船。奔到土崖底下，取出鐵筒，把得來的東西傾倒了進去。那是些胡桃，和一種她不認識的鮮菓。

「這是什麼，這黃色的茄子？」她又恐怖又歡喜地攪着她的獲得物。  
 「那是香蕉！特別好吃的。你連香蕉都沒見過嗎？」男孩子忙着裝填自己的袋子，急促地回答她。翠娥在心裏反覆地叨唸着：香蕉，香蕉！

「別楞在那裏，再去拿一趟呀！」  
 男孩子招呼着。但她拒絕了。像東西，使她如斯地不安，彷彿就要招來什麼大災禍了似地不安。祇要能把已得的這一份，安穩地拿回難民窟去，就是最好的了！

「嘿！真膽小？」好啦，你給我打眼吧！看有人來的時候，你就向江裏拋一個石子，我就知道囉。男孩子囑咐過她，又復勇敢地去偷了。  
 不一刻，他彎着腰，像抱一個小豬仔似地攬着雙手，謹慎而又迅速地跑回來。這一次，比每次都拿得多。他把香蕉和胡桃，分給了翠娥一點：

「這些給你吧！以後，你多偷時再給我。」然後，他用手背抹一下額上的汗。「咱們走吧，別在這裏多耽擱啦！」他又說。  
 翠娥提起鐵筒要走了。他忽又止住他：

「你就那麼走可不行！人家要看見，就該知道你是偷來的啦！」  
 於是，他從地上拾起一張寫水滲漏的，半埋在砂裏的報紙，替她把鐵筒蒙上了。這樣，不會惹人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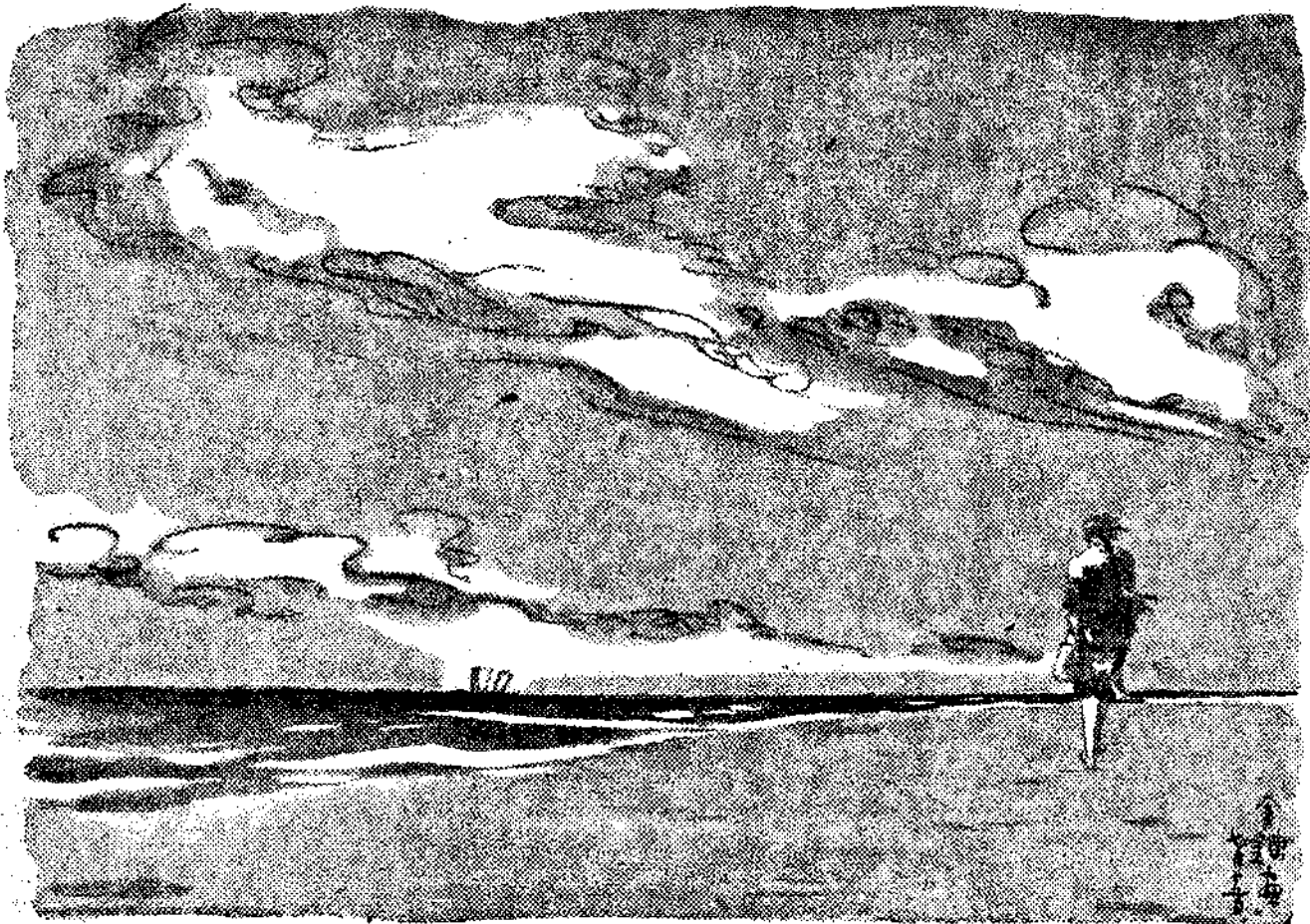
「你偷的太少啦！大概你家裏沒有多少人吧？我家裏有六七個兄弟妹，哪！我偷少了，換不來多錢……」  
 他咕嚕着。又低聲告訴翠娥在哪條街上，哪個鮮貨攤子，能出賣偷來的藥物，換來錢。

翠娥完全記住了。  
 他們分開手，各向反對的方向走去。走不遠，男孩子又回過頭來，悄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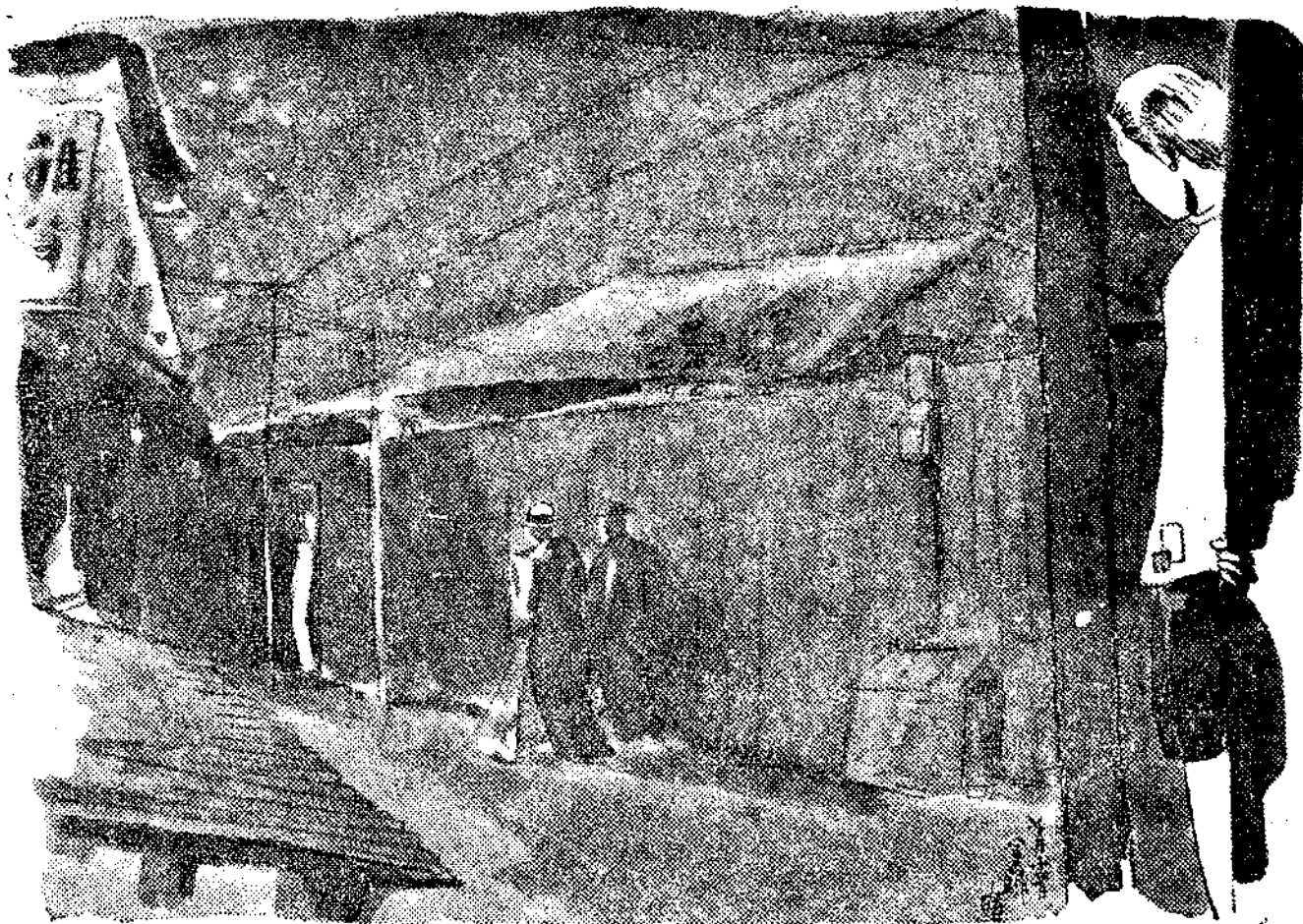
「明天這時候再來吧！我等着你。」  
 翠娥微笑着，算作答覆。

她蹣跚地循着路回去。走過碼頭時，一些人的眼睛，彷彿都注視她的臂肘上掛着的鐵筒。她加快步子。漸々安心了。前面又展開了寂寥的砂岸，江面上映着碧藍的天空。

偷盜時的興奮，使她忘掉了飢餓。但，現在，肚子激烈地痛開了，脹，軟腫地不願意走動。她不得已，在江邊坐了下來，從鐵筒裏摸出一隻「黃色的茄子」連皮帶肉一齊嚼掉了，彷彿增加了些力氣。  
 修築堤壩的工人，早已落在後方；鋸木材的地方也走過了。然而，江岸還在迢遙地



翠娥向對岸凝望，暫時忘掉了自己。



前面一條黑暗的情巷里，閃出一個女人。

伸長着。待她登上早晨來時經過的丘陵的斜坡，時光已經是黃昏了。西天的彩霞，美麗地反映在江中。有一股晚風，從江面上輕輕吹來，拂弄了一下她的披垂的長髮。

狹隘的污穢的街道，已不似早晨那樣雜沓。兩側行人道上，浴着昏淡的街燈光，走着一些失意的，頹喪的人。他們不冷不熱地縮着肩膀，悄悄地幽靈似地走着。

街當心的石板路，不時有一輛掛着爛燈的馬車，馬蹄和車輪發出破碎的騾音，宛如一個陌生的客人似地從那裏滾滾地經過。

翠娥急急地走着，她怕那些灰暗的人影。前面一條黑暗的橫巷裏閃出一個女人，向路上通過的一對男人可憐地發着媚笑，一面呢喃些親昵的蠢惑的招呼。

翠娥膽小地躲在了電線杆的陰影裏。

「你看這個野雞怎麼樣？」兩個男人中的一個，搭訕着說。

「嘿！不錯！好像是新下水的貨哪！可惜，我就是沒有『子』呀！」另一個說着。

於是，兩個男人走過去了。女的，又沒入了黑暗的橫巷。

翠娥飛快地跑開了。她的心，在稀奇地跳動着：為什麼那女人是這樣像崔昇的妻呢？不會的！崔昇不能讓自己的妻幹這行生意的！但，為什麼這樣像呢？自己的眼睛不會看錯的，而且看得非常真切……她迷惑了。終於，祇好不相信那是崔昇的妻。

祖母衰弱地縮縮身子，躺在牆角地上睡了。旁邊鄰居的孩子，有兩個在竅泣。

翠娥喚醒了祖母。老祖母抬起白髮零亂的頭，兩眼深陷着，沒有一點光。她餓得無力說話了。「呵呀，孩子！」

當她從孫女的鐵筒裏摸出了「黃色的茄子」，她的嘴唇蠕動着，吐出歡喜的聲音。

「你可給奶媽來好東西了！」她像發現了奇蹟似地說，「這是香蕉啊，這還是你爺當年青時候，從城裏給我買來過一回……呵呀！孩子！」

她顫顫着手指，把香蕉剝去皮，填向嘴裏嚼食。

香蕉正適合無牙的老人呀！可是，香蕉為什麼剝皮吃呢？茄子倒是不剝皮的。

翠娥想着。看見老祖母不住地動着兩頰，滿意地嚼食，她感到了異常的欣慰。

他們的鄰居，却生了姪孫。幾個孩子都流着涎水，向這面凝視他們的母親，諷刺似地說：「這位大姐，真能耐呀！從哪裏得來那麼些香蕉？」

翠娥的臉紅了。她害怕起來：如果人家傳出去說她偷東西，可不好的。也許會把她和老祖母逐出難民收容所吧！

於是，她鎮靜地說是從街上許多家鮮貨局索要來的。又拿出根五，分給了鄰居的孩子。

這樣，香蕉沒有了，祇剩下胡桃。

翠娥把胡桃用一件破布包起來，交給了祖母說明天可以拿去換錢。老祖母十分謹慎地，在牆角的被褥底下，藏起了胡桃的包袱。

天色已經昏黑。牆外的路燈，通過蕭蕭的空隙，斜射下來一片黃澄的光，幽微地照着她們。

鐵筒空了，底上散亂着幾葉蛤蚧殼。翠娥拿起它們來，在手裏玩弄。忽然，爲了一點靈感，她要用這幾葉貝殼占卜一點心事。

她推了祖母一下，急迫地說：

「奶媽！你看，這幾塊蛤蚧殼！我把它們扔在半空，落下地來若都是白色的裏面遺上，我就能再和健生見面。若都是黑色的背面遺上，我就見不着他了。若是連白帶黑雜混着，那就是見着，見不着，不一定……」

祖母許久纔聽懂意思，皺着老臉笑了。

她嚴肅地，用兩隻手掌合握住貝殼，像用鋼錢占卦時地搖動着，然後鄭重地向地上擲了出去。

落下來時，所有的貝殼都是白色的裏面向上的，沒有一個黑色的背。翠娥雀躍着，心裏充滿了快活和預言的幸福。老祖母也喜歡了。因爲她想如果再活幾年，定會能看見孫

女穿新娘的嫁衣的。那夜，翠娥做了許多支離的轉快的夢。

翠娥醒來，翠娥首先就想起那包胡桃。她打算照著那個男孩子教給她的方法，去把它賣掉。回來，一定可以給祖母買碗豆腐漿喝了。

但是，胡桃的包袱却不見了。她和祖母找遍了犄角，被褥的底下，……終歸徒然。老祖母氣得下頰哆嗦起來，不住搖擺白髮稀疏的頭：

「這準是叫誰給偷去了！不然不能丟！真欺侮我老，我孫女小呵！這年頭還偷窮人的東西嗎？什麼狗彘的心肝哪……！」

她意思大驚喊出來，便全院的人們都聽得到。然而，她的聲音，却像低咽的詛咒似的無力。她太老，太衰弱了。

「我們可沒偷呀！我們的孩子都老實，不會幹那事！隣居的女人，蒼白蕭條，不安地說。她的七歲大的女孩，膽怯地蹲在她的背後，偷偷地睜着眼睛和老祖母。她的男人，和那十四歲的大孩子，顯得異常不安靜。

翠娥悲苦地想：又不能給祖母買豆腐漿了。老祖母氣得瘋狂似地罵着，咒着。

「奶！你別可惜那點胡桃了。我再要去，一定比昨天還能買得多！」

翠娥爲了安慰祖母，趕快提起鐵筒去了。一面想道：「今天要大點膽，多偷些。」

當她沿着江邊，急急地向昨天的地方，那隻裝有香蕉和胡桃的船，已經航行在江上。別的帆船，有的空着，有的船板上坐着水手。

而且，她停行了許久，也不會看見昨天那個勇敢的孩子。

她頓喪地，含着眼淚歸來了。心上蒙着一層冰冷。

晚間，從一家小飯館裏索來一碗酸飯，和祖母分食了。

老祖母整日氣憤着，震動着。吐出模糊的話。她病了。身上熱度很高，夜裏說着夢話。

白天到了，祖母也不見好。還在與奮着，昏沈着。常把閉關的眼睛睜開，呼喚她的孫女。如果翠娥不在旁邊，她就驚惶地，熱病地狂喊。

這樣，翠娥一刻也不敢離開她的祖母了。因之，也不能上街去尋覓食物。

她的心痛楚着。難民窟的氣味使她作嘔了。

這之間，她們的隣居，那七口家族的隣居走掉了。

她們已經出賣了兩個孩子。十四歲的，白送給木匠師去當無期的學徒。十二歲的女

孩，賣給某貴公館去做了環，得來十元錢。

於是他們就拿這十元錢走掉了。女的哭紅了眼睛，抱着她三歲的小兒子。男的用桃筐挑起來其餘的兩個孩子，沒有一句話。

老祖母的病彷彿漸漸好轉了，不似起初那樣痛苦。

難民窟裏，又來了新的顧客。他們是新從戰火裏爬出來的，血腥的記憶還不會褪色。飛機，砲彈，炸裂，轟毀，火車的顛覆，橋梁的折斷，兵士的槍柄，拉夫，納糧，殺戮和死亡……一切他們悲慘的經驗，都給難民窟裏的前輩，掀起舊的創痛，帶來更深的悲苦。

老祖母用手撫摸一下翠娥的頭。翠娥羞得臉紅了。

老婦不住稱讚翠娥的美麗。接着，又落下淚來：

「我算不能回家了！一根房椽，一根草莖也燒的沒剩呵！」

翠娥，有一天早晨，在狹窄狹隘的街上，又瞥到了那些匆忙的工去去的少女們。她鼓

着勇氣，走近前去，向其中最小的一個說道：「你能介紹我去做工嗎？」

那個年的女工，把她領到工廠去了。是一個小規模的火柴工廠。

「現在不招工，沒有缺額！」這是工廠督事的答覆。

翠娥失望了。但，她決計到別處去問。首先走向了一家豪華的商店。

「這裏不開門乞巧錢！」說完，吸一下他的水煙壺。

翠娥迷了。宛如燈前的飛蛾，不住向光亮撲去，却不知那實在是冷酷的。

最後，她走近一家食堂。一個穿白衣服的僮僕，邪笑着：

「你要當女招待嗎？可惜，你的衣裳太破了！」他甚至於伸手扯動一下翠娥的短衫……

受盡屈辱和拒絕，翠娥不敢再出去找工作了。

這樣，時光過着艱困的步子，不停地流逝。夏日，已經戴着她的炎暑和輝煌退却，讓

位給秋天。

秋天是一隻無情的鞭梢，輕之呼嘯着，沈重地擊打在人們的心上。冷雨擲出獸人的泥

潭，西風吹落街樹的黃葉。

難民窟的席棚，像一面破碎的白楊葉似的，在晚風裏被蕩着。夜裏，蟻伏着睡在它下

面的難民們，都開始懂得了寒冷和顫抖的關係。

老祖母雖然還不會因爲冷而病倒，却孩子似地變得越發能吃了。每天總是吃不飽，

每天都吵嚷着餓來了。可憐的翠娥，爲了索得一點殘羹剩飯，從早到晚徘徊在街上。也

時常走向江邊，却不時常有可偷的機會了。

她永久一邊走，一邊幻想：如果有什麼奇蹟的，魔術的方法，使她能得到許多錢；或者不用費力，就有無數的食品擺在眼前……該多麼好呢！

爲了滿足祖母和自己的肚子，她已經學着其他乞丐的樣子，在街角，向每個過路的

老翁索銅板了。

跟在老翁的屁股後面，吐出乞憐的話語；或者迎到前面去做揖……

有一次，街上跑過一個洋車，上面坐一位戴着插有鳥翎的毡帽的太太。

翠娥迅速地跑去，追趕上洋車，傍着車沿哀告着：

「太太！給一個銅子吧！太太！」

這時，從那面又跑來一個乞丐，也傍着車沿哀告着：

「太太！給一個銅子吧！太太！」

太太，很坦然地坐着，並不覺得這兩個乞丐，祇說：「洋車快點跑！」

結果，翠娥的腿跑酸了，氣喘着。祇得停下來，走回街角去。

忽然，有誰用惡狠地地踢在翠娥的屁股上了。還不等翠娥回過頭去，又是狠的一

腳……

「你這不識眼色的東西！爲什麼看我丟錢，你還要？兩個人去要，人家能給嗎？你這腦

子頭，真不要臉！你是頭一回幹這個麼？你不認識我麼？你若再搶我的生意，我踢不死

你！……」方纔和她一起追趕洋車的那個乞丐，凶猛地，狠毒地罵着，彷彿還要奔過來

打她。街角，有幾個小乞丐，偷偷地，不知恥地睜着眼睛發笑了。

那夜，宛如一隻爲獵物所傷的無助的小鳥似地，她倒在衰老病弱的祖母懷裏，悲傷地

嗚咽，一直到睡去。

秋風，在牆外遼遠着。

# 降落傘部隊

## 空軍電擊戰

### 陸軍航空兵少佐 筑紫 二郎

尤以若考慮到在空中，其一部分有了小小的孔，則立即就膨大的這一層，則傘的布料是必須要有具備全部平面的強固才好。且又摺疊的很小，故若碰到被濕氣或破所膨脹就不能張開，就不行了。故須要使用能夠適合於此要求的材料才行，但能夠適應於此種要求者，只有日本的真正綢子而已。

此降落傘用的紡綢，往昔在日本尚且不能紡織，是將原料輸送於外國紡織後，再倒輸入回來的，可是現在，在日本也能夠製成很好的製品出來了。

此降落傘究竟是要從多少高度飛下來才能開傘呢，這是由於各種條件而有不同。

若是從不搖動的高塔上飛下來的時候，自拉着曳索環至安全機關為止，最少須要有二百米突的高度。然而從快速的速度飛行的飛機飛下來的時候，如(1)圖所示是在橫斜的降落中而張開，故在一百米突的高度，也能夠安全地張開出來。

### 對於抵陸地後的躲避

現在的降落傘在空中一開傘，其後便只憑聽風力而降落之外再無辦法，若拉曳降落傘的繩索，則雖稍能滑下其側，但總是不能夠有多大的移動。

在空中浮行的時間越長其抵陸地的位置越要正確，若在高處就告早開，則將抵陸在什麼地方是無可知道。在這裏不得不想到的，就是現在飛降來的兵員，若抵陸在四散的廣闊地域，則在大家未曾聚集之前，各個就要被擊斃的一事了。是故爲要使這個抵陸躲避窄小起來起見，是要講究種々の手段才行。

在降落傘裝置着可任意操縱方向性的器具，雖是可以想得出來，但在現在對這些，是還沒有想出名案的，故只能把浮行於空中的時間，儘量地予以縮短的一件事可以想得到。此一事項又須顧慮到不可有了被敵軍的飛機或地上的部隊射擊的危險，才是最要緊。但如此最要緊的就是得以從飛機降落時不立刻就開傘，直至快要抵地面時仍保持原狀而降落，待至將

要抵達地上的間際始開傘，在開傘的同時也就抵陸的一事。然而此種作業，是需要體大的膽量才行，普通人只從飛機降下張開降落傘的一事，就竭盡其力，故要便在待降落至快到地上時始開傘者，這是需要相當地訓練的。

要描准這個開傘時機的技術，要鍛鍊這個體大的膽量起見起初是要照(2)圖所示練習從高的鐵塔上飛下，此鐵塔上有將降落傘的邊緣結着很堅牢，故即便不開傘來說，或失敗而言，也是絕沒有觸突至地面的擔憂。在此降落傘降下塔練習多回，便能夠生出其對降落傘的自信起來了。

降落傘的裝置，是只要把紐一拉，就能獨自地張開。此紐稱爲曳索環，惟若能夠完全領悟把自拉曳索環至傘張開完全搭拉起來的微妙技術，則可再進一步練習從飛機上飛下來的技術。

再次就是要考慮到從那在一秒鐘飛行八十米突以上的速度的飛機之中要飛下十人左右的人們之一事，爲此是要需相當的時間，假定一人的降下時間，需要一秒鐘而算，則十人是要經過了十秒鐘，如此最初的人與最後的人之間，生出入百米突的間隔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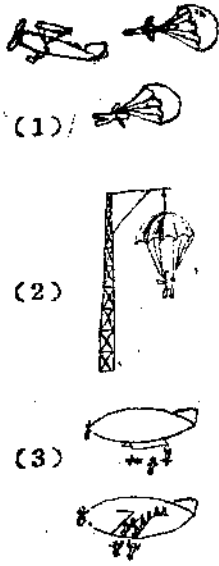
因此對於降落傘部隊用的飛機之飛下裝置，是應特別加以考慮才行。如(3)圖所示在胴體之下，裝設着一時間開放使十人同時降落的裝置，或如滑臺一般的裝置，使連續接連地滑下的方法，是可以研究出來的。

對此降下躲避，因飛機的速度也具有很大的影響，故降落傘降下部隊用的飛機，是要有具着速度最緩慢的性能，才是最要緊，同時因須搭乘多數人員的關係，也是應有設計特別的飛機而使用才行。

## 制空權爲先決問題

### 實現一萬名抵陸地已不遠

對於武裝及糧食彈藥問題  
飛下來的兵員是須要有具着戰鬥力才行。然而因受了



重量方面的制限，槍杆是要用輕而有威力者，大砲也是要用能分解個個投下之後再組成的，糧食也是最好用輕而得以持久的，無線器也是要用小而性能強大的，以盡全智全能集着科學的精神才行。這樣所構成的降落傘部隊，是能夠發揮着怎樣的威力呢？

### 空中抵陸作戰

由五百架所編成的四個重轟炸機隊群集中於各飛機場，合計爲二千架，其第一編隊群滿載強烈的爆炸彈，第二編隊群則各機搭乘降落傘部隊的兵員合共爲一萬人，第三第四編隊群搭載彈藥或糧食合共二千噸，是以此重轟炸機一舉去席捲敵國。

第一編隊先以強烈的炸彈飛去轟炸敵國首都，同時從第二編隊降落一萬名的降落傘降下隊員，在忽然間把敵軍的飛機場佔領下來，然後構築防禦陣地。如此飛機場便完全歸入手中，其時不容問髮就有第三第四編隊逐次抵達陸地卸卸作戰行動所必要的資材而飛回，如此便立即可以組成輕砲，小型戰車而出動，戰線便逐次擴大起來這種作戰稱爲電擊也可，電光石火也無不可，在敵國軍隊未能作攻擊準備之間，就將其喉頸縛起來，故其結果如何是不想可知了。又再陸續地運搬戰國資材，以保持空中的糧道，則與今日的登陸作戰，是沒有什麼不同，這決不是一種空洞的理想。

爲要實行此種作戰是以獲得制空權爲先決問題，故將來各國對於空軍的擴充，勢將趨於積極，現出飛機無制限時代者爲所必然的。與昔日不同，在飛機作成文化機關而實用起來的今日，平時要擁有老大的飛機數者，決不是難事。尤以到了航空輸送事業益加重性的今日，飛機數之增加者爲必然的結果吧。若想到將來則一國要保有二萬架或三萬架者，是沒有問題的，且又是這個必要呢。恰如商船之數目，隨着貿易之隆盛，而增加的情形完全相同。而且如陸軍的登陸作戰可以徵發商船而用的同一情形，空中抵陸作戰也可由於徵發這民間輸送機而用，此並非不可能者，自無可疑的吧。

一想到這一點，則現在所說的以二千架編成空中抵陸作戰，決不是空想者，不是可以首肯的嗎？  
現在一說到飛機，就抱着認爲這是非生產的東西，平時保有老大的機數者，爲國家經濟上不可能的那種觀念。但是我們決不可忘掉，這飛機將要作爲生產機關，如今日的商船一樣拾頭起來的一層。  
而且須覺悟其將展開戰時可怕的新戰法出來，自平素起就不可忘記對此的準備，這是第一要緊的。(完)



# 編後隨筆

「中國的青年往哪裡去？」這個論題所含有的指導性，是多於批判性的。本期把朱念庸君的一篇文章裝在篇首，則是因為那篇裡的批判性重於指導性。惶惑動亂中的中國青年「往哪裡去呢？」和平奮鬥救中國「是他們的唯一生路！」「和平」並非求「全」，應是求「生」的意義。救他們的，唯有自己的求「生」的意欲。我們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改組還都紀念慶祝特刊」上說過的，就是「無可苟安，勿忘精勵。」我們想向着「和平奮鬥救中國」路上走着的青年，有了這個「覺醒」，也就够了。

「我們期待每個讀者都能表現出批評的意識，爆發開批評的熱情。」我們是「不吝提供篇幅」的。刊登了朱君這篇文章，證實了讀者與本刊的合致，不僅是我們的空洞的希求。

自和平運動醞釀以來，即出現在滬寧的老作家張資平氏，却始終沒有發表什麼文藝作品。此次承特寄稿，雖在短數千字裡，張氏的人生觀，社會觀，已面目躍如，想讀者對此是不陌生的。張氏在短期間內將繼續寄稿。

本期「海外文學選輯2」介紹了海塞的兩個短篇。在海塞的名作裡，長篇是勝於短篇的，像這樣短篇，尤其罕見。但相信這兩篇足以說是有着海塞的代表的作風。以有限的篇幅，作着「拾遺」的工作，同時想盡其最大利用，是艱難的。期待讀者肯熱心給我們指示。

本刊各欄，歡迎投稿。投稿人希望不刊時退稿者，請附信封，郵票。

學界展第一欄，(簡稱「海文展望」)打算報告一點海外文學界最速的簡短的消息。是展望的，紐絲的，我們想給予那在古舊的園子裡「散步」的人一點新香。

第一期「個人漫畫展」的選評，我們完全一任給了讀者。識家，專門家的鑑賞，定評，果然能惠與讀者(大眾)什麼？追求這個的前提，還是要以打破大眾與專門家之間的隔膜與壟斷為先。在第一期「個展」上，我們沒有作出超出這個以上的成績，這也是不可諱言的。

「世界時事漫畫選」，決定在選材能易下繼續下去。即或只能在表現的技巧上能給我們的漫畫家一點參考不也好麼。

全年	日本、中國、滿洲	三圓九十錢
	外國	三圓九十錢
半年	日本、中國、滿洲	一圓九十五錢
	外國	一圓九十五錢
三個月	日本、中國、滿洲	六十錢
	外國	一圓
每月	日本、中國、滿洲	二十二錢
	外國	三十六錢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日本金十錢 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堂島五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電話掛號大阪四五〇  
東京市丸の内區有樂町二丁目一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電話掛號東京二八〇〇  
總發行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 明爽腦筋



清腦効能

仁丹有補血淨血  
通行經絡，和清腦利  
目等的効力。對解鬱  
悶醒思索力尤為甚著  
。因此在社會上服務  
的人們更不可離手。

各地均有出售



仁丹

森下仁丹株式會社出品



五淋白濁

必能斷根

最新純粹化學療法劑

# 破淋因

片劑 碎末

破淋因是以兩個「(A)Amidophenylantimonido」  
phenylsulfo-dimethylamid 爲基案而結合的固態  
最高的純正化學療法劑。其偉大的効力。是在服  
立劑在体内生複雜微妙的作用。向血液與組織擴  
用後誠與抗體力。與殺菌力。以最短時日。止住  
排膿。而早日斷根。  
就是如六〇六之治梅毒。從來也是不能與破淋因  
之治淋疾相比擬的。



### 適應症

- 淋疾與化膿性疾患
- △淋疾(急性、慢性)
- 腎玉炎、膀胱炎
- △淋毒性子宮附屬器炎、子宮內膜炎
- △扁桃腺炎、中耳炎、霍亂症、
- 齒槽膿漏
- △丹毒、敗血症、蟲樣突起炎
- △瘰、面疔、腫物
- △穿粒腫、面疱等

社會式株造製料染本日 元造製  
店商畑稻社會式株 元賣發  
目丁二町慶順區南市阪大



終日之美麗  
僅費半分鐘

雙美人雪花膏、香氣  
高雅、細膩滋潤、真  
為最新摩登之雪花膏  
所配合之藥劑「荷爾  
蒙」能使身體返老還  
童、增加皮膚滋養故  
常用能根本消除斑點  
粗皺油光點氣等患、  
洵僅有之美容靈品也



# 雙美人雪花膏

雙美人雪花膏總發行  
大阪株式會社  
中山大陽堂  
分行：天津、濟南、青島、大連、漢口、上海、南京